

傳奇小說選

精選

九〇年

葉楚儉 主編
胡倫清 編註

正中書局印行

天津市人民圖書館

藏書圖記

序言

小說之在吾國，雖則一千八九百年前已於漢書藝文志九流十家中，佔據了一席之地；但其接觸，則指爲「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閭里小知者之所及」，是體面的「君子弗爲」的事。像這樣的輕蔑賤視，而要使它康健發育，達到成熟的境地，這原是極渺茫的一種期望。然而「街談巷語，道聽塗說」的中間，卻能潛伏着人生底真相，由瑣屑宛曲的故事，和喜怒哀樂的表情裏，透露出來，深深地打動各人底心絃，而引起愛說愛聽愛讀的濃厚興趣的。那「閭里小知者」對於寶人生的體會，比較那虛僞浮薄的大人先生們所見到的，或許更要深刻切貼一些。所以它儘管流過去爲一般傳統思想很深的人所奚落，所鄙賤，但是它卻擁有更多的信仰它底羣衆，依舊不斷地在發展着，演變着。這裏面可區分爲兩大系統：一爲創始於隋，以典雅的文言寫作的傳奇派；二爲創始於宋，以通俗的語體寫作的平話派。這兩派各自循着自己底路徑進行展拓，在吾國底小說史上，放着璀璨的異彩，原是各有千秋，無須強分什麼誰高誰低的。這裏要選拔傳奇派底小說編纂成書，而加以論列的用意，是在吾國底小說起源固然很早，但一直到了唐代底傳奇小說起來，才樹立着

堅固不拔的基礎，表現着劃時代底艱鉅工作。沿流溯源，繼往開來，無疑地是值得詳密的探討和研究的。

小說爲什麼加以傳奇的冠詞，這「正名」的事，是最先要亟待解釋的。這兩個字，雖是仍襲古書現存的詞類而沿用着，然意義抽象含混，原不是最適當的佳詞，但卻可顯示着這類小說底一些內容。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莊嶽委談中說：

傳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陶宗儀謂「唐爲傳奇，宋爲戲譚，元爲雜劇」，（按見較耕錄卷二十五）非也。唐所謂傳奇，自是小說書名，裴鉞所撰……中絕無歌曲樂府，若今所謂戲劇者，何得以傳奇爲唐名，或以此中事迹相類，後人取爲戲劇張本，因展轉爲此稱，不可知。

胡氏所說，實有點誤解。陶宗儀是元末明初時人，（公元十四世紀後半）傳奇底戲曲，剛在開始。他所指唐傳奇，當然係指小說而說的。胡氏爲明萬曆時代（公元十六世紀後半）底人，那長篇戲曲底傳奇，已發達到個相當程度。他否認唐代小說以傳奇名，而要奪以歸之明代底長篇戲曲，可說昧於傳奇這一個詞類的沿革了。要知道唐代底短篇小說，名爲傳奇，宋人早已這樣地說。明朝長篇戲曲所以稱爲傳奇，大概爲的是這種戲曲底題材，多半是取之於唐代傳奇小說中，因而承襲這現存

名稱的緣故。胡氏謂「展轉爲此稱」，好像後人把明戲曲底傳奇名稱，追加到唐代小說上去，這倒果爲因，亦太牽強了。

然而傳奇之名，實確始於裴鉞所著之書。裴鉞底傳奇三卷，唐志宋志都曾有著錄，其中如崑崙奴，滌髮娘，裴航，崔緯等傑作，都爲描繪劍俠神仙驚心動魄的故事。這種書，在趙宋時頗爲盛傳。那時底人於是概括的將唐人所作類於裴氏書底一流小說，統稱爲傳奇了。這是傳奇一詞的來歷，和傳奇小說那名稱確立過程的一段說明。

次則我們要討論傳奇小說底內容和形式。

一、內容方面 第一、它能表達豐富宛委的情感。無論敘寫神怪戀情豪俠等任何題材，神態和情緒，總是異常活躍的。宋洪容齋說：「唐人小說，不可不熟，小小情事，悽婉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這雖單指唐人小說而言，但自可類推到一般的傳奇小說都是善於抒寫情感的。第二、它能創造高卓玄妙的想像。小說中底故事，未必盡爲實有其事，且可說大部還是作者有意虛構，以便達到他某種目的，這就是想像。傳奇，是傳述瑰奇的意思。那種瑰奇不平凡的事，在想像中去自由創造，似乎更能美滿佳妙一些。傳奇小說對於這點上，確曾作着優越的表現。第三、它能包含正當善良的

思想。傳奇小說底內容，固含着詭譎神秘的意味，但並不純粹以給予人們消遣爲目的。篇末往往把作者寫作的用意所在，明白道出；或說志在規誨，或說意取鑒戒。雖則這種見解，未免落入「勸懲」的俗套，但作者想努力宣揚正當善良的思想那一番苦心，是無可非議的。

二、形式方面 就文字上講，傳奇小說發生於唐初，那時六朝綺靡藻麗的文體，爲改革風氣所推動，已到了轉向的時期，散文底運動漸次高漲，所以它表面上已使用那種新文體（散文）來寫作，然駢儷整齊的語句，依舊還時有錯出。而它底風格，大體傾向到華豔秀美上去，實際還是和六朝文較爲接近。——鄭振鐸在他底中國文學史中說：「唐代傳奇文是古文運動的一支附庸……是古文運動中最有成就的東西，」未免是皮相之談。——再就描寫的體式來講，傳奇小說中，無論是記事寫景和抒情等方面，似乎特別注重鋪張和具體的形容一道。胡應麟莊嶽委談中曾說：「范文正記岳陽樓，宋人譏爲傳奇體。」按范氏底岳陽樓記，並無故事爲之問架，乃係鋪張登樓所引起的「覽物之情」，將雲雨風浪水天烟月等自然現象，作具體的形容，而感發或喜或悲的情趣的。這就是傳奇小說作家描寫的手法。最後要講到它底結構：作者大多能使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作人生片段的描寫，雖未必盡能合得上近代短篇小說底結構，然如入選的枕中記，東坡老父傳，漁樵客傳，紅線

傳，崑崙奴傳，中山狼傳，嬰帝等篇，布局的完整，剪裁的得法，是極能符合這樣的結構而毫無遺憾的。文學底要素，通常是指情感（Emotion）想像（Imagination）思想（Thought）形式（Form）四種，傳奇小說，既經具備了這四要素，那自然可算是一種優越的文學作品了。

傳奇小說何以發達於唐代底原因，亦應得略作探測。據宋趙彥衛雲麓漫稿說：

『唐世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諸主司，然後投獻所業，踰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

怪錄，傳奇等皆是。蓋此等文備衆體，可見史才詩筆議論。』

原來這種小說，是具有敲門磚的效用，而爲當時士子藉以作進身之階的。利祿所繫，自能驅使一般讀書人去研究，去撰作。就是得志做了官的，也還可以靠了它去迎合上司底脾胃，使得升官發財的機會可更有把握些。如裴鉞所撰的三卷傳奇，就有這個作用。胡應麟曾說：『裴，晚唐人，高駢幕客，以駢好神仙，故撰此以惑之。（見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一）』即爲一證。不過自從這種新奇的文體發生後，造成了風氣，一般文人無所爲而自願使用這種體式寫作的，當然是跟着興起，傳奇小說於是踏進了恢宏奇異的境域了。

寫作傳奇小說底最初動機，固極鄙俗；然作品之佳，卻無人可以否認。不過無論何種的文學體

式和派別，達到了發達完成的地步，能夠吸引羣衆去馳騁鑽研，決不是一朝一夕間所能實現。那演進變遷的路徑，自亦耐人尋味而探索的。唐代底傳奇小說，當然亦不能無所承襲。它至少有一部分是承襲漢魏底神仙故事，六朝底志怪小說演變而成。胡應麟《酉綴遺中說》：「凡斐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設幻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其筆端。」這就可見兩者演進的軌跡。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中亦說：「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於搜奇記遺，然敘述宛轉，文辭華麗，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迹甚明。」這不僅說到題材底性質，並連及到文辭和描寫方法上去了。——最近魯迅在文學百題中拘泥了隋書經籍志小說類底看法，說六朝人小說，是沒有記敘神仙或鬼怪的，所寫的幾乎都是人事。——而把志怪小說，如搜神記，續齊諧記等，歸入史書裏去，似乎有豈武斷。

然而唐代底傳奇小說，確實不是六朝志怪的範圍所能限制得住了。它除寫神怪的故事，如柳毅傳，南柯太守傳等外，可以寫齣綿綿悱悱像小玉崔鶯鶯那樣的熱戀，又可以寫抗爽雄健像虬髯客紅線那樣的豪情。可以寫社會間底風俗習尚，如東城老父傳，亦可以寫個人底遺聞逸事，如長恨傳。總之，它敘寫的材料，是多方面的，而它的成就，實爲過去所不易企及的。

傳奇小說，既經在唐代打定了一個深厚的基礎，後來起而附從摹倣的，就風發雲湧，從沒有斷絕過。這裏且把唐以後演變的沿革，畫個簡單的輪廓罷。

盛極必衰，宋以後底傳奇小說作家，就很顯露着難以爲繼的狀態了。並且除樂史《秦醇寥寥數人外，竟連真姓名也不願署在作品上了。至於文章，亦遠不如前。胡應麟說：『小說，唐人以前，紀述多虛，而藻繪可觀。宋人以後，論次多實，而彩隨殊之。』《筆叢卷二十九》又說：『宋人所記，乃多有近實者，而文彩無足觀。本朝《新餘等語，本出名流，以皆幻誕，而益以俚俗，又在數種下。』《筆叢卷三十六》。這兩段文字，已清楚的把宋明時代底傳奇小說，不及唐入底處所指點出來了。

這真是個不可諱飾的事實。傳奇小說到了宋代，確淪入了一個衰替式微的時期。唐人小說那種悲壯的氣分，哀賤的情緒，纏綿的風致，幽玄的想像，和澹郁秀麗的筆調，不知怎的那時竟無形的消失了。就我個人的推想，原因：

第一 宋人寫作小說底興趣，那時已轉變到另一種體式——話本方面去，沒有心緒來從事於染指已多，難免陳腐的傳奇小說上去了。

第二 宋代理學極盛，一般文人或多少中着詞章害道的成見，並抑制情感的抒發。在這種趨勢

下，小說多平質而乏文彩，實無怪其然。

第三 唐代傳奇小說名作如林，一步一趨去模擬它的，本不易見好。而且陳陳相因，沒有新意，

自落下乘。

明代底文學，長篇戲曲，和長篇白話小說，作大量的產生，重心傾向於這方面。爲傳奇小說支撐殘喘，死守勿去的勁卒，也不過僅爲瞿佑李贄等寥寥可數的幾個。然一般文人研究它底興味，已漸漸引起。嘉靖以後，這種風氣似更趨發皇。陶宗儀底說郛，陸楫底古今說海，顧元慶底文房小說等著名選集，亦於那時刊行，給予傳奇小說以有力的推動。就是當時專做古文的人，也喜爲異人俠客童叟以至虎狗蟲蟻作傳，編入個人文集中，這種愛好傳奇的風尚，直到清初，還是依舊沒有衰歇的。我們讀張山來底虞初新志，和鄭醒愚編底虞初續志，可以想見明清之間底文人，對於傳奇小說如何嗜愛的一斑了。

到了清代，寫作傳奇小說的更盛於明，且其中又參着志怪的成分。蒲留仙底聊齋志異，是彙集志怪和傳奇於一爐，而別開生面的。而文辭的簡練雋潔，似乎較唐人小說更勝一籌。傳奇小說中有了它，大概已登峯造極，到了無可再展拓的境地了。後來儘管羣起效慕的，如沈起鳳底諧錄，和邦頤

底夜讀隨錄，浩歌子底，螢窗異草，管世灝底影談，馮起鳳底昔柳摭談，鄒穀底澗愁集，宜鼎底夜雨秋燈錄，王帽底，遜窟調言，澁濱漫錄之類，數實不少。然既是步其後塵，未免相形見絀，差不多已成強弩之末了。

以上是略述傳奇小說由發生而漸次演變，盛衰，那一段過程的梗概。最後要一說我們爲什麼研究傳奇小說底意旨。

一爲鑑賞優秀的文學作品。檢點吾國過去的文學作品，配稱優秀的，本極缺乏。況且純文學中，除詩歌外，小說和戲曲，又爲我國過去不重視的玩意兒，自難獲得圓滿的成就。傳奇小說，總算是在荒涼蕪雜的郊野裏，開着一朵燦爛的奇葩。它具備着內質和外形的美，已詳述於前。文章底工具和體式，不妨隨時遷變，而內質和外形方面，可供我們參酌會通處的，却大可盡量利用。近世國外底文學名著，已陸續從事介紹進來，本國底文學優秀作品，自不容任意棄置。於是傳奇小說的研究，乃爲必要的了。

二爲可了解與戲曲題材的連繫。小說需要故事，戲曲亦需要故事。雖則故事有時宜於此，而不宜於彼，然實極易發生連繫的現象。傳奇小說——尤其是唐代底傳奇小說中底故事——爲後

來元明階底劇作家根據了編劇的，不知有多少。——可參看下面入選各篇篇末底說明——這情狀，正像現在所謂平劇，根據了過去的幾部白話小說——如三國、水滸、西遊，以及各種公案小說之類；——底故事去編戲一樣。從這兩者底連繫處去探究，亦極有有趣的一件事。

三爲可察出受到外來文學底影響。文學是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的。假使一國底文學，能和其他國家底文學接觸頻繁，交換的機會多，延緩的時間長，必能彼此互受影響，易於創造一種嶄新的文學。我國過去持着閉關自守的主義，對於鄰國的一切，素極藐視。深固固拒的態度，遂致事事落人之後，吃虧到如今。然就文學方面實際上看來，還是不能澈底排擠外來文學的衝擊，而質和形兩方卻無形中起着變化。魏晉以後，如印度，如阿剌伯，如波斯，都會給我們文學以鉅大的影響。如入選的枕中記，南柯太守傳，柳毅傳等篇中，就可略窺見一些憑證。

四爲可推測當時政治或社會上底情狀。文學一方固然不受時空的限制，但一方究爲此時此地所作，故又可把此時此地底政治社會上情狀毫無隱飾地盡態表現出來。如讀紅線傳，柳氏傳，可以見得那時藩鎮的跋扈，驕將的橫行，和政府優容敷衍的失策。讀非煙傳，小青傳，自然要想到婚姻制度的不良，女性解放的必要和蓄妾陋俗之急應剷除。讀東城老父傳，促織等篇，宮闈間一件細

徵的娛樂，可造成民間底俗尚，甚至羈民的關係，亦顯著的探察得到。諸如此類，都可在小說裏反映。寫作時政治社會或其他方面底情狀，較嚴正的史籍裏，或許更爲真實可靠呢。

隨舉這較重要的四條，已可證明傳奇小說確有研習價值的意思。觸類旁通，會心不遠，自然還不止這一些。茲值編集完成，敢將這類小說底源流，種類，特徵，和其他研究時應有的認識，簡略地述說「一得之愚」，誠懇地貢獻於讀者之前。

【參考書舉要】

太平廣記 宋李昉等編。有上海山房石印本，中華書局大觀本。

是書共五百卷，因避時採用舊籍，多至三百四十五種，自漢魏至五代的小說家言，本書現已散亡的，往往須以考見。因據齊目錄爲「小說家之淵源」，端非虛妄。末有雜傳記九卷，都是唐代底傳奇小說。

唐人說蒼 清陳運籌編。有上海山房石印本。

是書共十六集，總目一百六十四種。其中第十第十一第十二集中所選，都爲唐代重要的傳奇小說。如錢廣說、太紫重，是書可供參考。

古今說海 明錢謙益等輯。有集成四書公司鉛印本。商務印書館現收入叢書集成中。

是書共一百三十五種，一百四十二卷。明代前傳奇小說種類頗多，錢謙益說部爲詳。

顧氏文房小說 明顧元陸輯，有虞務印書館影印本。

是書共四十種四十七卷，其中有幾種傳奇小說，頗不罕見，可和前奇互參。

舊小說 近人吳楷編，商務印書館出版。

是書分甲、乙、丙、丁、戊、己六集，清前短篇故事和小說，搜羅不少。

唐宋傳奇集 魯迅編，北新書局出版。

是書分八卷四十八篇，唐宋著名傳奇小說，略備於此。卷末附有釋逸小類，於入選的作品，作簡要之考證，可助釋疑。

中國短篇小說集 鄭振鐸編，商務印書館出版。

是書現出至第三集上冊共四冊，兼選傳奇平話附選作品，然大部為傳奇小說。

唐人小說 汪辟疆編，神州國光社出版。

是書精選唐代著名傳奇小說，上卷錄單篇，下卷存專書，根據舊本，校錄付刊。至作者生平，本文來函旁探雜查，疏證於後，頗從參閱。

中國小說史略 魯迅編，北新書局出版。

中國文學概論講話 陳谷風著，復旦大學四明書局出版。

以上兩書，關於傳奇小說，都有專章說明，要理解其內容和變遷，是實考索。

民國二十四年，雙十節，胡曾清於杭州。

編例

- 一 本集選中國傳奇小說重要作品，分爲七卷，計三十篇。
- 一 本集分卷，以時代先後爲次序。卷一、二、三爲唐，卷四爲宋，卷五爲明，卷六、七爲清。於以時代爲排列中，亦兼寓他意。如卷一爲神怪類，卷二爲戀情類，（東城老父傳除外）卷三爲豪俠類，又蒲松齡作品，量多質佳，故卷七全選聊齋之作。
- 一 本集各篇文字，如遇舊本有出入處，均詳審考訂，擇善而從，詳見題解中。
- 一 本集爲閱讀者得能深刻了解起見，每篇後附有：
 - （1）題解 爲注明本文出處，及全篇大意提要。
 - （2）作者傳略 將作者一生重要事蹟，及學術上文學上之成就，擇要敘述。
 - （3）縮演 關於本篇意義，文字，結構，及其他參考材料，加以探討與申述。
 - （4）注釋 各篇不易了解之辭語，爲作注解。
- 一 本集於各篇重要點及精采處，施以密圈，以引起閱讀者之注意體認及興味。

- 一 本集前附序言，爲傳奇小說作大體之論列；後附參考書目，藉便閱讀者作進一步之研究。
- 一 本集限於篇幅，選擇未周，銓解失當，或其他未盡善處，自必難免，至希賢達，予以指正。

東坡老父傳 陳鵬 二二二

卷三

虬髯客傳 杜光庭 二二二

紅線傳 袁郊 二二二

柳氏傳 許龜佐 二二二

無雙傳 薛用 二二二

崑崙奴傳 段銜 二二二

卷四

梅妃傳 佚名 二二三

李師師外傳 佚名 二二九

綠珠傳 魏史 二二九

照意歌傳 秦醇 二四五

卷五

傳奇小說集卷一

補江總白猿傳

佚名

梁大同（一）末，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至桂林，（二）破李師古陳微，別將歐陽乾（三）路地至辰樂，悉平諸洞，梁（四）入無阻。

乾妻織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娶蠻人？經此地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避之。」乾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

爾夕，陰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五）忽若有物震悟者，卽已失妻矣。闔局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險，咫尺迷悶，不可尋逐。迨明，絕無其跡。

乾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週，卽築隄險以索之。既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六）上得其妻織履一隻，雖經雨濡，猶可辨認。乾尤悽悼，求之益堅。還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糗，巖棲野食。又

旬餘，遂所舍（七）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巖翠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繩（八）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東向石門，有婦人數十，幃服鮮澤，嬉遊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斡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爲扉，中寬闊若堂者三四，設牀，悉施錦薦（九）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斡就視之，回眸一睇，即疾揮手令去。

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一〇）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腐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爲期。」因促之去，斡亦速退。遂求縲膠與麻犬，如期而往。

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助力，（一一）俾吾等以縲縲縛手足於牀，一睡皆斷。奢緝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膠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逼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裂。兵刃。」指其旁一巖曰：「此其食處，當隱於是，靜而伺之。酒盃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氣以俟。

日晡，(一一)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一二)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以玉杯進酒，諧笑甚歡。既飲數斗，則又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牀頭，願人蹙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即飲刃，血射如注。乃大歎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送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

搜其囊，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几案。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其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貨必殺提去，莫知所置。

又捕探唯止其身，更無薰類。旦盥洗，著帽，加白裕，被素羅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劍，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嚼果栗，尤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午，即歛然(一四)而逝。半晝往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一五)戲，一夕皆周，未嘗寐。言語淹詳，華音會利，然其狀即猥獩(一六)類也。

今歲木葉之初，忽愴然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前月哉生魄，(一七)石磴失火，焚其簡書，愴然自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願語女，洩淵

(一八)者久，且曰：「此山複絕，未嘗有人至。上高而峻，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乾即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歸，猶有知其家者。

陳妻周歲生一子，「一九」厥狀肖焉。後乾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總「三〇」善。愛其子聰悟絕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

【類解】

本篇見太平廣記卷四百四十四，而題作歐陽純。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小說類云：「歐陽純者，陶之父也。陶親與純，蓋常與長孫無忌互相唱隨矣。此傳遂因其唱隨之，而實其事。託言江總，必無名子所爲也。」按歐陽詢與長孫無忌互相唱隨之事，蓋梁本事實，及劉餗《隋唐志》中均有記述，好事者乃糅拾此唱隨之故事，虛構而成此篇，竟謂歐陽詢與白猿有血統之關係，亦謬而近虛矣。胡應麟《四部正論》亦曰：「白猿傳，唐人以謗歐陽詢者，詢狀類猿，類猿狻，故當時無名子造言以謗之。此書本風補江總白猿傳，蓋陶孫者託純爲名，不惟誣陶，兼以誣純，亦巧矣。」按唐代士人彼此間偶有謗罵，輒以倖巧之輩，互肆詆譏，如李德裕門人僞撰開泰行紀，以探牛奇章之類者，殆數見不鮮也。歐陽詢忠孝氣節，文章書法，均爲世所重，遭此謗毀，豈生前亦有怨家，藉此報復歟？抑文人輕薄之所致歟？

【續演】

最早之傳奇小說，當推本篇及王度所作之古鏡記。（見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寫作時代，雖未能確指，然在唐初，則無疑

等，古鏡記僅雜綴諸妄異事，結構與描寫均迥異本寫，應據序云：『補江總白狼傳……乃是單一的故事，頗具描寫的姿態，與後來的傳奇文很相同。惟此作有大可注意之處：越要發駁事，大類印度最流行的拉那那那（Ramanyana）的傳說，而著急的跡象，又是這個傳說中之所有的。或者，中土的譯談者，把覺王的拉瓦那（Ravana）和教人的神談冥謀合而為一了罷。這故事在後來的影響極大，宋元間的陳迥檢得讚美妻的話本戲文等，皆由此而衍出者（見鄭著中國文學史第二十九卷傳奇文之興起）。』按本寫敘寫歐陽懿失妻時之懸懼光景，奪妻時之險絕境地，與總敘白狼時穿插得法之筋絡情狀，文采至為簡潔。所謂『頗具描寫的姿態』，殆即指此。至本寫事實，俱與印度之傳說頗似一節，亦至有趣味。實則老嫗竊人婦生子事，舊說亦有根據。如漢唐雜記易林云：『南山大獲，豈我細妾。』晉張華博物志中，言之最詳。本寫作者似據此布說，加以推衍，使神味益覺盎然耳。

【注釋】

- (一)大同 梁武帝年號（公元五三三—五四五） (二)桂林 郡名，在今廣西 (三)歐陽懿 字奉聖，臨湘人，有幹略。陳文帝天監中，歷封陽山郡公，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在州十餘年，威恩著於百越。陳宣帝以懿久在南方，疑之，徵為左衛將軍，懿遂舉兵反，後兵敗自殺。(四)架 即深字。(五)假寐 不脫衣冠而寐也。詩小弁：『不遘假寐。』(六)簾 通簾，竹也。馬融賦：『林簾萎弱。』注：『簾與簾通。』(七)逆所舍 言逆離所舍至二百里也。(八)桓 同桓，大索也。(九)騰 臥席也。(一〇)操兵 操持兵器也。(一一)騰力 馳，恣任也，恣任其勇力。(一二)唱 申時。

也，謂天呼已晚。(一三)少選 須臾也。(一四)欬然 欬音歸，欬然，忽然也。(一五)臚 音鳥，臚相聲也。(一六)羸 音羸，羸類，羸推釋厥，獲父善願。郭注：羸理也，似鬪雲函大。(一七)歲步晚 月輪郭無光處曰歲。陰歷朔後明生而歲死，望後明死而歲生。歲始也。歲生魄，謂月輪始生時，當為陰歷月之十六日也。(一八)沈澗 沈說。(一九)一字 卽指歐陽誠，詞字信本，生於陳武帝永定元年(公元五五七)卒於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六四一)傳其經史，仕隋爲女常博士。太宗時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善書，初做王羲之，而險勁過之，人以爲法，號平更體。魏有藝文類聚一百卷，隋以前遺文祇存十九不存，此書足資考證。(二〇)江處 字處持，濟陽考城人。生於陳武帝天監十八年(公元五一九)卒於隋文帝開皇十四年(五九四)陳後主時，爲僕射尚書令，不持政務，自與後主宴遊後庭，與諸文士共爲麴醇，號爲狎客。

枕中記

沈既濟

開元（一）七年，道士有呂翁（二）者，得神仙術，行邯鄲（三）道中，息邸舍，攝帽弛帶，隱囊（四）而坐，俄見旅中少年，乃盧生也。衣短褐，乘青駒，將適於田，亦止於邸中，與翁共席而坐，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敝褻，乃長歎息曰：「大丈夫，生世不諧，困如是也！」翁曰：「觀子形體，無苦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謂？」翁曰：「此不謂適，而何謂適？」答曰：「士之生世，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遷聲而聽，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後可以言適乎。吾嘗志於學，富於遊藝，自惟當年青紫可拾（五），今已壯適，猶勤吠畝，非困而何？」言訖，目昏思寐。

時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青瑩，而窺其兩端，生俛首就之，見其竅漸大，明朗，乃舉身而入，遂至其家。數月，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生資愈厚。生大悅，由是衣琴服，日益鮮盛。明年，舉進士，登第，釋褐祕校，應制，轉渭南尉，俄遷監察御史，轉起居舍人，知制誥。三載，出典同州（六），遷陝牧。生性好上功，自陝西鑿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利之，刻石紀德。移節汴州（七），領河南道採訪使，徵爲京兆尹。是歲，神武皇帝方事戎狄，恢宏土宇，台吐蕃（八）悉

扶選及馮龍拜布攻陷瓜沙，而節度使王君奭新被殺，河湟（九）震動。帝思將帥之才，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道節度。大破戎虜，斬首七千級，開地九百里，築三大城以遮要害。邊人立石於居延山（一〇）以頌之。歸朝册勳，恩禮極盛。韓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時望清重，羣情翕習。大為時宰所忌，以奏語（一一）中之，貶為隴州刺史。三年，徵為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唐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執，大政十餘年，嘉謀密令，一日三接，獻替啓沃。（一二）號為賢相。同列害之，（一三）復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制下獄。府吏引從至其門而急收之。生惶駭不測，謂妻子曰：「吾家山東，有良田五頃，足以禦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刀自刎，其妻救之，獲免。其罹者皆死，獨生為中官保之，減罪死，投隴州。數年，帝知冤，復追為中書令，封燕國公，恩旨殊異。生五子：曰儉，曰儉，曰儉，曰儉，曰儉，皆有才器。儉進士登第，為考功員外，傳為侍御史，位為太常丞，儉為萬年尉，儉最賢，年二十八，為左襄。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孫十餘人。兩窺荒微，再登台銜，出入中外，迴翔臺閣，五十餘年，秦盛赫奕。性頗奢蕩，甚好佚樂，後庭聲色，皆第一綺麗。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衰邁，屢乞骸骨，不許。病，中人候問，相踵於道，名醫上藥，無不至焉。將歿，上疏曰：「臣本山東諸生，以田，剛為娛，偶逢聖，運，得列官，敘，過，蒙，殊，獎，特，殊，鴻，私，出，擢，節，旌，入，昇，台，輔，周，旋，中，外，綿

歷。後時有忝天恩，無裨聖化，負乘（一四）貽寇，履薄（一五）增憂，日懼一日，不知老至。今年逾八十，位極三事，（一六）鐘漏並歇，（一七）筋骸俱耄，彌留（一八）沈頓，待時益盡，願無成效，上答休明，（一九）空負深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陳謝。詔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輔，出擁藩翰，入贊雍熙，昇平二紀，（二〇）實卿所賴。比嬰疾疹，日謂痊平，豈斯沈痼，良用憫惻。今令騎驛，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鍼石，爲予自愛。稽翼無妄，（二一）期於有瘳。」是夕薨。

盧生欠仲而悟，見其身方候於邸舍，呂翁坐其旁，主人蒸黍未熟，闕類如故。生驟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翁謂生曰：「人生之適，亦如是矣。」生愜然良久，謝曰：「夫宿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鑒吾欲（二二）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題解】

本篇今所傳有用本，一在太平廣記卷八十二，題作呂翁，注云出異聞集（已佚）一見於文苑英華卷八百八十三，篇名與人名異。其兩本加以勸校，字句頗有異同。本篇係根據文苑英華本，惟唐人說皆改稱張邵作，甚感其故，殊不可從。

按此作，用意在使熱中者澆，繁及塵世間之功名富貴，轉瞬成夢幻，況其中苦樂悲歡，迭相乘除，短促之人生，未必盡能發足一己之欲望也。晉書唐史佛書雜傳小經云：「鹿濟爲史家，卒疾簡真，又多親游，故當時雖謂佛書文者，仍極推許。如

李肇，即疑以莊生寓言，與韓愈之毛穎傳並舉（綱目補下）。文苑英華不載傳奇文，而編錄此篇及陳鴻長恨傳，殆亦意主發現，足爲世戒矣。汪時應唐人小說亦云：「唐時佛道思想，迥異士流，故文學受其感化，篇什尤多。本文（指枕中記）於短夢中忽歷一生，其間榮悴悲慳，剴然而盡，轉念塵世實境，等類齊觀，出世之想，不覺自生，影響所及，迨於莊周矣。」觀此二語，則本篇旨趣所在，當不難略得梗概也。

【作者傳略】

沈既濟，藍州吳人（元和姓纂作吳與武康人，由從籍得唐）。生卒年均不詳。經學該博，楊炎薦其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嘗請者天后祀合中宗祀，請不行。憲宗立（公元七八〇），銳於治，詔兩省分置待詔官，惟公經收子體用，既濟諫止。貞元（德宗年號公元七八五——八〇四）時，楊炎得罪，既濟亦貶處州司戶參軍，復入朝，位禮部員外郎，卒。著有中實錄十卷，及傳奇文枕中記、任氏傳兩篇，並行於世。

【抽演】

大凡小說中之題材，未必盡爲作者臆想所創造，往往於有意無意中或根據舊籍，或擬拾舊說，或採擇眼前見聞可及之事實，加以分析綜合，而構成曲折變化脫胎之新組織。枕中記所採取之題材，當亦不能外此。宋陸佃資治通鑑卷一，引列子載殷王時西極化人之說，謂「唐人所著南柯太守傳、黃粱夢（即枕中記）櫻桃、背衣之類，皆本於此。」又晉書中國小說史略云：「枕中記知是意想，在於功名之唐化，蝶夢幻動人，而亦非出於臆創，干寶搜神記有魯湖廟祝以玉枕使陽休入夢。

事大旨悉同當即此篇折本。近人董道休在唐代傳奇文與印度故事一文（見文學二卷六號）中謂「法氏和普思的說法，也祇有一半是對的，因為列子和搜神記的故事與上述唐人的傳奇，實出自一個共同的來源，那就是印度的故事。」並引雜寶藏經卷二婆羅那比丘爲醫生所苦惱緣中球者迦陀延爲婆羅那現夢一段，又謂「地摩羅什譯的大莊嚴論卷第十二第六十五故事也大致相同。」並推論搜神記及列子所記，源本佛經之可能性。可見本篇中之故實，其淵源亦自可尋緝而得也。後人敷衍此故事而成之劇本，有元人馬致遠之貴齋夢雜劇（見元曲選）明人湯顯祖之邯鄲記（見六十種曲）又明人車任遠之四夢記中有邯鄲（見李斗揚州畫舫錄現已佚）均從本篇加以點染而出者也。清蒲松齡聊齋志異中之檀賓，茂亦全本於此，而結局稍加以變化者。

全文可分三大段。第一段爲呂翁與盧生晤見應答之語。第二段爲盧生夢中所經歷之事，其中蘇蓬被羅下獄，顧謂妻子一節，與前段至底時情狀作映帶，文情至爲醜惡。又夢展前之一疏一語，迴響可誦。第三段爲盧生夢醒後，經呂翁指點，盧生激憤，將人世間之趨辱、窮途、得寶、死生等，常人所不能想望而必須關心被量者，盡行勾消，而歸本於「靈欲」、「規誨」之意，雖然紙上矣。

【注釋】

(一) 開元 唐玄宗年號，公元七一二—七四。(二) 呂翁 有指爲即俗傳八仙中之呂洞賓（慈）其實呂巖避唐爲中晚唐人，但了無神異，更非道教祖師，其爲後人傳奇，不計不知。明開歷歸少靈山房（靈）法莊以委談中辭之素評。(三) 邯鄲

魏國時道郡，台城在今河南鄆縣四十里，俗呼爲道王城。(四)巨諶，臣，俗也。謂僭於行裝。(五)青紫可拾，漢制，印綬，公侯用紫，九卿用青，故青紫係指貴官。漢書夏侯惇傳：「士病不明經術，都衛苟明，取青紫，如飽拾地芥耳。」言得官極易也。(六)同州，故治即今陝西大荔縣。(七)汴州，即今河南開封縣。(八)吐齊，國名，即今西瀛地。唐初最強盛時爲邊邑。(九)河澗，謂廣河濕水兩流城之垣。(一〇)居延，即今甘肅酒泉縣外蒙古廣濟府旗。(一一)飛語，一作蜚語，無根之語也。(一二)獻替啓沃，獻替，謂獻可替否也。藝文文：「智技謀附，無所獻替。」啟沃，啓乃心，沃朕心。卜開開陳善道以告君也。(一三)同列害之，謂與臣同在官位之人，因此嫉忌之。(一四)頁乘，滄紫辭上：「頁且乘致寇至。頁也者，小人之事也。樂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一五)覆薄，薄，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卜册小心戒懼也。(一六)三事，古人謂三公曰三事大夫。三公豈無城，而外與九卿之事，故曰三事。(一七)猶留並歡，鎮鳴瀾處，喻疫年也。(一八)留留，病日甚，既留留。卜册病日甚，久留於身而不痊也。今謂病重，謂死爲留留，本此。(一九)休明，休，美也。如盛德美顯也。左傳：「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德之休明，雖小國也。」(二〇)紀，十二年爲一紀。(二一)無妄，一作無望。國漢：「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風，又有無妄之國，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有無妄之人乎？」無妄，說部作無望，無望，猶不望而忽也。此言病在無望，希望中，或爲可期其痊愈。(二二)登欬，登，閉塞也。閉塞其人，世間功名富貴之欲也。渴，謂：「君子以慾望登欬。」

南柯太守傳

李公佐

東平淳于棼，吳楚游俠（一）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產，發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魄，（二）縱誕飲酒爲事。家住廣陵郡東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幹修密，清陰數畝。淳于生日與羣豪大飲其下。

貞元七年九月，因沈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扶生歸家，臥於室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曰：「子其寢矣！余將秣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覺恍若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青油小車，駕以四牡，左右從者七八，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即驅入穴中。生意頗甚異之，不敢致問。

忽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前行數十里，有郭城。城車輿人物，不絕於路。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行者亦爭闢於左右。又入大城，朱門重樓，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執門者趨拜奔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駟馬（三）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俄見一門洞開，生降車而入。彩檻雕楹，華木珍果，列植於庭下。几案茵褥，靡靡殺膳，陳設於庭上。生心甚自悅。復有呼曰：「右

相且至。生降階祇奉。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焉。右相曰：「寡君不以敵國遠僻，奉迎君子，託以姻親。」生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

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門。矛戟斧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辟易（四）道側。生有平生活徒周弁者，亦趨其中。生私心悅之，不敢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長大端嚴，居正位，衣素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視。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賢尊命，不棄小國，許令次女瑤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就寶宇，續造儀式。」有旨，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生思念之，意以爲父在邊將，因歿廢中，不知存亡。將謂父北蕃交還，而致茲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

是夕，蓋雁（五）幣帛，威容儀度，妓樂絲竹，殺膳燈燭，車駉禮物之用，無不咸備。有翠女，或稱華陽，或稱青溪，或稱上仙子，或稱下仙子，若是者數輩，皆侍從數千，冠翠鳳冠，衣金霞帔，綵碧金鈿，目不可視。遊遊戲樂，往來其門，爭以淳于郎爲戲弄。風態妖麗，言詞巧隨，生莫能對。

復有一女謂生曰：「昨上巳日，吾從靈之夫人過禪智寺，於天竺院觀右延舞婆羅門，吾與諸女坐北廡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騎來看。君獨強來親浴，言詞笑謔。吾與窮英妹精絳巾，拄於竹枝上，君

獨不憶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感寺悟上真子，聽與玄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講下捨金鳳釵兩隻，上真子捨水犀合子一枚。時君亦講筵中於師處請釵合視之。賞歎再三，嗟異良久。願余輩曰：「人之與物，皆非世間所有。」或問：「吾民或訪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戀戀，矚矚不捨。君豈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竅之，何日忘之。」(六) 羣女曰：「不意今日與君爲眷屬。」

復有三人，冠帶甚偉，前拜生曰：「奉命爲駙馬相者。」中一人與生且故。生指曰：「子非馮翊田子華乎？」田曰：「然。」生前執手敘舊久之。生謂曰：「子何以居此？」子華曰：「吾放遊，獲受知於右相武成侯段公，因以棲託。」生復問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華曰：「周生，貴人也。職爲司隸，權勢甚盛。吾數蒙庇護。」言笑甚歡。

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三子取劍佩冕服，更衣之。子華曰：「不意今日獲覩盛禮，無以相忘也。」有仙姬數十，奏諸異樂，宛轉清亮，曲調悽悲，非人間之所聞。聽有執燭引導者，亦數十。左右見金翠步障，彩碧玲瓏，不斷數里。生端坐車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華數言笑以解之。向者羣女姑婦，各乘鳳翼，亦往來其間。至一門，號「修儀宮」。羣仙姑婦亦紛然在側，令生降車。羣拜，揖讓升降，一如人間。微障去，見一女子，云號「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款之禮，頗亦明顯。

生自爾情。義日洽，榮耀日盛。出入車服。遊宴賓御，次於王者。王命生與察寮備武衛，大獵於國西。靈鷲山。山阜峻秀，川澤廣遠，林樹豐茂，飛禽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

生於他日，啓王曰：「臣頃結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頃佐邊將，用兵失利，陷沒關中。爾來絕音信十七八歲矣。王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覲。」王遂謂曰：「親家翁職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知聞，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饋賀之禮，一以遺之。數夕還答。生驗書本意，皆父平生之跡，書中憶念教誨，情意委曲，皆如昔年。復問生親戚存亡，問里與廢。復言路道乖遠，風煙阻絕，詞意悲苦，言語哀傷。又不令生來覲，云「歲在丁丑，當與女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

他日，妻謂生曰：「子豈不思爲政乎？」生曰：「我放蕩不習政事。」妻曰：「卿但爲之，余當奉贊。」妻遂白於王。累日，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廢，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與小女同行。」生致授教命。王遂勅有司備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錦繡箱篋，僮妾車馬，列於廣衢，以饒公主之行。

生少遊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悅。因上表曰：「臣將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敗朝章。自悲負乘，坐致覆餗。」（七）今欲廣求賢哲，以贊不逮。伏見司隸潁川周弁，忠亮剛直，守法不同，有毗佐之器。處士馮翊田子華，清慎通變，達政化之源。二人與臣有十年之舊，備知才用，可託政事。周請署南柯。

憲田請署司農。庶使臣政績有聞，憲草不紊也。王並依表以遣之。其夕，王與夫人餞於國南。王謂生曰：『南柯國之大郡，土地豐穰，人物豪盛，非惡政不能以治之，況有周田二贊，卿其勉之，以副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郿性剛好酒，加之少年，爲婦之道，貴乎柔順。爾善事之，吾無憂矣。南柯雖封境不遠，晨昏有問。』今日賸別，寧不沾巾。生與妻拜首南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歡。累夕達郡。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樂，車輦，武衛，鑾鈴，爭來迎奉。人物閭閻，鐘鼓喧嘩，不絕十數里。見雉堞森然，佳氣鬱鬱。入大城門，門亦有金榜，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見朱軒榮戶，森然深邃。生下車省風俗，療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載，風化夙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居台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遞遷大位。生有五男二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娉於王族，榮耀顯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

是歲，有倣羅國者，來伐是郡。王命生練將訓師以征之。乃表周弁將兵三萬，以拒賊之衆於瑤臺城。弁剛勇輕敵，師徒敗績，弁單騎裸身潛逃。夜歸城，賊亦收輻重鎧甲而還。生因囚弁以請罪。王並捨之。是月，司憲周弁疽發背，卒。生妻公主遭疾，旬日又薨。生因請罷郡，護喪赴國。王許之。使以司農田子肇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憫發引，威儀在途，男女叫號，人吏莫解，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遂送於國。王與

夫人素衣哭於郊，候靈柩之至。諡公主曰：『順儀公主。』備儀仗羽葆鼓吹，葬於國東十里盤龍岡。是月，故司憲子榮信亦謫喪赴國。

生久鎮外藩，結好中國，貴門豪族，靡不是洽。自罷郡還國，出入無恆，交游賓從，威福日盛。王意疑憚之。時有國人上表云：『玄象（九）論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豈起他族，事在蕭牆。』時議以生侈僭之應也。遂奪生侍衛，禁生遊從，處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無敗政，流言怨浮，鬱鬱不樂。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親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天枉，不得與君子偕老，（二）良用痛傷！』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又謂生曰：『卿離家多時，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爲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生忽若昏睡，覺然久之，方乃發。語前事，遂流涕請還。王顧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送無一人，心甚歎異。生上車，行可數里，復出大城，宛是昔年東來之途，山川原野，依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愈快快。生問使者曰：『廣陵郡（二）何時可到？』二使謳歌自若。久乃答曰：『少頃即至。』俄出一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潸然自悲，不覺流涕。二使者別生下車，入其門，升其階，已身臥於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生遂發寤。

如初。見家之僮僕擁慧（一三）於庭，一客滯足於榻，斜日未隱於西垣，餘燄尚灑於東廡。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

生感念嗟歎，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卽夢中所經入處。」二客將詣狐狸木媚之所爲祟。遂命僕夫荷斤斧，斷攘腫，折查栝，尋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根洞然。明舛可容一榻，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斂斛，隱聚其中，中有小窠，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此其王矣。卽槐安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中，亦有土城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卽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空（四）坊，嵌管（一五）異狀。中有一窟，龜殼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茂翳蒼，掩映振殺，卽生所獵靈龜山也。又窮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曲，若龍虺之狀，中有小土壇，高尺餘，卽生所葬靈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或歎於懷，披閱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遽令掩塞如舊。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羣蟻，莫知所去。故先言「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羅征伐之事，又請二客訪跡於外宅東，一里有古澗，澗有大楸樹一株，藤蘿纏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羣蟻隱聚其間。檀羅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猶不可窮，況山嶽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時生酒徒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

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華亦疑疾於牀。生感南柯之虛浮，悟人世之倏忽，遂棲心道門，絕棄酒色。後三年，歲在丁丑，亦終於家。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

公佐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暫泊淮浦，偶觀淳于生，憐詢訪遺跡，聽覆再三，事皆撫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雖稍神語怪事，涉非絕，而竊位著生，冀將爲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爲偶然，無以名位騁於天壤間云。

前華州參軍李肇（一六）贊曰：

貴極祿位，權傾國都，達人視此，蟻聚何殊。

【題解】

本篇出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五，題爲淳于夢，注云出異聞錄。今從雲華林，作南柯太守傳。傳爲李公佐於唐德宗貞元十八年（公元八〇二）所作。

此文與沈既濟《中》《記》均假夢幻以寓規諷，用意略同。受道佛思想之影響，至爲顯著。惟韵味遒郁，較爲精進。《中》《記》史略云：「其立意與沈《中》《記》同，而描摹更爲盡致。……篇末言合僕發穴，以究想深，乃其感聚，委符亂夢，則假實虛幻，餘韵悠然，雖未盡於物情，已非沈《中》之所能及矣。」日本國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語中云：「南柯記大意是說淳于夢在槐樹之下

其疑，忽爲「槐安國」王座女婿，統帥「南柯郡」的一個夢。「槐安國」即蟻之世界。如鍾子列子底寓言很覺有趣，是講國人生之轉爲逐逐者。夢既從夢中醒來，與二客查看蟻穴一段實極精密。雖近世的動物學者對於這種記事，也應投筆而三致。全篇要旨，觀此可略見一斑。

【作者傳略】

李公佐生平事實，不易詳知。據本傳及其所作之謝小娥傳、馮玉梅傳、古獄微、極等篇，更加以全唐詩、唐書、宣帝紀中之記載，略作推證，可考見其生平如次：

李公佐字簡策，臨淄人。嘗舉進士，元和（唐憲宗年號，公元八〇六——八二〇）中，爲江淮從事，後歷歸長安、滑州（唐武宗年號，公元八四一——八四六）初，爲揚州錄事，大中二年（唐宣宗年號，公元八四八）巢果削兩任官。當生於代宗時，至宣宗初猶在（約公元七七〇——八五〇）。

【編演】

前述本篇與枕中記用意雖時相同，然細釋兩作故事之性質與來源，亦不無差別。惟僕休又在唐代傳奇文與印度故事文中，作如次之研討：「枕中記的故事，其夢的出現，完全由於一種技術，或者用佛經的話，稱爲「神通」。這種故事，我稱之爲幻夢的故事。南柯太守傳裏的夢，顯然與此有別。它敘述浮于夢在酒醉之際，發達到「大槐安國」，經歷了種種世態，誠然與枕中記相類。可是夢醒之後，命僕人尋穴究源，得到蟻穴的巢穴，仍一一可與夢中的經歷印證，便知道這故事不屬於幻

夢，而應歸屬於「魂遊」一類。洪氏又推論此種魂遊的故事，實來自印度。蓋印度對於靈魂之觀念，在哲學上有其輪迴之說法，當無待言。即在一般人事上亦有其特殊之信念，信仰人在睡眠時，其靈魂離體飄忽而遊行，或能作意念中所欲作之事，此即魂遊觀念之來源也。故洪氏謂：「魂遊的故事在中國，最早見於檀經神記，無疑的也是來自印度；因為當時正是佛經輸入中國很盛的時期，而檀經神記與檀經神記都同佛經有著相當的關係。到了唐代，這類故事，更多起了。李氏的南柯太守傳而外，張翥的宮室志有婁師德一篇敘婁氏魂遊地府，這個不消說，更是印度的故事。」足證中國文學與外國思想接觸後所得之影響，其深刻鉅大有如此者。

自後諸本寫而致行成刻本者，有明湯顯祖之南柯記，及清任道之西夢記中之南柯夢。

本文結構之總密，與叙寫之體當，自有可值得審述者。如欲將「南柯」之虛境，「及」人世之恍惚，「搖搖出」之，則應若意於人生前後之盛衰榮枯情狀作具體對比之寫法，則意思自極清醒。當淳于棼初入槐安國時，「左右傳呼，行者爭圍，執門者趨拜奔走」，其聲勢何等煥赫；及至被斥逐歸，「乘車甚劣，親使御僕，遂無一人」，「相形之下，何以爲情，此一事也。又如淳于棼統治「南柯郡」時，「百姓歌頌，述功德碑，立生祠宇，賜食邑，錫爵位，居台輔，男以四拜授官，女亦錫於王族」，榮耀顯赫，一時莫比；及至「淳于侍衛，僕生遊從，慮之忍，流言怨悖，慙慙不樂」之時，則滿腹牢愁，無地可掘，此又一事也。寫淳于棼女爭以淳于郎爲戲弄一段，歷敘往事，意趣至爲佳妙，一方實爲淳于棼之「不守相行」作注解，最重要者，爲淳于棼夢醒後，與「容春」下穴一節，將過去種種進行結束，章法至爲踴躍。最後作規諷之辭，則爲本篇主旨之所在。

【注釋】

(一) 游俠 凡能仗義而以權力輔人者曰俠，游，交游也。史記有游俠列傳。(二) 游說 乘機無功也。(三) 駙馬 官名，魏晉以後，尚公主者，皆拜駙馬都尉，世人因稱主婿爲駙馬。(四) 辟易 避避也。(五) 差服 禮：凡贊，則羔，大夫雁。今謂賈者之禮聘，恆用此語。(六) 中心相旬 詩經中語。(七) 覆餗 餗不勝任而敗事也。湯：『鼎足足，覆公餗。』(八) 晨昏 禮：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定其莊席者其安否，晨昏定省，爲侍養父母也。此因將遠離父母，故曰晨昏有問。(九) 玄象 玄象，天象也。日月星辰在天成象。古代以日月食之類爲天象之變，以爲上蒼垂諒之徵。(十) 齋縗 指至近之地。論語：『吾惡李孫之亞，不在顯與，而在兩縗之內也。』注：縗之官縗也。縗，窮屨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卑而加重敬焉，是以謂之縗縗。(一) 僧者 言夫婦之情，期相借以至於老也。其：『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二) 陵郡 後漢置，故城在今江蘇江都縣東北。(三) 懸 古懸字，音也。(四) 初禪室考 初禪，溫同說，考，疑爲明字之誤，室，明虛大貌。(五) 巖窟 巖通坎，陷下之窟，巖，坎之深者。湯：『入於坎窞。』(六) 卒隸 字，隸，卒平均不詳，約唐憲宗元和中前後在世。累官尚書左司郎中，遷左補闕，入翰林爲學士。著有翰林志一卷，國史補三卷。

柳毅傳

李朝威

儀鳳(一)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涇。念鄉人有客於涇陽(二)者，遂往告別。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

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睨視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之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笑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問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逃避，幸一聞焉。妾，洞庭(三)龍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婿樂逸，為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既而將許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逮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歎歌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邇(四)洞庭，或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為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邪？唯恐道途顛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且謝曰：「負載珍重，不復言矣。脫獲回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為異也。」毅請即之。女曰：「洞庭之陰，

有大樹，樹焉，鄉人謂之社樹。君嘗解去茲帶，束以他物，然後叩樹三發，常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君子書敍之外，悉以心誠之語，倚託千萬無渝。敍曰：「敬聞命矣。」女遂于襜問解帶，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敍深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敍顧視之，則皆矮頰怒步，飲飽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敍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

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樹。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于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敍不告其實，曰：「走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敍以進。謂敍曰：「常閉目，數息可達矣。」敍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止敍，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何焉？」敍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諦視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壁，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精，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香，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敍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夫曰：「吾君方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火經，少選當畢。」敍曰：「何謂火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滴可包陵。」

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神聖，發一燈可燎阿房（五）。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遂以聽焉。」

語畢而宮門閉。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毅卽設拜，君亦拜，命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嗜味，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隨，遊學于秦。昨下第，開羅涇水之涘，見大王愛女牧羊于野，風晝雨昏，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壻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淋漓，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以至此。」

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診鑿鑿，（六）坐貽罽毼，使閨窗孱弱，遠罹構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以書授之，令達宮中。

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之愛弟。昔者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錢塘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器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七）之

罪然猶縻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來候焉。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拆地裂，宮殿摧殘，雲烟湧湧，俄有赤龍長千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鎖，鎖牽玉柱，千雷萬霆，激繞其身，撥雲雨雹，一時皆下。乃擊青天而飛去。毅恐厥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稍安，乃寤自定。

因告辭曰：「願得生還，以避復來。」君曰：「必不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繯。」
(八) 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雲，融融怡怡，饋節玲瓏，蕭韶以隨。紅妝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而視之，乃前寄辭者。然而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烟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氣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溼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

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登神淦，立於君左。君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冤。不然也，是爲溼陵之士矣。褒德懷恩，詞不盡心。」毅遽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同告兄曰：「向者辰發靈虛，已至溼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譴責，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整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慚懼，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

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愀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願上帝鑑聖，諒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鏡塘復再拜。

是夕，遂宿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醴醕，羅以甘潔。初，筓角舞，鼓旌旗，劍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鏡塘。鼓陣樂。』旌鏐傑氣，頗駭悍，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藉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亂君大悅，錫以執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牆。』雷靈一發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齊言慚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鏡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塗。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溼水之隅。風箱滿鬢兮，雨雪羅纏。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鏡塘君歌闕，洞庭君俱起，奉觴於鏡塘。踏（一〇）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溼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窈窕兮，還處其休。荷和雅兮，感甘葢。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稠。』

怒。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蠟。若起進殿，殿辭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綉綵珠璧投於殿側。重疊煒赫，須臾埋沒。前後殿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泊酒闌歡極，殿辭起，復宿於凝光殿。

翌日，又宴殿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邪？恐有衷曲，欲一陳於公。如可，則俱履雲霄；如不可，則皆夷蕘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問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一（一）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戚，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耶？」殿肅然而作，欻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辱困如是！殿始聞誇九洲，懷五嶽，洩其憤，怒復見斷鏡金甍玉柱，赴其急難，殿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或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爾！管方治，親賢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鱗鬣，破以雲雨，將迫殿以死，殿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蓋五常之志，窮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豪傑，有不如者。況江河靈類乎？而欲以蠢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殿之質，不足以爲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譴之！」錢塘乃逡巡致謝曰：

「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疎狂，妄突高明，退自循頤，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聞可也。」其夕，復歡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幣，遂爲知心友。

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等，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媿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始雖不踏錢幣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塗出江岸，見從者十餘人，僮僕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覓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益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爲莫如。

遂娶於張氏，亡，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螺贖多成，或謀新匹。有媒氏告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名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惜其慧美，欲擇德以配焉。不諳何如？」毅乃卜日就禮。旣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敬仰。居月餘，毅因曉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諸女，而逸醴豐厚，則又過之。因與語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

經歲餘，有一子，毅益重之。旣產，踰月，乃殮飾換服，召親戚相會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

昔也。殿曰：『夙爲洞庭君傳書，至今曠憶。』妻曰：『余卽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寃，君使得白，衍君之恩，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遂至曠遠，天各一方，不能相問。父母欲配嫁於瀨錦小兒某，惟以心誓難移，親命難背，既爲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寃，雖得以告諸父母，而誓報不得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子，值君子累娶，當娶於限，已而又娶於韓。追限韓卒，君卜居於茲，故余之父母乃喜余得遂報君之意。今日獲奉君子，感喜終世，死無恨矣。』因嗚咽泣涕交下。對殿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或余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確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相生。未知君意如何？愁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賊將，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話之。』殿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寃，餘無及也。以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洎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爲之志，寧有殺其婿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某素以操其爲志，尙寧有屈於已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胸臆，醉辭紛紜，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吾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歡好，心無纖感也。』妻

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

乃相與觀洞庭。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與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荷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異。

泊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莫知其跡。

至開元末，毅之表弟嚴爲京畿令，請官東南。經洞庭，曙發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嚴，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嚴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行疾上。山有宮闈如人世，見嚴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嚴詞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嚴於砌，持嚴手曰：「別來瞬息，而髮毛已黃。」嚴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九遺嚴，曰：「此藥一九，可增一歲耳。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以自苦也。」歡宴畢，嚴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形態。

嚴常以是事告於人世。殆四紀，嚴亦不知所往。

隨西李朝威敘而款曰：五蟲之長，（一）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蟲。洞庭含吐大直，

篇。請李源汁補曲中之疑，係併合兩者之趨向而成也。

爲中國於烈女之經述，近人研究所得，謂亦係受印度佛經中故事之影響，據羅世休在唐代傳奇文與印度故事文中一節，足見羅世休謂：「烈女」的故事，在唐代最流行……最爲人所稱道的，要算李固或的婦殺傳……這種不見經傳的題材

——龍女，不消說，並不是中國這地的土產，而是外國（印度）輸入的浮貨。佛經裏關於這類的故事，俱不知該有多少……不過李氏能夠運用大手筆，以印度的故事作基本，把許多相類的故事冶爲一爐，中間又滲入些中國的风土人情，遂組成了一篇極悲歡聚合的圖畫。

【注釋】

- (一) 儀鳳 唐高宗年號，公元六七六——六七八。
(二) 涇陽 故城在今陝西涇陽東南三十里。
(三) 涇陽 在涇水之南，周三百餘里，後爲項羽所焚燬。
(四) 特淵 通遠也。
(五) 阿房 宮名，在陝西長安縣西北，秦始皇所建。
(六) 不餘鑿闕 除考驗之意，言於飛騰方面未作詳細之考驗。
(七) 同結 指兄弟也。
(八) 穩穩 牢固相着之意，指情誼上之聯絡。
(九) 狐神鼠聖 淨社依傍，即猶言城狐鼠，得志猖狂意。
(十) 跋踏 讀作跋踏，恭敬不安之貌。
(十一) 匪人 湯：「比之匪人。」注謂所與比者，皆非已親，後以行爲不正者爲匪人。
(十二) 五蟲 禽爲羽蟲，獸爲毛蟲，蠃爲甲蟲，魚爲鱗蟲，人爲裸蟲。見大戴禮。吾說龍爲鱗蟲之長，能興雷雨，利萬物，故爲四靈（龍鳳龜麟）之一。

傳奇小說集卷一

霍小玉傳

蔣防

大歷（二）中，關西李生名益，（二）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試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於新昌里。生門族清華，（三）少有才思，麗詞嘉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然推伏。每自若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

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薛駢馬家青衣（四）也。折券（五）從良，十餘年矣。生更許（六）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爲渠帥。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

經數月，李方開居舍之南亭，中未間，（七）忽聞扣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而來？』鮑笑曰：『薛姑子（八）作好夢也未？有一神仙騎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聞之，驚躍，神氣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懼。』

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持，卽王之寵婢也。王之幼，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於外，易姓爲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資資穩穩，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香奩詩書，無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有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坊古寺，曲甫上車門宅（九）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桂子，卽得矣。」

鮑既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僮秋鴻，於從兄京兆參軍尚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夕，生辭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惟懼不諧也。

徘徊之間，至於亭午。遂命駕疾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卽下馬，令牽入屋底，急急鎖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笑曰：「何等兒郎，遣次（三）入此？」生調謂來畢，引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卽語曰：「有人入來，急下簾看。」生本性雅淡，心猶疑懼，急見鳥語，愕然不敢進。遂逡，鮑引淨持下階相迎，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約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見儀容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女子，雖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頗爲相宜。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今亦便令承奉筵筵。」生謝曰：「鄙拙庸愚，不

意願盼，倘垂採錄，生死爲榮。」遂令酒饌，即令小玉自堂東閣子中而出，生卽拜迎，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耀，轉盼精影，動人既而遂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開漉風動竹，疑是故人來。」
（一）卽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見。玉乃低首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生遂連起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色，兩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強之，發聲清亮，曲度精奇。

酒闌，及暝，鮑引生就西院憩息，開庭，蓮宇，簾幕甚華，鮑令侍兒，挂子澹紗，與生脫鞋解帶，須臾，玉至，言敘溫和，辭氣宛媚，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韓，壓枕，極其歡愛，生自以爲巫山洛浦，（二）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頰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愛，託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羅（三）無託，秋扇（四）見捐，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聞之，不勝感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縑，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囊鞋，執燭，授生筆研，——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篋箱筆研，皆王家之舊物，遂取縑，出越，姬烏絲欄，素縑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論山河，（五）指誠日月，（六）句句懇切，聞之動人，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婉孌，（七）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

其後年春，生以背刺拔萃登科，(一八)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饌。時春物尚餘，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思縈懷。玉謂生曰：「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慕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況堂有嚴親，室無冢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總三十有二，迨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抵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諧秦晉。」(一九)亦未爲晚。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二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媿且感，不覺涕泣。因謂玉曰：「皎月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卻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非遽。」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

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郡。(二一)覲親。未至家日，太夫人已與商最表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遠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爲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貸，便託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同期，寢不知聞，欲斷其望。遂託親故，不遺漏言。

玉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不同。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臥空閨。

遂成沈疾。雖生之書題竟絕，而玉之想望不移。賂遺親知，使通消息。尋求既切，費用罄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多託於西市寄附鋪候景先家貨賣。

會令侍婢澆沙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澆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壽，令我作此，酬我萬錢。我誓不忘。汝是從何面得？」澆沙曰：「我小娘子，卽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婿昨向東郡，更無消息。怙快成疾，今欲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爲之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焉。

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旣畢於聘財，還歸鄜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親。潛卜靜居，不令人知。有明經崔充明者，生之中表弟也。性甚長厚，昔歲常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益發笑語，曾不相聞。每得生信，必誠告於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旣至，崔具以誠告玉。玉恨歎曰：「天下豈有是事乎！」逼請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沈痼，漸恥忍割，終不肯往。晨出巷，欲以迴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冤憤益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成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

時已三月，人多春遊。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觀牡丹花，步於西廊，選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二）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麗，草木榮華，傷哉鶻印，銜空窠。窠足下終能棄置，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爲思之！』

歎讓之際，忽有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弓彈，手神舊美，衣服輕華，唯有一剪頭胡羅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矧連外戚，雖乏文藻，心嘗樂賢。仰公聲華，當思觀止。今日幸會，得親清揚。某之敝居，去此不遠，亦有豎琴，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唯公所欲，但願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語，更相歎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鄉之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欲回馬首。豪士曰：『敝居咫尺，忍相棄乎？』乃輓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廊曲。生神情恍惚，鞭馬欲回。豪士遂命奴僕數人，抱持而進。疾走推入東門，使令鎖卻，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歡喜，聲聞於外。

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玉脫鞋，驚寤而告母。因自解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常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謂母梳妝。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禮勉之間，強爲妝梳。妝梳纔畢，而生果至。玉沈。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愀然。

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凝質孀姿，如不勝致，時復掩袂，返顧。生感物傷人，坐皆歔歔，頃之，有酒饋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座驚視，遂問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久，遂舉杯酒，俯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留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微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杯於地，長號號哭，數聲而絕。母乃舉尸，奠於生傍，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爲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

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纏帷之中，容貌妍麗，宛若平生。着石榴裙，紫襜，紅綠破子，斜身倚帷，手引繡帶，顧謂生曰：「媿君相送，尙有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而返。

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於鄆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叱作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二十餘，姿狀溫美，藏身暎幔，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漫遠數匝，餘然不見。生自此心懷疑惡，猜忌萬端。夫妻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曲相勸導，生意稍釋。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床，忽見自門拋一斑犀細花合子，方圓一寸餘，中有繡繒，作同心

結，墜於盧氏懷中。生聞而視之，見相思子二，叩頭蟲一，發殺猪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呼吼，聲如豺虎，引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自明。爾後往往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墜於公庭而遺之。盧氏既出，生或侍婢腰妾之屬，暨同枕席，便加妬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遊廣陵，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日陳說，欲令懼已，以肅清閨門。出則以浴斛覆蔭於牀，迴迴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聞，又畜一短劍，甚利。願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於三娶，率皆如初焉。

【題解】

本篇見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七雜傳部類，下題稱防穢，不載出自何書，當屬孤篇別行。惟宋吳曾漫錄卷八稱其開撰從小注傳云云，則其開集固嘗收入。然吳曾集本為彙集一時通行之散篇傳奇之作，與自為書不同。且廣記既列入雜傳，則單篇即由久矣。此文係敘述中唐名詩人李益之風流逸事，胡應麟謂：「唐人小說絕無開事，竊有情致。此篇尤爲唐人最精采動人之傳奇，故傳誦弗衰。」（見少室山房筆談）

【作者傳略】

防穢字子微，一作子微，此從《唐文》。撰與人，生卒年均不詳。年十八，父友令作嶽河賦，投筆立就，字間因妻見，官右拾遺。元和（唐憲宗年號公元八〇六—八二〇）中，李益即席令賦嶽河上，賦中有云：「懸欲高飛天上去，誰人爲解絳絲羅。」

體其意，乃存之。後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僖宗長慶（公元八二二——八二四）中，轉爲李德裕所斥，歸亦自命書司封員外郎知制誥。歷汀州刺史，奉改邕州，奉啟放見舊唐書。僖宗及唐僖宗事，高注統譜，常例志，全唐文等書，防以撰小玉傳者名，此外尚有詩一卷。

【紉演】

小玉以貴族庶孽，命落倡門，身世已不堪憐。其與李十郎之度，變生活，纏綿之情緒，專一之意志，洵非易說。固不僅「畫堂春暈」時人已也。不知李會雖有才調，只知「一重色」，何嘗了解戀愛之真諦。這一區於丈夫人之體統，即不敢有所辭讓，其庸懦委求之弱點，盡情暴露，而從前與宿女信誓旦旦之約，已棄如敝屣矣。當小玉盡責李負心一段，爲空寫最悽婉處，所謂「哀感頑豔」者是已。此種悲劇，似以寫李益不復見，處結束，較爲高致。末段敘述李往時忘懸懸情狀，不特最悽甚處，而且示小玉度量之窄狹，派却觀者對彼之同情心。作者殆以爲李益最後受此懲罰，可聊舒對小玉抱同情之悲憤，不知畫蛇添足，結果或適得其反焉。然此爲小類，本寫爲唐人傳奇小說中之佳構，實足感佩。歷歷昇中，國文學史謂「寫得最雋美者，莫如防的小玉傳……情緒的悽楚，令讀者莫不酸心。明人的平話社十娘，忽沉寶箱，其所創出的情境與此傳也略相同。而不知此傳之微，皆可喜。」明人臨臨風以作說曲之樂敘，亦即根據此傳而作。

【注釋】

(一) 天歷 唐代宗年號，公元七六六——七七九。(二) 梓森 字君傑，關西姑蘇人。約生於唐玄宗天寶中（公元七四

九年左右（卒於文宗太和初年，公元八二七年左右）長於詩，與李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求之，至狂入學行符篇，天下皆趨之如鶩。惟恃才傲物，衆不能堪，嘗被韓愈所劾，自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拜遷，後復官至禮部尚書致仕。（二）門族譜
耶。蓋爲唐昭宗朝宰相李景之族子，故云。（四）青衣 古以青衣爲賤者服，故稱婢爲青衣。（五）折券 言折其樂籍之券，不爲家奴也。（六）傾肆 論語：「友桓肆。」注謂：「習於賭博而不直。」（七）申未間 言在申時與未時之間。（八）蘇姑子 蘇姑，疑爲姑蘇之誤，形聲文倒，蘇與姑近。李益姑蘇人，故以姑蘇子稱也。（九）曲門上車門宅 此語不甚可解，曲前，疑卽與唐人語意曲同相同。上車門者，寺左門也。上車門宅，言寺左門之宅也。（一〇）何等……遺次 何等猶言什麼，遺次，念過也。（一一）聞慶兩句 按宋吳曾《漫齋錄》卷五云：「唐李益竹窗聞風早發，寄司空曙詩云：『鐵風驚夢，聽羅思悠，聞門復動竹，疑是故人來。』時而柱上露，希發階上苔。幸當一入曉，爲拂推琴埃。」吳編《集韻》小注，傳作「聞慶風動竹」，改一風字，遂失詩意。然此句乃隱樂府《山鷓鴣》耳。詞云：「夜初思，風吹窗簾動，言是折飯來。」通釋云：「江指以俗人爲戲。」此條可與本傳互參。（一二）巫山洛浦 巫山，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忽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願君游高唐，願爲枕席，王因幸之。」洛浦，文選注：「魏東阿王，既末求甄逸女不遂，太祖同與五官中郎將，積殊不平，黃初中，入朝，帝示甄氏織金帶履，時已爲郭后竊死。甄遺度輟，將息洛水上，思阿后，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爲《洛神賦》。」洛神，宓妃也，本宓嫫氏之女，洛水爲神，洛浦，卽指洛神，並家及曹植《洛神賦》中之意思。巫山洛浦，總之均指男女間之私情而言。（一三）女羅 古詩十九首：「與君爲新婚，姪絲附女羅。」女羅雖託言失其依傍也。

(一四)秋扇 班婕妤怨行：『班婕妤怨行』蓋製齊詩，按摺如霜，得裝成合歡扇，團圓似明月，出入於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棄捐復道中，恩情中道絕。扇至秋則結用，喻婦人色衰而見棄也。(一五)山河 當係左傳晉文公與虢國濟河時之誓言事。(一六)日月 詩：『有如皦日』，指白日以爲誓也。(一七)綸綬 親受之意。(一八)登科 陸游詩：『登科』。官作尼也。僧尼須剪髮披袈衣。(一九)東都 指洛陽。(二〇)京夏 京字從客，京兆爲年人，兩唐書均有傳。(二一)碧山宮 按此似非實處，如李乘國史補謂：『放騎常侍李參少有慧術』，唐書亦謂：『參少疑而忌克，防閑妻妾，與世相妬，疑爲李姦疾』。(二二)松十娘 魏谷風中國文學概論語謂：此事恰與在十字軍時遠征勇士封固其曾在柔弱的英委底屋部的那有名的一頁，據帶上這東西同爲笑話。

李娃傳

白行簡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倡女也。節行瓌奇，有足稱者，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爲傳述。

天寶(一)中，有常州刺史榮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二)有一子，始弱冠(三)矣，儁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爲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辦備之費，謂之曰：「吾覓爾之才，當一戰而竊。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爲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上第(四)如指掌。自毗陵(五)發，月餘抵長安，居於布政里。

嘗游東市，還，自平康(六)東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至鵝河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園一屏，有娃方笄。一雙碧青衣，立狀姿奕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騁久之，徘徊不忍去。乃詐墜履於地，候其從者勦取之。累眊於娃，娃回眸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

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狹邪(七)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賒，前與通之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

忠其不諧，雖百萬，何償。」

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資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啓扇，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八）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妝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牆間，見一姥垂白上僕，（九）卽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敢言直（三）耶。」延生於通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孀，小技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翠步臨池，生避眄，想莫敢仰視。與之拜畢，敘寒煖，餽類妍媚，目所未覩。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

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生給之曰：「在延平門（二）數里。」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鼓已發矣，常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遼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辭，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篋，（一二）請以備一宵之候。娃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粗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

俄徙坐西堂，幃幙靡楫，煖然奪目，妝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俄，母起，生娃談

話方切，談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柳門，遇柳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髮與食未嘗或捨。」
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
姥至，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
薦君子之枕席？」（二三）生遂下階，拜而謝之曰：「願以己爲廢養。」（二四）姥遂目之爲郎，飲醋而
散。

及旦，裴徒其囊橐，因家於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戕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倡優儕類，狎戲遊宴。
囊中盡空，乃鬻駿乘，及其家童。殘餘資財，僕馬蕩然。邈來姥意漸忘，娃情漸篤。

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尙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釀求之，可乎？」生
不知其計，大喜。乃質衣於肆，以備牢醴。（二十五）與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蹇而後至里北門，
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憇而覲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
窺其隙，甚弘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曰：「李娃也。」乃入
告。俄有一媪至，年可四十餘，與生相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媪迎訪之曰：「何久疏絕？」相視而
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二六）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葱蒨，池樹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

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人控大苑（一七）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姥謂媪曰：「方寸（一八）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媪與侍兒偶語，以手揮之，令生止於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之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媪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視之，某常繼至。」生遂往，至舊宅，門扃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鄰人。鄰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媪，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遠。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貨榻而寢。生悲怒方甚，自昏達旦，目不交睫。質明，乃策蹇（一九）而去。既至，逕扣其扉，食頃，無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遂訪之：「媪氏在否？」曰：「無之。」生曰：「昨暮在此，何故匿之？」訪其離氏之第，曰：「此權尙書宅。昨者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者，未容去矣。」

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衰而進膳。生怨游，絕食三日，邊疾甚篤，旬餘愈甚，邸主懼其不起，徙之於凶肆（二〇）之中，繇綴移時，合肆之人共傷歎而互餉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執繩槌，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歎不及逝者，輒嗚咽流涕。不能

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

初，二肆之備囚器者，互爭勝負。其束肆車蓋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乃職錢二萬索願焉。其黨者，存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備之器於天門街，以較優劣，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畧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巷告於賊曹，賊曹即於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

自旦閱之，及亭午，（二）歷舉登臺威儀（三）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慚色。乃置斛楫於南隅，有長髯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穎而登，乃歌白馬之詞，（三三）恃其夙勝，顧盼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為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選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乘鬃（三四）而至，卽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三五）之章，聲聲清越，響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歎歎掩泣。西肆長爲衆所謂，益慚恥，密置所驗之直於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

先是，天子方下詔，俾方外之牧，歲一致闕下，謂之入計。時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

章竊往觀焉。有老豎，卽生乳母塔也，見生之舉措，將認之而未敢，乃泣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爲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歸問馳往，訪於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歟？」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之矣。豎凜然大驚，徐往追而察之。生見豎色動，回翔將匿於叢中。豎遂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之曰：「志行若此，污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二二）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

其師命和狎，暖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斃。令二人齎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周。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結，襪履如懸。勢（二七）持一破甌，巡於閭里，以乞食爲事。自秋徂冬，夜入於盞壤窟室，晝則周遊塵肆。

一旦大雪，生爲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理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啓左扉，卽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進。聲呼：「飢凍之甚，音聲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閨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還步而出，見生枯瘠。

疥腐，殆非人狀。姪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也？」生憤遊絕倒，口不能言，頷頷而已。姪前抱其頭，以袖揩而歸於西廂，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至此，我之罪也！」絕而復蘇。姥大駭，奔至曰：「何也？」
 姪曰：「某郎。」姥遽曰：「當逐之，奈何令至此。」
 姪斂容却曉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驪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令其矢志，不得齒於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困頓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爲某也。生親感滿朝，一旦當權者熱察其本末，禍將及矣。況欺天負人，鬼神不祐，無自貽其殃也。某爲姪子，迨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費，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非遙，長管得以溫膏，（二八）某願足矣。」
 姥度其志不可奪，因許之。給姥之餘，有百金。北隅因五家稅一院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爲湯粥，通其腸，次以酥乳潤其體。旬餘，方薦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展，卒歲，平愈如初。

異時，姪謂生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滯思寂慮，蟹殼疊昔之藝業，可溫習乎？」
 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
 姪命車出游，生騎而從。至旗亭南，隔門鬪筑典之肆，（二九）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敲以歸。因令生斥藥百虛，以志學，俟夜作查，孜孜矻矻。姪常偶坐，宵分乃寤。伺其疲倦，即諗之作詩賦。

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一上登甲科，登振禮闈，三。雖前輩見其文，罔不歎衽。三敬讓，願友之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荷登擢一科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指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侔於他士。常磨淬利器，三以求再捷，方可以運衡多士，爭籍羣英。』生由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三。詔徵四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

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某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顯族，三。以奉蒸嘗。』三。中外婚媾，無自瀆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於劍門，三。當令我回。』生許諾。

月餘，至劍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拜爲成都尹，兼劍南採訪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於郵亭，三。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於劍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三。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

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四〇)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爲親所眷。向後數歲，生父母偕歿，持孝甚至。有靈芝產於侍廬，一種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鶯數十，巢其廡瓦。(四一)天子異之，詔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濟國夫人。有四子，皆爲大官，其卑者猶爲太原尹。弟兄姻婭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四二)嗟乎，倡薄之姬，節行如是，雖古先烈女，不能踰也。焉得不爲之歎息哉！

子伯胤，督牧晉州，(四三)轉戶部，爲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爲代，故詳其事。貞元中，子與隴西公佐，誦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公佐附韋諷，命子爲傅。乃握管濡翰，從而存之。時乙亥(四四)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

【題解】

本篇見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四，下註出異聞。惟廣記四百八十四以下九卷，爲雜傳記類。其中所收晉書原篇，則此傳雖收入異聞集，在宋初以前，固嘗單行也。近頗有疑及此篇作者爲非白氏者（隨齋中國文學叢書中亦持此說。）但行簡辭賦精鍊，文辭亞於其兄層，且與李公佐友善，此傳之成，亦受公佐之教誨，則一時輿到而匯生此傳奇傑作，似亦無庸置疑也。

此篇以名妓李正與梁陽公子爲主角。前半篇極意描寫公子之墮落與挫折，後半篇苦衷甘來，寫悟然發覺，誓與前誓而操練之。極和者，則爲李娃。娃亦可謂中國之傑矣。固應讚揚。娃既收李正，僅足取其棄背之罪，傳者欲稱其賢，大可嘆也。立

當似戲詞。

【作者傳略】

白行簡字知退，下邳人，居易之弟。生年不詳，卒於唐僖宗廣德二年（公元八二六），年五十餘。貞元末，登進士第，累遷至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敏而有辭，爲後學所慕尚。兩唐書皆附見居易傳（卷一六六新二一九），有集二十卷，今已佚。傳奇文除本篇外，尚有三夢記（見原本卷四）一篇。又有把酒一篇，亦稱行簡作，而所記年月爲會昌二年（公元八四二）六月時。行簡歿已十七年，疑出偽造，或題名有誤。

【納演】

鄭振鐸《中國文學史》云：「白行簡的李娃傳恰與崔小玉傳成一對照。小玉傳爲一不可挽回的悲劇，李娃傳却是一個情節很複雜的喜劇。敘李娃的多情，鄭子的能博過，頗能語合俗情……行簡此作，文甚高潔，描敘亦甚宛曲動人，與小玉傳同是唐人傳奇文裏最高的成就。」晉迅譯過小玉傳亦謂：「行簡本善文章，李娃亦又更情而豐麗，故纏綿可觀。」後人視此故事而造作劇本者，有元石君寶之李亞仙花酒曲江池，及明薛近兗之臨齋記二種。

讀曲正變已存稿十四云：「李娃傳文筆極工。所云常州刺史梁陽公及其子姓官爵，劉後村詩話以爲鄭亞鄭敏。然稽之唐書宰相張浚表鄭氏榮陽房中，疑有合者，蓋故籍之……此傳所官坊曲，頗合事理。及安國志平康爲東街東第三街之第八坊，其第九坊，即宣陽。以丹鳳門而言，則第五坊平康，第六坊宣陽。故云：「平康北門東小曲」即宣陽。是不廉

宣陽路貫南北，其街則東西，傳又云：「日暮計程不遠道。」則作伴者信筆談之，非實情也。布政里，則在陳從街西第三街，去平康甚近。其語云：「既於門外，則西後城外，詭詞投有情理。」又云：「北里志云：『平康入北門，東趨三四，即話妓所居，及其南曲中者，門前通十字街。』蓋宣陽平康，南者俱有曲可通，不必外街。阮籍語續詩云：『蓬徑從狹路，獨倚屈荒淫。』古所謂狹斜，乃此之謂。按小說家言，未能處處以實證實之，然逐錄此條，亦可藉資參考。

此篇作者描寫技術，極精細嚴密。如李娃設計遺棄公孫子時，李娃雖亦參加，實則爲李娃之主使，娃不過過於娃命，不得不附從耳。因此文中在遺棄之前，處處爲李娃留地步，知生初至李門時之「娃大悅」，及若飲天喜時之「娃僮隨娃留宿，又生狀頭金環時之「娃意漸逐娃情獨爲」等處，其細密密縫，慘淡經營之跡，自可觀測一二。實則如此敘寫，庶使日後李娃復收生於困苦顛連中，事乃成一貫，不致突兀。胡應麟不解其謀篇之妙，貿然加以詆斥，豈亦復涉大粗心矣。又文中所記兩肆比衮哀挽一段，文情亦至爲佳。同季侯方城之馬伶傳中衮曲之文，疑亦脫胎於此。

【注釋】

(一)天夜：唐玄宗年號，公元七四二——七五五。(二)如命之年：五十歲爲如命，猶謂「五十而知天命」。(三)弱冠：謂二十歲。《禮記》：「二十成人，初加冠，禮猶未壯，故曰弱也。」(四)上第：猶上等也。《唐書·梁元帝傳》：「梁元帝十餘對策三道，皆通，爲上第。」(五)嶺陰：郡名，卽常州，今爲江蘇武進縣。(六)平康：長安里名。《天德傳》：「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處之地。每年新進士遊寓其中，時人謂爲流蕩澤。」近人言女子墮落爲娼者曰「墮入平康」。本此。(七)狹邪

亦作「換領」。古樂府相逐換領間行有一堂上區檀酒，作被節羅羅之隨，其後良姿有俛邪行，皆仿此詩爲之。後登明
婦女曰換邪女，謂舞妓飲酒曰「換邪遊」。(八)策 馬鞭也。(九)垂白上僕 垂白髮將白也。溫庭詩：「不堪垂
白髮，行折御流蘇。」上僕，駝背也。左傳：「馬面上僕。」(一〇)直 卽價值之直。(一)「懸平門」 畏安城西有三門，隸
南者爲「懸平門」，見畏安志。(二)「二」 重緇面色黧黃者，既以後，多用以贈遺貧賤，或以代貨幣。(三)「懸枕席」 謂侍
寢也。(四)「唐養」 謂侍役也。(五)「牢禮」 謂具牛羊豕三牲及旨酒以饋祭。(六)「戰門」 唐覺顯之家，立戟於
門，謂之「戰門」。按唐制，官階勳俱三品，始立戟，見唐書盧相傳。(一七)「大宛」 古大宛，出良馬，故稱良馬爲「大宛」。史記：「
大宛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一八)「方寸」 謂心也。(三)「志」 徐庶曰：「今失老母，方寸亂矣。」(一九)「蓬」 蓬馬
也。(二〇)「肉肆」 肆之屬，肉器者，卽車傳與水之應用物品，並雇人爲車家執，提燈，唱哀歌者也。(二一)「亭午
正午也。」(二二)「盤靈成節」 謂出喪時之喪車儀仗之類，悉同輿。(二三)「白馬之詞」 古時素車白馬送喪，故挽歌有白
馬之詞。(二四)「靈」 音靈，棺飾也，其形如扇，置於棺之兩旁者。(二五)「殯車之章」 殯，古挽歌，言人命如殯上之露，易
破滅也。(二六)「曲江香閣」 曲江亦曰曲江池，在陝西長安縣東。漢武帝造殿，其水曲折，有似廣陵之曲江，故名。隋改爲美
香閣，唐更葺，周七里，其西爲香閣，今湮爲平陸。(二七)「懸絙如懸頸」 懸，亦作懸，斂衣也。斂，足特亮，若衣之短絙，故
謂斂衣之繩纒者曰懸頸。(二八)「長骨溫清」 見潘柯太守傳注。(二九)「懸墳與之肆」 肆，官器寄之肆。(三〇)「五典」 古書
名。(三一)「甲科」 步科爲高之科目也。按唐初明經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兩科。所謂甲乙丙丁者，乃就題題易之

身，非孝狀種類之目。後世稱進士爲甲科，舉人爲乙科，與古人甲科乙科之義殊矣。(三一)禮部：唐稱禮部爲禮部，禮部

崇貞崇。(三二)敬征：謂敬其衣衾，敬之之意也。(三三)窮洋：謂窮鍊也。(三四)大比：謂禮部大比之場……

三年間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三五)鼎族：指言大族。(三六)遊管：謂秋冬二祭也。禮春曰禘，夏曰

禘，秋曰嘗，冬曰蒸。(三七)臨門：唐地名，故城在今四川涪州縣東北。(三八)那亭：傳述文書所止之處。(三九)六

禮：婚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張期、請迎，見儀禮疏。(四〇)伏臘：伏日在夏，臘日在冬，秦漢時令節。(四一)亮

音朗，廣雅也。(四二)莫之與京：京，大也；言其德與之比大也。(四三)晉州：今山西臨汾縣。(四四)乙亥：唐德宗

貞元十一年也，當公元七九五年。

鶯鶯傳

元稹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內乘駁，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遊，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淘淘拳拳，（一）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及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二）非好色者，是有見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三）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詰之。

無幾，何張生遊於（四）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普寺。崔氏婦，鄭女也。踰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

是歲渾瑊（五）薨於蒲。有中人（六）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託。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隨將天子命，以綏戎節，命於軍，軍由是戢。

鄭厚張之德甚，因餽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廢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尉師，徒大潰，官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獻

卿，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限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腐矣。能復遠遊乎？」久之，乃至。常服辟容，(七)不加新飾，垂髻，雙臉，銷紅而已。顏色黧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旁，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者。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於貞元庚辰，生年十七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

張自是惑之，罔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幫沮，膜(八)然而奔。張生悔之。

翼日，婢復至。張生乃羞面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卽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余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執綺開居，曾莫流盼。不爲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違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九)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慎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

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

迎風戶半開，掃牀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寤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

崔之東有杏花一株，攀援可蹠。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凝於牀。生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此？」張因結之曰：「崔氏之戲召我也，爾爲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濟。及崔至，則趨避嚴密，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證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乳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疑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勸，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

數夕，張生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駭而起，則紅娘斂衾携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並枕重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張氏而至。至則嬌羞嗔治，力不能運支體，壘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瑩，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掩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覩妝在臂，餘香在衣，淚光燦然，猶盈於兩席而已。

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賈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張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處。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

張生常語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可復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游於蒲，會於崔氏者又累月。

崔氏甚工刀札，善寫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之，亦不甚觀覽。大略崔之出人者，勢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辨，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隱幽遠，恆若不識。喜愠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感之。

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悲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恐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惡也，則歿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擇，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琴，向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趙，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行。

明年文戰不勝，限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報之詞，粗載於此曰：

『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乘，兼惠花勝。』(一)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發，唇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睹物增愴，但積悲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已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諠譁之下，或勉爲語笑，閒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纏，暫若尋常，幽會未終，誓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闕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斃。(二)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冥處，婢僕見誘，遂致私隙。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拔琴。(三)之挑，鄙人無投梭。(四)之拒。及薦經席，義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幘。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以要盟爲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在沒之賊，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淪環取其終始不絕。登亂絲一絢，文竹茶餅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擊志。

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遺情，永以爲好耳。心迴身退，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做爲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

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揚巨源好蜀詞，因爲賦紅娘詩一絕云：「清潤瀟郎。」

（一四）玉不如中庭蕙草零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詞娘（一五）一紙書。」

河南元稹亦給生會真詩三十韻，詩曰：「微月透籬櫺，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綵綉，低樹漸葱籠。龍吹過庭竹，鸞歌掃井桐。羅袖垂薄霧，環珞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疊光文履，花明隱繡龍。瑤斂行彩鳳，羅襪掩丹虹。言自瑤華浦，將朝碧玉宮。因遊洛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登蟬影動，回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床抱綺囊。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低聚，肝朱暖更融。氣清蘭蕊覆，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腕，多嬌愛放躬。汗流珠點點，髮亂綠葱蔥。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恨，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逕合，留結表心同。暗粉流青鏡，殘燈遠暗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曛曛。乘鶯逗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暮暮臨觴草，飄飄思落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鴻。海闊談難渡，天高不易沖。行雲無處所，蕭史（一六）在樓中。」

張之友聞之者，莫不竄異之，然而張志亦絕矣，曠特與張厚，因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嬖，不爲雨，爲蛟，爲婦，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擄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僂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爲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所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賦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消瘦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云：「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時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張爲補過者。予嘗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爲，爲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予，靖安里第，語及於張，公垂卓然稱異，遂爲張爲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雲，爲公垂以命篇。

【題解】

本篇見法苑珠林卷四百八十八，又名會真記，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而名。此文係唐著名之戀愛故事，流傳甚廣，影響甚大。蓋男女間私通密約之事，雖乃一般禮法之士所深惡痛絕，然此種事實，古往今來從未見有訴衷誠，殆亦甚植深固，蓄其自然，決非冷嘲熱諷之詞法所能裁割消滅。其激發人心之處，至爲強烈，張遂隱在此方面之地位，其重要益可知矣。

【作者傳略】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內人。生於唐憲宗大曆十四年（公元七七九）卒於文宗太和五年（八三一）。以校書郎累遷至工部侍郎入相。兩唐書皆有傳（卷一六六新二七二）。稹與白居易主張文學須有益於人生，以平易之文章，鼓吹民衆之擁護，不應視作個人吟風弄月之消遣品。兩人詩名相埒，號曰元白，天下傳誦。稹所著詩賦銘誌論議等雜文，凡一百卷，號曰元氏長安集，又有小集十卷，又著古今利政書三百卷，號續集，傳奇小說頗有本寫。

【袖演】

唐人小說，影響於元明大典雜劇者頗多，此傳要爲甚廣。如宋趙德麟之尚洞煙燭花十閨（見侯鯖錄）金瓶梅元之繡像西廂（見繡像西廂）元王寶釧之西廂記雜劇；明李日華繡像等之西廂傳；評話觀俗之續西廂雜劇；他如折西廂（見西廂記）西廂記等，不一而足，雖文辭純駁互見，要皆源於稹之此傳，而益加快麗者也。

小說中故事，本無考證是否實事之必要；然研讀者往往喜於玩賞文辭之餘，孫究及此。如本傳中之張生，宋人有張爲巨指，張稱者，王、陸、德、麟均曾爲辨正，以張生即元稹之託名，徵諸本集詩賦，及其年譜，皆與此傳契合，則殆爲稹之之自叙傳歟。本爲文辭雖精美可觀，但內容組織則尙有可疑之處，如張兵敗收服以不義，顯以禮自持；何以轉瞬間變易初衷，遂與姪奸。此中過程，莫大焉，轉于人以疑實莫測，此其一；又如張生始亂奔德，德爲掩飾靜之辭，實極情惡，此其二。俗語謂：元稹以張生自高，遂其親歷之境，幾文章尙非上乘，而時有情致，固亦可觀。惟寫末文過飾非，遂顯惡極。（見中國小說史略）。

【注釋】

- (一) 潘潤季季 鼓瑱爭執之意。(二) 登徒子 意爲好女色者。陳玉有登徒子好色賦，見文選。(三) 尤物 過勝曰尤，尤物，係指絕色之女子。(四) 蒲 卽今山西蒲縣。(五) 厥厥 閩州人，少從郭季平安史之亂有功，後破吐蕃，平朱泚，封成寧郡王，卒諡忠武。(六) 中人 爲宦官，唐宦官常奉勅命出監軍。(七) 薛容 薛，潤澤貌，形容貌潤澤。(八) 眞 與禮通，情貌。(九) 納采 同名 古代婚娶之六禮，爲納采，同名，納青，納白，謂期，親迎。(一〇) 勝 婦人婚後所戴冠飾也。(一一) 敝 音亦，振也。(一二) 投琴之箕 指司馬相如以琴心挑卓文君事。(一三) 投梭之拒 晉書謝靈運：「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麗霄絙之，女投梭，折其兩齒。」(一四) 潘郎 卽指晉代之潘岳，唐樊素，人稱潘郎。(一五) 麗展 潘油，潘川王晏傳：「帝顧潘往，潘宏隨投，其齒不致，潘人遺以巾，潘曰：『不是潘，與呂，潘也。』」(一六) 爾史 唐時人，善吹簫，作風，吹簫位，人以女弄玉妻之，遂教弄玉吹簫，後弄玉乘風，爾史乘龍，飛昇去，見列仙傳。

飛烟傳

臬甫校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妻曰飛烟，姓步氏，容止強麗，若不勝綺羅。喜秦聲，好文墨，尤工擊毬，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愛之。

其比隣，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其子曰象，嬌秀有文，纔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飛烟，神氣俱喪，廢食忘寐。乃厚賂公業之閹，以情告之。閹有難色，復爲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飛烟閒處，具以象意言焉。飛烟聞之，但含笑凝視而不答。

門媼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持，乃取薛濤牋，題絕句曰：「一顰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薛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媼達飛烟。烟讀畢，吁嗟良久，謂媼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當之。」蓋鄙武生齷齪，非良配耳。

乃復附笥，寫於金風牋曰：「綠條雙娥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脈脈春情更泥誰？」封付門媼，令遺象。象啓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香，綵箋芳翰兩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

雨。酒。幽。襟。百。回。消。息。千。回。夢。裁。作。長。語。寄。綠。翠。一。

詩去旬日，門緹不復來。象憂遊，恐事泄，或飛烟追悔。春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烟，獨將幽恨小庭前。沉沉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際，而門緹來。傳飛烟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運蟬錦香囊并碧苦箋，詩曰：「無力嚴妝倚繡幃，暗趨蟬錦思難窮。近來慮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

象結錦香囊於篋，細讀小簡，又恐飛烟幽思增疾，乃翦烏絲欄爲回緘曰：「春日遲遲，人心悄悄。自因窺觀，長役夢魂。雖羽駕塵襟，難于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昨日瑤臺青鳥忽來，殷勤寄語，蟬錦香囊之贈，芬馥盈懷，佩服徒增，翹戀彌切。況又聞乘春多感，芳履乖和，耗冰雪之妍姿，鬱薰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恨不翻飛。且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韻，常爽後期。倘恍寸心，書豈能盡？金持斐什，仰楹華筓，伏惟試賜凝睇。」詩曰：「見說傷情爲見春，想封蟬錦。蠟叩頭爲報烟，第一風流最損人。」聞緹既得迴報，經責詣飛烟閣中。

武生爲府掾，公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此時恰值入府曹，飛烟拆書，得以款曲尋經。既而長太息曰：「丈夫之情，心契魂交，遠如近也。」於是閤戶垂幌，爲書曰：「下妾不幸，垂碧而孤。中

間爲媒灼所欺，遂匹合於瑣類。每至清風明月，移玉柱以增懷。秋報冬飢，汎金徽而寄恨。豈謂公子，忽賄好音。發華絳而思飛，阻麗句而目蹠。所恨洛川波隔，三買午纒高，四聯雲不及於秦臺，鹿麝適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懇，神假微機。一拜清光，就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伏維特賜吟詠也。詩曰：「畫簷春燕須同宿，蘭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裏送君歸。」封訖，召閨媼，令達於象。象覽書及詩，以飛烟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候。

忽一日，將夕，閨媼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連問之。傳飛烟語曰：「值今夜功曹府值，可謂良時。妾家後亭，即君之前垣也。若不諱，專望來儀，方寸萬重，悉候晤語。」既驅黑象，乃乘梯而登，飛烟已令重榻於下。既下，見飛烟靚妝，服立於庭前。交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携自後門入房中，遂背缸解幌，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垣下。飛烟執象手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因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固，願深鑒之。」象曰：「挹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歡洽。」言訖，象踰垣而歸。

明託閨媼贈詩曰：「十洞三清蹕路阻，有心還得榜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蕊宮仙馭來。」飛烟覽詩微笑，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卻別君。願得化爲松下鶴，一雙飛去入行

雲。付闌楹，仍令語象曰：「賴直兒家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大才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於後庭。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爲鬼神不知，天人相助。或景乾宵目，歌詠寄情，來往便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

無何，飛烟數以細故撻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間盡以告公。公曰：「汝慎勿揚聲，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僞陳狀請假。迨夜，如常入直，遂潛於里門。街鼓既作，匍伏而歸。循牆至後庭，見飛烟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憤，挺前欲擒。象覺，跳去。公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飛烟詰之。飛烟色動聲顛，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火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意而假寐。飛烟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盃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笞之，已死矣。乃解縛，舉盃閣中，連呼之，聲言飛烟暴疾致阻。數日，窆之北郊。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

象因變服，易名遠，自竄於江浙間。洛中才士，有崔李二生，嘗與武據遊處。崔詩末句云：「恰似傅花人。飲散空牀，拋下最繁枝。」其夕，夢飛烟謝曰：「妾貌雖不迨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句，愧抑無已。」李生詩末句云：「嗔魄香魂如有在，迴應羞見墜樓人。」（五）其夕，夢飛烟執手而誓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務矜片言，苦相詆斥，常屈君於地下而證之。」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

遠後調授汝州魯山縣主簿，隨西李垣代之。咸通末，予復代垣，而與遠少相狎，故洛中祕事，亦知之。而垣復爲手記，故得以傳焉。

三水人曰：噫！酷治之貌，則代有之矣；潔朗之操，則人鮮聞。故士矜才則德薄，女銜色則情私。若能如執益，如臨深，則皆爲踰士淑女矣。飛烟之罪，雖不可追，察其心，亦可悲矣。

【題解】

本篇係自皇甫枚之三水小牘中，並據莊薛感唐人小說校錄本。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一，亦有此篇，蓋引作非誤。亦爲一極受之故事，而以悲劇結局者。

【作者傳略】

皇甫枚（汝濱通考作枚）字遵義，安陸人。唐懿宗咸通末年，曾爲汝州魯山令。光啓中，昭宗在豫州，赴湖行在。故著三水（安定屬）而汝墳溫泉，又有別業。三本小牘，係陳大雅開平四年（公元九〇〇）所作。莊薛感唐人小說三水小牘下注云：「魏容案萍並稱：「枚於天祐庚午歲族食附序，手把感道中夢，而得此書。」今本魏考故望始序疑得本原有枚序，否則魏氏從知之，類以爲感。餘意坊間文籍尙繁，魏氏或別有探獲，不必定出自序……至唐天祐庚午，按即開平四年（唐已亡四年，僖時稱天祐，故莊能食附，無復春頤汝墳之意，其不肯奉梁正朔，自思素心。霜風高節，固在昭昭，誠致光之問矣。」則皇甫枚，實一唐代之遺老也。

【袖演】

讀此傳，勿輕易持傳統之成見，蓋爲疑男怨女之蕩檢行爲，或才子佳人之風流韻事。要知此中潛伏一兩性間極嚴重之戀愛與婚姻問題，飛蛾撲火如許之才，爲誰的所欺，「匹此能情之生，想親既成，其牢押之情，自難制止。然在此婚姻不自由，與武生之壓迫下，又不易脫此樊籠，力圖解放。於是遲遲猶豫，疑情叢生，亦出於無可奈何。觀其事洩被殺臨死時，猶可「生得相親，死亦何恨。」其刺學之熱情，粉身如此，可謂死後復生矣。

汪評曰：「相親其香，（三本小童）疑多起仙遊怪異，而每及義烈，亦復囿障有生氣。是於已陳窺鏡之鏡，陰寓垂法之旨，弄文辭獲飾，不失唐人軌範，又未可以假重疑妄視之也。」京甫救文辭雅飾，固無間然，惟本爲三本入日一段示雅潔之旨，就今日觀之，價值就事實表面加以論斷，未能得情理之平也。

【注釋】

（一）衣總之裝，衣冠與相，官仕所服，係指官裝。（二）薛濤，唐之名妓，流落蜀中，以詩受知於鎮帥，暮年居浣花，涵，好澗，松花小室，時號薛濤室。（三）洛川波瀾，曹風洛神賦存有「黃朝三乎，余朝京師，還洛陽……盛宋玉對楚王，神女之夢，乃作斯賦」句，賦中有「凌波微步，羅生塵」句，波瀾，言不能見也。（四）買午猶高，買午爲買充之少女，盛唐姿容，潛呼入內，寄跡，迷過，人論，近而，特，意，謂，不，能，隨，也。（五）喚起人，詳見下球球傳。

長恨傳

陳鴻

開元中，秦階平，（一）四海無事。玄宗（二）在位歲久，勸（三）於盱食宵衣，（四）政無大小，始委於右丞相，稍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五）武淑妃（六）皆有寵，相次卽世。宮中雖良家子千數，無可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

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七）內外命婦（八）櫛耀景從，（九）浴日餘波，（二〇）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澆蕩其間。上心油然而若有所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一一）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瑛女於壽邸，（一二）旣笄（一三）矣。髻髮膩理，纖履中度，舉止閑治，如漢武帝李夫人。（一四）別疏湯泉，詔賜藻臺，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勝羅綺光彩。煥發輒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冤袞衣曲（一五）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鐙。明年，册爲貴妃，半后服用。繇是治其容，敏其詞，婉變萬態，以申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一六）泥金五嶽，（一七）翻山雪夜，上陽春朝，（一八）與上行同葦，止同室，宴尊席，綵尊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一九）旣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臨尤態致是，蓋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

希旨，有不可形容者。叔父昆弟（二〇）皆列位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二一）富埒王宮，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矣。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諺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女却爲門上楣。』（二二）其爲人心羨慕如此。

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二三）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僭闕（二四）以討楊氏爲詞，瀆亂不守，翠華南幸（二五）出咸陽，道次馬嵬亭（二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屍體（二七）以謝天下。國忠奉齎纒盤水（二八）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聞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寤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倉皇展轉，竟就死於尺組之下。

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禪靈武（二九）明年，大赦改元，大駕還都（三〇）尊玄宗爲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子弟（三一）玉珩發音，聞竽發羽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歎歎三載一意，其念不寤，求之夢魂，杳不能得。

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三二）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天涯，跨蓬壺。

（三三）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閣，西廂下有洞戶，東轆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鬢童女，出應其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鬢復入。俄有碧衣侍女又至，詰其所從。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

於時雲海沈沈，洞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環紅玉，曳鳳鳥，左右侍者七八人，排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惘然指碧衣，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復前聽致詞：「請當時一事，不爲他人聞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三四）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叢薄，著於隴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三五）相見之夕，深人風俗，是夜張錦繡，陳飲食，樹瓜果，焚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殆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啼咽。此猶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宮宴親。（三六）

元和（三七）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于藍屋。（三八）鴻與琅琊（三九）王質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携遊仙遊寺，話及此事，相與感歎。賈夫舉酒於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於世。」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爲歌之，如何？」樂天因爲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者也。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

【題解】

樂天之長恨歌，敘寫玄宗與楊妃之情愛及後天之悲劇，爲古今最能激動人心詩之故亦。陳鴻爲之作序，亦極切情，爲人傳誦。太平廣記卷四八六及文苑英華卷七九四，均載此文，文句多異，茲據文苑英華本。

【作者傳略】

陳鴻字大業，里居及生卒年均不詳。少學爲史，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公元八〇五）登大業第，始開居業志，乃修大統紀。七年書成，時憲宗元和六年也（公元八一〇）。官尚書主客郎中。鴻之著作，除大統紀三十卷，及居業傳外，尚有開元昇平源一卷（新編唐書），東城老父傳一篇（宋史藝文志），及全唐文所錄文三篇。晉書謂：「陳鴻爲文，辭意慷慨，長於事古，道極往事，如不辭情。」（仲國小說史卷一）觀於長恨歌，斯言其信。

【續演】

《紀》往事，爲人所歸。唐大曆以後，見於歌詠，蓋跌宕者極矣。宋唐州樂史嘗讀《魏本傳》及茲採明皇雜錄，開天傳記，安祿山事，述河陽雜俎等書，排比詞色，成《楊太真外傳》二卷，事實詳備，文采斐然，讀之不可不連類及也。後來以輿溥爲出發點，而行爲諸宮詞雜劇傳奇者，數不在少。如元王伯成天寶遺事，諸宮詞，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雜劇，司馬長卿之探微記，吳世美之廣德記，及清初洪昇之長生殿傳奇均是。

本傳嘗寓楊妃之軀殼，及玄宗之寵愛，於尋常之文筆中，玄宗之失德，已可隱約察見，所寓長意，語爲微諷。篇中時移事去，至左右款款一節，感愴蒼涼，低徊欲絕，所謂「辭意復憶，長於尋古，追憶往事，如不勝情」者，殆即指此等處所也。後半方士揚術求藥一節，於無可奈何之中，聊作如此情狀之舉，想像亦殊卓特，含情又復纏綿，文辭瑣靡，此種境地，充分演出。

【注釋】

- (一) 秦階平 秦階，皇名，亦稱三台：上台，中台，下台，各四星，相比例斜上，如天子以垂於庶人之階級然。秦階平，猶言天下太平也。
- (二) 玄宗 唐睿宗第三子，名李隆基，在位四十二年（公元七一三——七五五）。開元時，以姚崇宋璟爲相，政治修明，可比於太宗貞觀時。
- (三) 幼 即隱字也。
- (四) 盱食 宵衣 盱食，晚食也；宵衣，天未明而衣也。皆所以喻勤於政事也。
- (五) 元獻皇后 姓楊氏，華陰人，肅宗生母也。初爲妃，死於開元十七年。至肅宗即位後，始追尊爲元獻皇后。
- (六) 武淑妃 姓武氏，恆安王攸止女。開元二十五年卒，贈貞順皇后。
- (七) 華清宮 在陝西臨潼縣南驪山上，山有溫泉，唐太宗於此。

建昌宮，玄宗改爲華清宮。(八)內外命婦 婦人之受有封號者謂之命婦，有內外之別。內命婦爲受宮內封號者，如妃

嬪之類；外命婦，則公主妃及四夫而得封號者，如郡君、縣君、夫人、孀人之類。(九)禮儀 禮，一謂禮官行，一謂禮

制也。禮，一謂禮官行，一謂禮制也。此言內外命婦，夜從帝幸，昭清宮也。(一〇)浴日 浴，一謂浴於日，一謂浴於水。浴日，此指以

日，喻天子，謂天子在華清宮沐浴之後，昭從幸者浴也。(一一)高力士 玄宗時宦官，最得帝信任，新唐書曾見於宦官

傳。(一二)楊玄瑛女 玄瑛字溫，餘州閬中人，初爲平棘令，睿宗時官至刑部尚書卒。傳見新唐書卷一八五良吏傳。唐

州治思，故思，私，楊，玄瑛，玄瑛女小名玉環，初爲唐王明妃，後合母竇女官，號，太，真，薛，王，環之歸也。(一三)弄

璋，「女子十有五年而弄。」故言女子之成年者曰及弄。(一四)李夫人 漢李延年女弟，妙麗善舞，武帝甚寵幸之，早卒，

帝聞其形於甘泉宮，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曾能致其神，乃張燈設帷帳，令帝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云。此傳以楊

妃比李夫人，蓋爲下蜀道士上天入地求索之張本。(一五)霓羽衣曲 本薩羅門曲，條自西漢，唐河西節度使楊敬述

獻之，玄宗盛飾其辭而易以美名。(一六)省風九州 言天子巡省九州，以觀風俗也。(十七)漏金五獸 謂封五獸之

山，後漢書：光武求元封時封疆故事，有司奏用玉牒王檢，以水銀和金爲漏。(一八)上陽 宮名，在今河南洛陽，唐廣

宗所建，天寶後漸廢。(一九)夫人、嬪、世婦、御妻、新唐書后妃傳序：唐制，皇后而下，有貴絕，禮，德，賢，妃，是爲夫人，昭

儀，昭容，昭媛，修容，修媛，充容，充媛，是爲九嬪，禮，德，賢，美人，才，人，各，九，合，二，七，是爲世婦，禮，德，賢，御，妻，各，二，七，是

爲御妻，周，元，時，以後下復有四妃，非是，乃臣，漢，魏，晉，三，妃，以代三夫人。(二〇)叔父兄弟 楊妃叔玄珪爲光祿勳，曾光

韓大夫，再從兄闕拜爲侍郎，兄姪又居朝列，堂弟韓信爲大率公主。

(二二)姊妹封國夫人，楊妃長封韓國夫人，三姨封

魏國夫人，八姨封秦國夫人，並承恩澤，出入宮掖，勢傾天下。

(二三)相門上橫梁，所以表章其家世者。此言女子爲家門

之光榮也。(二四)安驛山，薛

平望河東三節度使，意從侈，時德國忠望其不自已下，屢言其將反，薛山被逼遂反。(二五)流關不守，魏華雨幸。

(二六)馬嵬亭，即馬嵬，在陝西興平縣西二十五里，今曰馬嵬驛。(二七)陳吳郡，吳郡一作臨，吳越古通，漢

置川，京帝時貴幸川水，諸將諸侯地以尊交節，吳楚七國遂反，藉口薛，帝幸用梁之策殺薛，而吳楚七國卒不罷兵。

(二八)薛靈水，賈誼陳政事疏：「古者大臣國盡可，則自冠冠，靈水加劍，造靈而薛。」薛，以毛爲觀，冠之節，

令人取之。靈水者，水性平，意即已有罪，則請君以平法治之。(二九)隨宗聖，天茂十五年秋七月，太子即位隨武。

隨武故城，在今甘肅靈武縣西。(三〇)大赦改元，大爲聖都，按大赦改元，在天寶十五年七月，一隨宗不守聖華南

華，在十五年六月，而聖宗還都，則在明年十一月，此修聖都年月殊舛誤。(三一)聖閣子弟，聖閣故址在陝西及安。

玄宗嘗置聖都太子三百教於此，聖有觀者，帝必冕而正之，聖皇帝與聖子弟。(三二)李少君之術，李少君爲漢武帝

時方士，西國人。以祠聖御老方見武帝，嘗言祠聖則致物，致物則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聖器，則聖，而聖上蓬萊山。

者乃可見之。其德奪冠類也，詳見史記封禪書。(三三)蓬室，謂蓬萊也。蓬上有三神山，一方室，即方丈也；二蓬室，則蓬萊也；三瀛室，即瀛洲也。(三四)新垣平之詐，趙人漢文帝時，平以望氣見，因說常股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當有玉英，後事，夷三族。(三五)牽牛織女，荆楚歲時記：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女也，年年機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天帝憐其獨，許嫁河陽牽牛郎，遂使遂廢織機，天帝怒，責令歸河東，使其一年一度相會。(三六)南宮宴駕，言太上皇崩也。史記：「宮車一日宴駕，」宮車退出，所以言天子之崩也。玄宗嘗居南宮，故稱「南宮晏駕」。(三七)元和，唐文宗年號，公元八二七——八三五。(三八)懸屋，諡知周室，即今陝西葭州。(三九)張邪，邪名，即今山東臨沂縣。

東城老父傳

陳鴻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父忠，長九尺，力能倒曳牛，以材官爲中宮幕士。景龍四年，持幕竿隨玄宗入大明宮，誅韋氏，（一）奉睿宗朝華后，遂爲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衛。詔徙家東雲龍門。

昌生七歲，趨捷過人，能擲柱乘梁，善應響，解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鬪雞戲，及卽位，治雞坊於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鏐距高冠，尾千餘，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饋雞坊。郡中男女，以弄雞爲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爲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入雞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怯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長而馴，使令人。譏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於玄宗，召試殿庭，皆中玄宗意。卽日爲五百小兒長，加之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籠雞三百，從封東岳。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戶歸雍州。縣官爲葬器喪事，乘傳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關雞服，會玄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雞童」。時人

爲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買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襪衫隨款舉。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喪車。」

昭成皇后之在和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興之後，制爲千秋節。賜天下民牛酒肉三日，命之曰醮。以爲常也。大合樂於宮中，歲或醮於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畢從。昌冠雕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道，鞞雞鼓立於廣場，頭眊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羈吻摩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既決，強者前，弱者後，隨昌鷹行，歸於雞坊。角觥（二）萬夫，跳劍尋撞，蹴毬踏繩，舞於竿頭者，索氣沮色，遂巡不敢入，豈教孫搦（三）之徒歟？

二十三年，玄宗爲娶梨園弟子潘大同女，男服珮玉，女服繡襦，皆至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於博貴妃。夫婦席褱四十年，恩澤不渝，豈不敏於伎，謹放心乎？

上生以乙酉雞辰，使人朝服圍雞，兆亂於太平矣。上心不悟。十四載，胡羯陷洛，潼關不守，大駕幸成都，奔衛乘盤。夜出便門，馬踏道穿，傷足不能進，杖入南山。每進雞之日，則向西南大哭。

諫山往年朝於京師，諫昌於橫門外。及亂二京，以千金贖昌。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除地擊鐘，施力於佛。泊太上皇歸，肅宗受命於別殿，昌返舊里。居室爲兵掠，家無遺物。布衣憔悴，

不復得入禁門矣。明日，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菜色踣焉。兒荷薪，妻負故絮。昌聚哭，臥於道。遂長逝。息長安佛寺，學大師法旨。大歷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蓮平住東市海池，立臨羅尼石幢，書能紀姓名，讀釋氏經，亦能了其深義。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值美草甘木。晝把土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於禪室。建中三年，僧蓮平人壽盡。服禮畢，奉舍利塔于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手植松柏百株。構小舍，居於塔下，朝夕焚香灑掃，事師如生。順宗在東宮，捨錢三十萬，爲昌立大師影堂及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傭給。昌日食粥一杯，漿水一升，臥草席，絮衣。遇是，悉歸於佛。妻潘氏後亦不知所往。貞元中，長子至信衣并州甲，隨大司徒凝入覲，省昌於長壽里。昌如己不生，絕之使去。次子至德歸，貶緡洛陽市。來往長安間，歲以金帛奉昌，皆絕之。遂俱去，不復來。

元和中，潁川陳鴻祖携友人出春明門，見竹柏森然，香煙聞於道，下馬覲昌於塔下。聽其言，忘日之暮。宿鴻祖於齋舍，語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及王制。鴻祖問開元之理亂。昌曰：『老人少時，以鬪雞求媚於上。上倡優帝之，家於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之事。然有以爲吾子言者。』老人見黃門侍郎杜暹（四）出爲嶺西節度，攝御史大夫，始假風憲以威遠。見哥舒翰（五）之鎮涼州也，下石堡，（六）戍青海，（七）逾葱嶺，界鐵關，總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史大夫。見張說（八）之領幽州也，每歲入關，

輒長轡，輻車登河間蘇州，僑調糴布，忽轉運輓，入關門，驗於王府，江淮騎，巴蜀錦繡，後宮玩好而已。河州啟，趙，茂，屯，田，實，邊，食，餘，粟，輸，靈，州，漕，下，黃，河，入，太，原，倉，備，關，中，凶，年，關，中，粟，米，藏，於，百，姓。天子幸五嶽，從官千乘萬騎，不食於民。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行郡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行隣比鄙間，有人禳病，法用皂布一匹，持重價不克致，竟以幘頭羅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閱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開元十二年，詔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者。及老人見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人居大道旁，往往有郡太守休馬於此，皆慘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郡。開元取士，孝弟理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爲其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復言曰：「上皇北臣鸞，盧，東，臣，雞，林，南，臣，淇，池，西，臣，昆，夷，三，歲，一，來，會，朝，親，之，禮，容，臨，照，之，恩，澤，衣，之，錦，架，餉，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郡，中，無，留，外，國，賓。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視首飾釋服之制，不與向同，得非物妖乎？」鴻，祖，默，不，敢，應，而，去。

【題解】

本爲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五，爲蘇，唐，玄宗時代陸，行，闕，難，之，事，由，身，預，其，事，之，實，昌，口，中，屈，曲，傳，出，大，有，白，頭，宮，女，話

樂陽氏，爲襄龍之逆首，亦見左傳。(四) 杜邁，讓陽人，仕宦以清節著。開元十二年，爲安西副大總管，尋西節度，守邊四年，爲夷夏所服。(五) 哥舒翰，突厥人，驍勇善戰，天寶六年，爲西右節度，十二年封涼國公。(六) 石堡，城在青海東境，四面懸崖，石路盤屈，爲唐時邊備要害。開元中破吐番所據，天寶八年，哥舒翰攻克之。(七) 白龍，卽青海中龍駒島，天寶七年有白龍見於島上，故又名應龍城，亦見唐書哥舒翰傳。(八) 盛說，洛陽人。開元十年，任朔方軍節度使，領幽州，當卽稱此。累官中書令，封臨國公。說爲文思精壯，朝廷大達作，都出其手，號大手筆。

傳奇小說集卷三

虬髯客傳

杜光庭

隋煬帝（一）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二）守西京。（三）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崇者莫我若也，吝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詣，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其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

一日，衛公李靖（四）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謁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以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敘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

當公之踞牀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旣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隨而去。

公歸通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戴帽人，杖揭一囊。公問誰，曰：「妾

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隨司空久，聞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詞氣性，真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淺，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隨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刷馬。張氏熟視其面，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袂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遂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日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來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飢。」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爐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入。」曰：「晴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間，則不隱耳。」真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吾故非君所能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

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革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卻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感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恐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
(九) 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一〇)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訪之，李郎明發，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曰：『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一一) 言訖，乘驢而去。其行也若飛，迴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

及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所，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遂致使近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揚裘(一二)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歇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見十八九矣。然須道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下有此驢及瘦驢，卽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卽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

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駭喜，召坐圍飲。十數過，曰：「樓下櫃中有銀十萬，擇一深穩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於汾陽橋。」

如期至，卽道士與虬髯已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弈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棋。道士對弈，虬髯與公旁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長揖就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顛盼焯如（一三）也。道士一見，慘然斂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卻局哉！救無路矣！復奚言！」罷弈而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以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聲（一四）。欲新婚，祇謁從容，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

公策馬而歸，卽到京，遂與張氏同往，乃一小版門子，叩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婢四十人羅列庭前，奴二十人引公入東廡。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妝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妝飾畢，請更衣，衣又珍異。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紗帽揭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一五）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亦天人也。四人對饌訖，陳女樂，列表其前。飲食妓樂，若從天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人自堂東舁出二十牀，各以錦繡帕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

文綽鎗匙耳。虬髯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欲以此世界求事，當龍戰（二二）三十載，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李氏以奇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而貴，以耀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起陸之漸，際會如期。（二七）虎嘯風生，龍吟雲萃，（二八）固非偶然也。持余之贈，以佐真主，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灑酒東南相賀。』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

公據其宅，乃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賢，遂匡天下。

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前蠻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事也，歸告張氏，具衣拜賀，灑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也，非英雄所冀，況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傳也。』

【題解】

本節見太平廣記卷一九三，明顧元段文府小說亦載之。陳洪謨寶鏡傳卷十二，王維李蔚傳，悉有杜光庭亂麻客傳云云。宋史藝文志子部小說類，有杜光庭亂麻客傳一卷，其爲杜光庭所作，殆無疑義。惟段文府載其傳爲唐洪謨撰，明喻通行之五朝小說及唐人感啓同此，不知何說，當定爲杜氏所作較適宜。

杜氏之作此篇，殆流塗時代青景之色彩，至爲濃厚。查杜氏生丁唐末，目擊藩鎮跋扈，黃巢叛亂，四海鼎沸，人民創難，特故作珠皇之曲，藉消反側之心。謂「真人之興，非英雄所爲，況非英雄乎。」其主旨所在，當可概見。

【作者傳略】

杜光庭字隱賓，處州縉雲人。生於唐宣宗大中四年（公元八五〇），卒於後唐明宗長興四年（九三三），年八十三歲。性喜讀書，好爲詞章。隱宗設萬言科選士，杜應試不中，入天台山爲道士。隱宗至蜀，召見，賜紫服，充爲德教文章應制。王建逃蜀，爲金紫光祿大夫，號鎮大夫，賜號廣成先生，進戶部侍郎。後主立，以爲傳真天師，崇其觀大學士。後解官隱居白雲山，自號東華子。著有詩書一百卷，歷代忠誠書五卷，道德巨廣雜書三十卷，雜異記十卷，廣成集一百卷，廣中集三卷，王氏神韻傳一卷，及亂麻客傳。因杜氏爲道士，故此書所言，亦多方士氣息，其來有自也。

【編演】

杜氏客事兒女之情，與豪俠之氣，殊爲人所樂道。後人採曲而造作戲曲者，有明陵初成之亂麻翁，及藤原真之紅拂記，皆推演此傳而成。惟此中所述，未必合於史實。汪辟疆唐人小說傳附注謂：「唐書續傳稱：『益州聖武軍於秦外。隋察處祖知

有四方之志，固自鎖上懸，後高祖定京師，將斬之。以太宗救解得免。」據此，則靖於高祖未定京師之先，似無文通文息之理。容廣洪兵已辦其案。此與史實不合者一也。高祖以大業三十二年十二月，留守太原。當時突厥逼海內，煬帝在江都，陽業以先卒於大業二年七月，相距已十一年，亦無煬帝未平楊素留守太原之事。此與史實不合者又一也。傳中稱「貞觀中，隋位至僕射，東甯聖奏海船千艘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按新羅、唐、高麗、百濟，並無扶餘之別稱。高麗國有扶餘城。武德七年，高麗王遣武襲伐其國，乃羅長城，東北自扶餘城，西南至海，千有餘里。是高麗方始扶餘，以自固，海賊安得而襲取之。且扶餘位中國之東北，更不得云東南。此與史實不合者又一也。汪君考陔雅稽，於小說中題材，本無須事亦據實，倘悅遂離，故作狡辯，原小說家所以能眩惑人之伎倆也。

問題在論《世說新語》一文（見《文存卷一》）中，對本篇意如指掌，謂「唐稱的散文短篇小說很多……只有《世說》（？）的《世說新語》可算是上品的短篇小說。《世說新語》的本旨，只是要說「真人之興，非英雄所裁。」他却平空造出《世說新語》一段故事，插入李靖紅拂一段情史，寫到正熱鬧處，忽然寫「太原公子楊素而來。」這使那位野心豪健絕心於事國，另去海外開闢新國，道獨立意布局，都是小說家的上等工夫。這是第一層其處。這篇是歷史小說，凡做歷史小說，不可全用歷史上的事實，却又不可違背歷史上的事實。《世說新語》的長處，正在他寫了許多動人的物事事實，把歷史的「人物」（如李靖、劉弘、唐太宗之類）和非歷史人物（如紅拂、紅拂是）穿插夾雜，叫人看了竟像那時真有這些人物事實。但寫到後來，就降客觀然去了，依舊是唐太宗得了天下，一毫不違背歷史的事實。這是「歷史小說」的方法，便是《世說新語》的第二層其處。

此外還有一層好處，唐以前的小說，無論散文韻文，都只能敘事，不能用全副精力描寫人物，世說新語寫世說新語客極有神氣，自不用說了。就是寫世說新語等配角，也都有自性的神情態度。這種寫生手段，便是這篇的第三層長處。有這三層長處，所以我不敢斷定這篇世說新語是唐代第一篇「短篇小說」。胡適對本篇之評價如此，摘錄以供參考。

【注釋】

- (一) 隋煬帝 名廣，南遷至江都（即今江蘇揚州）沈酒顏色，無章毛飾，為字文化及所試。(二) 司空楊素 字處道，潭陰人。從隋文帝定天下，封越國公，煬帝立，拜司空。(三) 西京 即今陝西省咸陽，隋名大興城。(四) 衛公李靖 字處道，三原人。通書史，善謀兵。佐唐高祖定天下，太宗朝封衛國公。(五) 屢 唐餘氣 言人之近死也。(六) 隄石 即今山西 石縣。(七) 赤髮 而虬 虬亦作蝟，讀如「求」，龍子，有角者。此謂髮色赤而 蟻曲如虬也。按隋書 李靖：「太宗 文皇帝，虬髮上可挂一弓。」西陽雜俎亦謂「太宗 虬髮，尚銳 弓矢。」杜東 說 汝陽郡王 暹 詩云：「虬髮 似 太宗。」則所 謂 虬髮，即暗指 太宗矣。(八) 胡餅 即今燒餅，見名義考。(九) 州將之子 世民 父 淵，唐 高祖。仕隋 為 太原 留守，故云。(一〇) 劉文靜 字季仁，武功人。隋 末 為 晉陽 令，與唐 太宗 友，共定 計 起 兵。(一一) 汾陽 橋 在太原 城 東。(一二) 襦 裘 襦，想也。在衣 曰 襦，在裘 曰 裘。(一三) 顧盼 矜 如 矜，知登 大 貌。此言其視 瞻 不 凡 也。(一四) 懸然 如 翠 翠，與翠 同，器 中 空 也。此喻 空 之 狀 也。(一五) 龍虎 之 狀 言其有龍 行 虎 步 之 態。隋 史：「劉 裕 龍 行 虎 步，視 瞻 不 凡，恐 必 不 為 人 下。」(一六) 龍 戰 於 野，其血 玄 黃。言陰 陽 交 戰 也。後因 雷 軍 雄 割 髮 之際 為 龍 戰。(一七) 起 陰 之 潛 陰 會 如 期 言龍 龍 起 陰 之 潛 陰 會 如 期。

亂。際會，所以喻人之盛衰也。(一八)鹿鳴，鹿吟。陽，言鹿吟則景密出。虎嘯，則谷風生。言吟嘯俱均，隨真人而起也。

紅線傳

袁郊

紅線，潯州節度使薛嵩（一）青衣，（二）善彈阮咸，（三）又通經史，嵩遣掌其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四）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亡，不敢乞假。」嵩遽放歸。

時至德（五）之後，兩河（六）未甯，初置昭義軍，以盜陽（七）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復遣嵩女姝，魏博節度使回承嗣（八）男，男娶滑臺節度使合孤彰（九）女。三鎮互爲姻婭，人使日浹往來。而回承嗣常患熱毒風，遇夏增劇。每日：「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緩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卹養之。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遷潯州。

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滿將傳，（一〇）轅門已閉，杖策庭除，惟紅線從行。紅線曰：「主自一月不進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繁安危，非汝能料。」紅線曰：「某雖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乃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一一）受國家重恩，一旦失其疆土，卽數百

年勳業盡矣。紅線曰：「易爾不足勞。主憂乞放某。一到魏郡，看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三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兼具寒賻書，其他卽待某卻迴也。」嵩大驚曰：「不知汝是異人，我之暗也。然事若不濟，反速其禍，奈何？」紅線曰：「某之行，無不濟者。」乃入閨房，飾其行具。梳烏盤髻，攢金鳳釵，衣紫綉短袍，繫青絲絡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

嵩乃返身閉戶，背榻危坐。常時飲酒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試問，卽紅線迴矣。嵩喜而楚問曰：「專諧否？」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殺傷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

紅線曰：「某子夜前三刻，卽達魏郡，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男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步於庭廡，傳呼風生。某發其左扉，抵其帳寢。見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跌酣眠，頭枕文犀，背包黃殺，枕前露一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有名香美珍，散置其上。揚威玉帳，但期心益於生前，同夢闔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宙勞擒縱，祇益傷嗟。時則燈炬光凝，爐香燼委，侍兒四布，兵器森羅，或頭觸屏風，斫而縛者；或手持巾拂，避而伸者。某拔其簪珥，廢其襦裳，如病如昏，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一三）高揭，流水（一四）東流，長颺動野，斜

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爾德。聊副於心期。所以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道益五六城。寬減主憂。敢言其苦。」

嵩乃發使遺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一五）來，云：自元帥頭邊。獲一金合。不致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晨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搗叩門。非時請見。承嗣避出。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但絕倒。遂駐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賄賂。明日遣使齎帛三萬疋。名馬二百疋。他物稱是。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思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姻親。役當奉穀。後車來則揮鞭。前馬所登。紀綱僕（一六）爲外宅男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冑。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月內。河南河北。人使交至。

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而今欲安往。又方賴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世本男子。歷江湖間。讀神農藥書。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蟲瘡。某以芫花酒（一七）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三人。陰司見誅。降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至矣。況國家建極（一八）慶且無疆。此輩背逆天理。當發弔息。昨住魏郡。以示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列士謀安。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願。」

其前罪，還其本身。便當遁迹塵中，棲心物外。(一九)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還爾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駐，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客，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諸塵客冷朝陽(二〇)爲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別魂消(二一)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長流。』歌畢，嵩不勝悲紅線拜且泣，因爲醉離席，遂亡所在。

【題解】

本篇見太平廣記卷一九五，下注出甘澤謠。按唐徐浩文選：甘澤謠一卷，唐虞卿撰。又蘇公武鄭憲溫濟述：甘澤謠一卷，歐陽異事九章。咸通(公元八六〇—八七〇)中久雨風病所著，故曰甘澤謠。此文既出於甘澤謠中，故遂題爲虞卿作。明刊五朝小說及唐人說部乃均題爲楊巨源作，實不是據。

紅線傳，爲唐代最著名之劍俠小說。唐代所以產生此等小說，則多半爲當時之政治及社會背景所造成。陸谷溫云：『唐之中葉以後，藩鎮節度使非常跋扈，擁兵據而不奉天子之命，殆成獨立之勢，四各蓄死士以從事暗殺，所以所謂劍俠，遂得以擅行當時，於是關於劍俠的小說遂發生了。(見中國文學概論講話)』此爲劍俠發生之一原因。馮彭譯亦云：『到了唐的末葉，時勢日非，軍人亦益橫暴，各各割據一隅地方，不聽中央政府之命令。他們自己更各自爭戰，併吞，運糧，合縱，天下騷然，民間受苦至甚。於是，在無可奈何之中，有一班富於思想的文人們，便造作出種種劍俠的故事，聊以自慰。劍俠是自己站在千妥萬穩的立場上，而以技絕無敵的標技來踏暴安良，或爲人報仇雪恨的。爲了直捷抵抗的不可能，民間便自然的要

這作出些超人的劍俠們的故事，欲信實他價，以誇揚自己所選的。這正如張和國及紅槍會之產生於清末及我們的時代中的情形頗為相同，更有一點，也是以促進劍俠思想的傳播，那便是說時的佛教故事的大量的宣揚。在佛教故事裏，超自然的故事是太多了，撲空而去，憑空而返，乃是他們的常談。「上窮碧落下黃泉」，更是他們所喜講的。又道士團也在此時大顯神通，恣語着不可能的情境，這些都足以助長劍俠的故事的氣魄。」（見中國文學史）對於產生此種劍俠小說之背景，更作精詳之說明，是值得加以參證也。

【作者傳略】

【玄郊】（舊唐書作都，曲從新唐書）字之乾，唐書紀事作之顯，曲從唐書（張素表）涇州（山）人（源）唐書作源，源，曲從新唐書）生卒年均不詳。唐臨宗咸亨時為祠部郎中，曾與溫庭所撰咸亨（公元八六八）作傳奇文一卷，凡九則，皆記臨異之事。陳振孫《讀書錄》題：「咸亨戊子自序，以其春兩澤應，故有甘露成醴之語，以名其書。」汪辟疆《唐人小說》選釋其文辭之駭異，駭異之超奇，使之聯系於魏晉皇初赦之間，正未可疑其後也。

【抽演】

將本篇詳為研討，除發生之背景，如前述外，尚有數項不得不加以申述，藉以供閱者之參考。第一，唐代自安史之亂，亂平後，雖僑依猶存，中央政府之權力仍未能伸張，觀於高中所組合壽州、魏博、滑、三鎮文為朝廷，以消弭其相互噬奪之野心，此種極低劣之羈縻政策，竟出之堂堂之中央政府，其情狀亦大可憐憫，是後唐初政府之威權，愈見墮落，不久而遂即於

亡，此其端兆也。其二，田承嗣當爾拔精銳，欲肆其貪奪之時，彼何嘗有絲毫之悔，及至紅線夜入疑榻，姿合示警，於是魏、梁、陳、陸傾地，其前驅後逐之昏眩，篇中描寫亦至堪玩味。所謂不暇思人，豈非情極理窮，自身先實之自衛武力，似更較前要巧。其三，本文寫宋公紅線辭去時所述梁前世本男子一段，極個體可嗜如「陸司見魏，魏爲女子」，田其前驅，還其本身一筆語，其肯定男尊女卑之觀念，固不合現代之新潮流；且將彼一段至有意義之佚義行爲，亦無形淡損其價值，實至堪惋惜者也。本篇文字之最有精采處，爲獨、高、推、陳、水、東、流一段，寫景抒情，有不可言說之美。

梁、谷、溫在中國文學概論譯語中譯本爲「事實既有趣，文章又美觀，真是很成功的作品。」似有譽過其實之處。後人本此傳而作爲戲曲者，有明、梁、伯、亂之紅線記。

【注釋】

(一) 薛、慶 魏門人，以騎射習力著，孫、安、羅山亂，晚爲史朝義守相州。僕、固、愬、愬破勳，魏、溫、陸，代宗廣、德元年，任魏爲相、節、度、使，魏有治名。大曆中果、官、尚、書、右、僕、射，封平、陽、郡、王，卒。

(二) 背、衣 古以背衣爲賤者服，故孫、推、爲、背、衣。

(三) 阮、咸 樂、器、阮、琴之屬，相傳爲阮、咸、所、作，形如今之月琴，有長頸十三柱。獨、史、琴、典、謂：「阮、后、時，有人破古琴，得銀、器、似、彈、瑟，身正圓，人莫能辨。元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匠人以木爲之，其聲在瑟、琴、間、之、阮、咸。」

(四) 獨、鼓 樂、器，狀如漆、桶，下承以牙、牀，用州、杖、擊、之。

(五) 淮、德 唐、憲、宗、年、號，時有安、史、之、亂。

(六) 相、河 指、河、北、南、河、兩、道。河、北、道，今河、北、省、地。河、南、道，今廣、東、省、及、皖、蘇、北、部、地。

(七) 陸、溫 今河、北、道、德。

(八) 田、承、嗣 魏、人，爲安、史、部、下、將，後降。

柳氏傳

許堯佐

天寶中，昌黎韓翊（一）有詩名，性頗落拓，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翊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隳絕一時，喜談謔，善謳詠。李生居之別第，與翊爲宴歌之地。而館翊於其側。翊素知名，其所候問，皆當時之彦。柳氏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屬意焉。

李生素重翊，無所吝惜。後知其意，乃具膳請翊飲酒，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氏枕於韓君，可乎？」翊驚懷，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餼食久之，豈宜奪所愛乎？」李生請之，柳氏知其意，乃再拜，引衣接席，李生坐翊於客位，引滿極歡。李生又以資三十萬，佐翊之費。柳氏之色，柳氏慕翊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

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翊上第，屏居間歲。柳氏謂翊曰：「榮名及親，昔人所尚。豈宜濯滌之賤，稽采蘭之美乎？且用器資物，足以待君之來也。」翊於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食，嚮敷具以自給。

天寶末，盜犯二京，（二）士女奔駭。柳氏以隳獨異，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侯希逸自平盧節度歸，素藉翊名，請爲書記。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翊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續靈盛歎。

金(三)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氏、粹、金、鳴、咽、左、右、悽、惻、答、之、曰：「楊、柳、枝、芳、菲、節、所、俱、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

無何，有善將沙吒利者，初立功，竊知柳氏之色，劫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翺得從行。至京師，已失柳氏所止，歎想不已。

偶於龍首岡見蒼頭以破牛駕輜駟，(五)從兩女奴。翺偶隨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吒利，阻同車者，請詰且幸相待於道政里門。及期而往，以輕素結玉合，實以香膏，自車中授之曰：「當遂永訣，願實誠念。」乃回車，以手揮之，輕袖遙遙，香車轉瞬，目斷意迷，失於翹、塵、翺、大、不、勝、情。

會溫、情、諸、將、合、樂、酒、樓，使人請翺。翺強應之，然意色皆喪，音韻悽咽。有虞侯許俊者，以材力自負，撫劍言曰：「必有故，願一效用。」翺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緋，胡佩雙囊，從一騎，遙造沙吒利之第，候其出行里餘，乃被袂執轡，犯關排圍，急趨而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升堂，出翺、札、示、柳氏、挾、之、跨、鞍、馬、逸、塵、斷、袂、倏、忽、乃、至、引、襪、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歎，柳氏與翺執手涕泣，相與罷酒。

遷居地以和。後魯與齊會於柯以盟。深以七首劫齊桓公，遂歸宋三戰所亡地於魯。事見史記田敬仲世家。國語亦即卷王與田
王會於風池，意聞相如制，置靖事，見史記田敬仲世家。

無雙傳

薛 調

王仙客者，建中（一）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嬪姊及撫仙客尤至。

一日，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念之可知也，恨不見其婚室。無雙，麗穎，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爲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願，無以他事自撓。」其姊竟不痊。仙客誰喪，歸葬震邸。（二）服闋，（三）思念：「身世孤子如此，宜求婚妻，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於是飾裝抵京師。

時震爲尚書租庸使，（四）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既覩，置於學舍，弟子爲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齒。既見，無雙姿質明豔，若神仙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也。遂鬻囊裝，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於斷養，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以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獻，雕鏤犀玉，以爲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卽當踐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

適以親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摸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側之，心氣俱喪，遂且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不敢懈怠。

一日，袁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鑰却大門！鑰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五統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略歸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駄，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關，遠門，覓一深險店安下。我與汝舅母及無雙出啓夏門，遠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鎖，南望目斷，遂乘驄，乘燭，遠城至啓夏門，門亦鎖。守門者不一，持白棊，或立，或坐。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六）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載，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矣。」仙客失聲慟哭，却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叢，兵士皆持兵挺刃，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韉騎，驚走，歸襄陽，村居三年。

後知剋復京師，重整（七）海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彷徨之際，忽有一人

馬前拜，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八）寒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舅母安否？」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曰：「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糶爲業。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尙書受僞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九）矣。」仙客哀怨號絕，感動鄰里。謂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唯無雙所使婢探頰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逢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探頰，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逢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探頰。逢中深見相知，感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隣居。寒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悵悵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逢中，逢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一〇）齊運以仙客前街，爲富平縣（一一）尹，知長樂驛。

累月，忽報有中使押領內家（一二）三十人往園陵（一三）以備灑掃，宿長樂驛，駐車子十乘。下詔。仙客謂寒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焉，汝爲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寒鴻假爲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若具，無暫捨去，忽有所覩，卽疾報來。」寒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

但夜語噴譁而已。

至夜深，羣動皆息。塞鴻澹器構火，不敢竊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寫鴻，汝爭得我在。此耶郎，誰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合來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梅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得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渭橋。」（一四）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窺見，真無雙也。仙客悲感絕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閣子中梅下得書，送仙客。花彪五幅，皆無雙真跡，詞理哀切，敘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訣矣。

其書後云：「常見教便說富平縣古押衙（一五）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押衙，則居於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紺綵寶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秩滿，閒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端？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答效。」仙客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胸，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

得見，豈敢以遲晚爲限耶？」半歲無消息。

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書云：「茅山（一六）使者回，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啓使者，復云：「殺卻也，且吃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探頭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歸。」

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圍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塞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爲之奈何！」流涕歎歎，不能自已。是夕更深，聞叩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雙子（一七）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當活，微瀉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圈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舍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客蒼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卻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丸，昨令探厥假作中使，以無雙遺，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緡贖其尸，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昇靈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爲郎君亦自刻，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擔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二百匹。五更擊鑼便登，發姓名，浪迹以避禍。」言訖，舉刀。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戶蓋覆訖。未明

發歷四。獨下峽。(一八)寓居於潛宮。(一九)惜不聞京兆之耗，乃家歸襄鄆，別業與無雙借老矣，男女咸羣。

嗟！人生之契闊會合多矣，罕有若斯之比，常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後(二〇)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寃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後得歸故鄉，為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題解】

本篇見太平廣記卷四八六，注云：薛調撰。係敘寫王仙客與劉無雙之戀情，幾經挫折，終得古押衙之仗義，而獲遂結合之素願。惟事實離奇，古押衙之非替手段，殊覺堪伊所思。故前塵影事、靈山傳筆、靈驗四十一云：「王仙客……事大奇而多情，夏潤飾之過，或為有無是類不可知。」按小說中之題材，與歷史之敘述確鑿事實異，小說往往為虛構者居多，即固有一部分史實根據，亦僅為圖景起見，不能與歷史事實等類齊觀也。

【作者傳略】

薛調，河中寶鼎人，生於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八三〇），卒於懿宗咸通十三年（公元八七二）年四十三。美姿貌，人咸以「生菩薩」咸通十一年，以戶部員外郎，加駕部郎中，充翰林承旨學士，六年，加知制誥。郭妃悅其貌，謂懿宗曰：「唐馬益者，薛調乎？」頃之，調奉卒，世以為中仙。

【編演】

此條寫王仙客對無雙情愛之專一，與無雙雖在掖庭，形格勢禁，未能奮飛自申堪憐，然得下遞，得歸闈殿，芳心固已早屬王郎矣。古押衙感思圖報，設計使無雙脫出禁地，而成此良緣一節，大類蓬萊之於雙仲子，陰德之於唐段君，義勇之於又婿，皆向焉。且無雙其人，亦非子虛烏有之類，當時殆已極點傳，作者加以增飾，遂成此作。惜也。按《小觀》云：「流離漢漢，放浪載，有崔郊秀才者，富居於漢，上擅精文藝，而物產豐饒，亡何，其姑適，每有饑饉之災，其地饑饉，嗷彼貧律之饑，漢府之最也。始崔郊於運餉，餉受之，以類無雙，給錢四十萬，崔郊思不已，即強親唐，願一見焉，其地因奉食菜，崔郊家，崔郊立於柳陰，馬上運泣，誓若山河。崔郊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唐珠垂淚滿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詩聞於時，遂以歸崔郊。」無雙下原有注云：「即薛太厚之愛妾，至今關並觀之。」然則無雙不但實有，且當時已極點傳。蓋其時之前半，或與崔郊姑相類，固特設薛太尉家為禁中，以隱約其計。後半則頗有增飾，藉證事實矣。可知小說家所採取之材料，要亦略有所本，並非全屬虛構矣。

後元詩人吳詩頗曾賦劉無雙歌七言長句。明陸采曾擬以作河珠記傳奇（一名玉仙宮無雙傳）。明珠記源茶一劇，以吳傳委劉任之，頗不相稱。請字或為作源茶改本，使薛鎮珠頭當之，尚稱見源記。

【注釋】

- (一) 述中 唐憲宗年號。公元七八〇——七八三。
 (二) 驛邸 驛馬所駐之處，故城在今湖北襄陽縣。
 (三) 關西 事本傳昔曰關。故三年東夏兩期為關西。
 (四) 租庸使 相當於隋代之布政司（俗稱藩司），管理民財兩政。（當時關

尙書。(五)涇原兵士反。唐涇原節度使，治今甘肅涇州縣。當時涇原節度使李希烈反，詔發涇原等道兵討之。途中四

年冬十月，涇原節度使哈合官兵過京師，以營薄兵糧，事起倉卒，帝奔奉天。(六)朱太尉。即朱泚，時任太尉。哈合官軍既退，

天子出奔，哈合官急衆無主，不能持久，遂奉泚爲主，泚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尋更國號曰漢，改元天寶。(七)京師重盤

興元元年(公元七四八)夏六月，李晟克復京師，朱泚亡走，其將韓晏斬之以降。秋七月，車駕還長安，京師重盤。(八)蒼頭

僕人也。禮記注：「漢安侯薛彭蒼頭，以蒼巾爲飾，異於民也。」(九)掖庭。宮中勞舍也，後宮嬪妃所居之地，別於正宮

而官。(一〇)京兆尹李壽。京兆尹，爲管理京兆地方之長官。李壽，唐宗室，晉王暉之孫也。(一一)宮平縣。即今

陝西宮平縣。(一二)內家。謂宮人也。(一三)關陝。天子之壘塞也。(一四)渭橋。有中東西三渭橋，均在長安附

近。(一五)古押衙。古其姓，押衙，管領儀仗之官也。按古押衙事，後人有以此入詩者。如許彦周詩話引王晉卿詩云：「在

人已腐沙，既得義士今無古押衙。」(一六)茅山。即句曲山，在江蘇句容縣東南。漢茅盈與弟衷同來此，世號三茅君，因

以名出。(一七)婁子。婁，竹器，婁子，婁器之人。(一八)四圍下峽。舊蜀境有岷、滬、巴四大川，故稱四川。此將四圍，

恰即指上列四大川也。峽指蜀、唐、涇、西、陵三峽。(一九)諸宮。在今湖北江陵縣城內西北郭，春秋時楚之別宮也。(二〇)窟沒

窟沒，窟沒其所，有而沒收之也。古時官吏犯罪，并其家族而窟沒之。

崑崙奴傳

裴鉞

大歷（一）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宦，與蓋代之勳臣一品（二）者熟。生是年爲千牛（三）其父使往省一品疾。

生少年容貌如玉，性寡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韓慶（四）召生入室，生拜傅父命，一品折然愛慕，命坐與語。

時三妓人，隳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含桃（五）而舉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擊一甌與生食，生少年報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晒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閒暇，必須一相訪，無間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

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三掌者，（六）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送一品意。

返學院，神迷意奪，語誠容沮，恍然疑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誤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瑤芝雪鬢愁。』左右莫能究其意。

時家中有崑崙奴磨勒，頗諳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君解釋，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七)磨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返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來耶？」生大喜，不自勝，謂磨勒曰：「何計而能尋我營結？」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非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卽曹州孟海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兒今夕當爲郎君搗殺之。」遂宴犒以酒肉。

至三更，攜鐵椎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耳。」

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內，止第三門。

繡戶不扃，金缸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俟。翠環初墜，紅臉纔舒，玉恨無妍，珠愁轉盛。但吟詩曰：「深洞鴛鴦恨，阮郎一去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香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疑，鄰近聞然。生遂緩舉簾而入。良久，驗是生。姬蹙下榻執生手曰：「知郎煩惱，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

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

姬白生曰：「某家本富，居在朔方。主人擁施，逼爲姬僕。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錦華，心頗鬱結。縱玉筋，舉饌金盞，泛香雲屏，而每進綺羅，綉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爲脫狴牢。所願既申，雖死不悔。請爲僕錄，願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默然不語。

磨勒曰：「娘子既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

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裝妝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

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蹏。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扇鎖甚嚴，勢似飛騰，寂無形跡。此必依土而挈之，無更聲聞，徒爲患禍耳。」

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爲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之。生懼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驛使驗年，卽不能問是非。某須爲天下人除害。」

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去。高垣警若翹翎，疾同感華，撲

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

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戴自衛。如此周歲方止。

後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顏如舊耳。

【題解】

本篇載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四。唐裴駢著博奕三卷，是文即在其中。稱唐人撰晉作馮延巳撰，未知何說。此篇描寫劍俠之能爲人解脫困厄，使男女兩方得知願以償，情態活潑，筆亦瀟灑足以述之。固唐人小說中發秀之作焉。

【作者傳略】

裴駢字季生，卒年不詳。唐僖宗咸通中（公元八六七左右），爲靜邊軍節度使高駢家書記，知侍御史內供奉。僖宗乾符五年（八七八）以御史大夫爲成節度副使。題文翁石室詩曰：「文翁石室有儀形，庠序千秋揚絕聲。古柏尚留今日翠，高碑猶舊昔時青。人心未肯拋程線，弟子依然學聚螢。更歌花江無限水，爭流祇願到滄溟。」時高駢爲使，時亂矣，故駢詩有顧到滄溟之句，有微旨也。裴駢傳奇三卷，現太平廣記中尚存四篇外，全唐文八百五卷錄有駢文一篇。駢著述堪考見者，僅此耳。

【拙論】

歐陽中國文學史謂：「裴駢奴一作甚可注意，所謂裴駢奴，指我們的推測，或當是非尚的尼格羅人，以其來自極西，故以貶齒奴名之。」所代叙裴駢奴之事，於裴氏外，他尚有之，皆可證其實爲非洲黑人。這可見唐帝國內所含納的人種是極爲複雜。

雜的，又其與世界各地的交通，也是甚爲廣大的。此種推測，雖未必確確，但就小說中題材，而引起他方面之研究，亦自絕有意義。

至是爲文章之造詣，亦殊堪稱。縱各風中國文學概論語話中，稱其「文章極其艷麗，與會真記相伯仲」，「會真記多溫膩之柔情，文賦偏屬於新羅西瑟，白雲或微則兼其軒爽之豪氣。而文章簡潔勁健，與會真記之風格，又復不甚類似也。

本傳事實，明陳伯禮曾據此以撰紅裙雜劇，與紅裙女併稱雙紅裙。又唐謝蘇亦有風流奴雜記。

【注釋】

- (一)大歷 唐代宗年號。公元七六六——七七九。
(二)一品者 有人謂係指汾陽王郭子儀。
(三)千牛 禁衛之名。唐置左右千牛衛，有上將軍大將軍將軍等官，折衝有千牛備身掌執刀密衛侍從。
(四)騎殿 騎樓殿也。
(五)合桃 謂「蜜以合桃」即今櫻桃也。
(六)三聲者 當爲琴者三。
(七)隱語 隱其本事，而假他事出之，使人猜測方能得之，謂之隱語。
(八)阮郎 相傳劉晨阮肇於漢明帝永平中入天台山採藥遇二仙女於桃源洞，洞在浙江天台。西北阮郎即指阮肇。

傳奇小說集卷四

梅妃傳

佚名

梅妃姓江氏，莆田（一）人。父仲謫，世爲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二）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爲志。』父奇之，名曰采蘋。（三）

開元中，高力士使圖粵，妃笄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爲不及。

妃善屬文，自比謝女（四）。淡妝雅服，面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

性喜梅，所居園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尚顧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妃有蓮、藕、梨園、梅花、鳳笛、玻璃、剪刀、綺窗八賦。

是時承平歲久，海內無事，上於兄弟間極友愛（五）。日從燕間，必妃侍側。上命破橙往，賜諸王。至

漢邸，潛以足踏妃履，妃登時退閣。上命連宣，報言適履珠脫綬，綬竟當來。久之，上親往命妃，妃披衣迓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恃寵如此。

後上與妃鬪茶，頗諸王戲曰：「此梅精也。賜白玉笛，作鷲鴻舞，一座光輝。鬪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之戲，誤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烹飪鼎鼐，萬乘自有心法，賤妾何能較勝負也。」上大悅。

會太真楊氏入侍，寵愛日奪，上無疎意。而二人相嫉，避路而行。上方之英皇，議者謂廣狹不類，竊笑之。太真忌而智，妃性柔緩，亡以勝。後竟爲楊氏遷於上陽東宮。

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滅燭，密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敕哲愛，悲不自勝。繼而上失寤，侍御玳報曰：「妃子已扇開前，當奈何？」上披衣，抱妃，寢夾幃間。太真既至，問：「悔情安在？」上曰：「在東宮。」太真曰：「乞實。至今日，同浴溫泉。」上曰：「此女已放屏，無並往也。」太真語益堅。上顧左右，不答。太真大怒曰：「看核，狼藉御榻，下有婦人遺馬。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懽醉至於日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羣臣，妾止此，閣侯，怨同。」上愧甚，拽衾向屏，復疑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太真怒甚，徑歸私第。上頃覓妃所在，已爲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上怒斬之，遺馬并翠錫，命封賜妃。妃謂使者曰：「上

棄我之深乎？使曰：「上非棄妃，誠恐太真無情耳。」妃笑曰：「恐憐我，則動肥婢，豈非棄也？」

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撰司馬相如爲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真，且畏其勢，報曰：「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略曰：

玉鑑塵生，鳳窠香殄。偷蟬鬢之巧梳，開繡衣之輕線。苔寂寞於董宮，但凝思乎蘭殿。信漂落之梅花，隔長門而不見。況乃花心闕恨，柳眼弄愁。暖風習習，春鳥啾啾。樓上黃昏，今聽鳳吹而回首。碧雲日暮，對素月而凝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舊遊。長門深閉，嗟青黛之信修。憶昔太液清波，水光滂浮。笙歌賞燕，陪從宸旒。奏舞鸞之妙曲，乘鸞鶴之仙舟。君情繾綣，深致綢繆。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無休。奈何嫉色庸庸，妒氣沖沖。奪我之愛，幸斥我乎幽宮。思宿歡之莫得，想夢著乎朦朧。度花朝與月夕，羞憚對乎春風。欲相如之奏賦，奈世才之不工。屬愁吟之未盡，已響動乎疎鐘。空長嘆而掩袂，踟躕步於樓東。

太真聞之，訴明皇曰：「江妃庸賤，以虛詞（九）言言怨望，願賜死。」上默然。

會曠表使歸，妃問左右：「何處驛使來，非梅使耶？」對曰：「庶邦貢楊妃荔實使來。」妃悲咽泣下。上在花萼樓，會夷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爲我進御前也。」詩曰：

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綰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上竄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始此也。

後祿山犯闕，上西幸，太真死及東歸，尋妃所在，不可得。上悲，謂兵火之後，流落他處，詔有得之，官三秩，錢百萬。搜訪不知所在。上又命方士飛神御氣，潛經天地，亦不可得。有宦者進其囊函，上言似甚，但不活耳。題詩於上曰：

憶昔嬾妃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真。霜縈避似當時態，爭奈嬌波不顧人。

讀之泣下。命模像刊石。後上暑月晝寢，男嬖見妃隔竹間泣，含涕障袂，如花朦霧露狀，妃曰：『昔陛下蒙慶，（一一）妾死亂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東梅株旁。』上駭然流汗而寤，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不獲。上益不樂。忽悟溫泉池側有梅十餘株，豈在是乎？上自命駕令發視，總數株，得屍，裹以錦綉，盛以酒槽，附土三尺許。上大恸，左右莫能仰視。視其所傷，脊下有刀痕。上自製文諱之，以妃禮易葬焉！

【題解】

本篇出錢鄧三十八，亦見於顧元履文房小說，取以相校，說實所錄頗較長。二本皆不言撰作者姓名，唐人說管取之題唐隱鄧仲，蓋為別人所妄增。曾遜評述小說有云：『梅妃傳：後有每名氏數，言一得於萬卷宋隱度家，大中（按即大中祥符，宋

【熙宗年號】二年七月所書。又云「愷少與予得之。」案宋遼度好詭書，人自爲「朱萬卷」字，稱「小萬卷」。由罔入宋，以爲衡州錢寧參軍，累仕至水部郎中，愷（按亦宋真宗年號）四年卒，年八十三。宋史（四三九）文苑有傳。少臨周虞夢得之字，夢得爲昭聖（按爲宋哲宗年號）四年進士，愷宗時終於知州，是南宋宋間人，年代迥不相及，何從同得宋遼度家書。蓋井跋亦偽，非真臨石林者之所作也。一韻文爲宋人所作，則延疑矣。應紀實無其人，蓋作者見當時國畫有把梅美人號海紀者，泛言唐明皇時人，因造此傳，故事雖爲子虛烏有一流，但情趣尚佳焉。

【續演】

以良俱傳與本篇相駁，顯見前者遺都之情緒，悲壯之精神，已不復存存之益者，時代遷變，文學之旨迥與外形亦隨之而有變易，此固極自然之審。唐宋傳奇小說之差異，於此可略觀其端倪。惟本篇敘理明略，描寫技術亦殊不弱。如敘蓮兩妃嬪如一節，海紀之澄，海紀之和柔，各具不同之個性，筆能宛曲，視託出之而無遺隱，可作證明。

【注釋】

（一）隋置，故城在今關東邯州臨東南。（二）二節，詩經中之閨風召南，閨風第一章，閨風，詩序曰指徐后紀之德，所我，與徐后紀後來之身分相合。（三）采蘋，詩經召南中之一章，詩序謂「大夫妻能備法度也。」（四）歸女，係指車晉之閨風歸，歸風有才，歸，歸，爲閨安之姪女，王誕之之妻。（五）兄弟女愛，唐玄宗兄弟極女愛，曾於宮中西偏蓮花亭，相輝之相，當時時登之，閨籍王作樂，必必召升樓。（六）英皇，閨風女英，舞之二妃。（七）小黃門，宦者之稱。後漢黃門

令中黃門請官，皆宦者任之，世因稱宦者爲黃門。(八)長門宮，漢武陳皇后失寵，退居長門宮，愁悶悲怨，乃厭賦兩馬相
如，今作長門賦，會見面俗之，復特親幸。(九)度詞，匿語也。(一〇)嫫波，波曰秋波，指女子之目，猶如秋水，嫫波，女子嬌
美之艷色。(一一)深塵，天子出走曰蒙塵，謂蒙受風塵也。

李師師外傳

佚名

李師師者，汴京東二廂永慶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寅妻既產女而卒。寅以菽漿代乳乳之，得不死。

在襁褓。(一)未嘗啼，汴俗，凡男女生，父母愛之，必爲捨身佛寺。寅憐其女，乃爲捨身寶光寺。

女時方知孩笑。一老僧目之，曰：「此何地，爾乃來耶？」女至是，忽啼。僧爲摩其頂，啼乃止。寅竊喜，曰：「是女真佛弟子。」爲佛弟子者，俗呼爲師。故名之曰師師。

師師方四歲，寅犯罪繫獄死，師師無所歸，有倡籍李姥者收養之。比長，色藝絕倫，遂名冠諸坊曲。徽宗皇帝卽位，好事奢華，而蔡京、章惇、王黼(二)之徒，遂假紹述爲名，勸帝復行青苗諸法。長安中，粉飾爲饒樂氣象，市肆酒稅，日計萬緡，金玉綵帛，充溢府庫。於是黷貫，朱勳(三)輩，復導以聲色狗馬，宮室苑囿之樂，凡海內奇石異石，搜采殆徧。樂器宮於汴城之北，名曰艮謀。帝般樂其中，久而厭之。更思微行爲狎邪遊。

內狎班，張迪者，帝所親幸之寺人也。末宮(四)時，爲長安狎客，往來諸坊曲，故與李姥善。爲帝言

隨西(五)氏色藝雙絕。帝心隨焉。竊曰。命迪出內府紫茸二匹。霞氈二端。瑟瑟珠二顆。白金二十錠。詔大賈趙乙。願過唐一節。姥利金幣。喜諾。

暮夜。帝易服。雜內寺四十餘人中。出東華門二里許。至鎮安坊。——鎮安坊者。李姥所居之里也。帝燈止餘人。獨與迪翔步而入。堂戶卑庳。姥迎出。分庭抗禮。慰問周至。進以時果數種。中有香雪藕。水晶顏婆。而鮮蚶大如卵。皆大官所未供者。帝爲各嘗一枚。姥復款洽良久。獨未見師。師出拜。帝延佇以待。

時迪已辭退。姥乃引帝至一小軒。莠几。臨窗。繡細(心)數帙。窗外新篁。參差弄影。帝愜然兀坐。意興閒適。獨未見師。師出侍。

少頃。姥引帝至後堂。陳列鹿炙雞醢。魚膾羊臠等肴。飯以香子稻米。帝每進一餐。姥侍傍。款語多時。而師終未出見。

帝方疑異。而姥忽復請浴。帝辭之。姥至帝前耳語曰。見性好潔。勿怪。帝不得已。隨姥至一小樓下溷室中。

浴竟。姥復引帝坐後堂。肴核水陸。盃盤新潔。勸帝歡飲。而師終未一見。

良久，姥纔執獨引帝至房。帝舉帷而入，一燈熒飛，而絕無師在。帝益異之，爲倚徙几榻間。

又良久，見姥擁一姬，珊珊而來，淡妝不施，脂粉衣絹素，無黠服。新浴方罷，綉鞋如水芙蓉，見帝意似不屑，貌殊倨，不爲禮。姥與帝耳語曰：「兒性頗悞，勿怪。」帝於燈下凝睇物色之，幽恣適韻，閃爍驚眸。問其年，不答。後強之，乃遷坐於他所。姥復附帝耳曰：「兒性好靜，坐唐突，弗罪。」遂爲下幃而出。

師師乃起解玄絹褐襖，衣輕縞，掩右袂，拔壁間琴，隱几（七）端坐，而鼓平沙落雁之曲。輕擡慢撥，流韻淡遠，帝不覺爲之傾耳，遂忘倦。此曲三終，雜唱矣。帝竚被推出，姥聞亦起，爲進杏酥飲，棗糕餅餌諸點。帝飲杏酥杯許，旋起去。內侍從行者，皆潛候於外，卽擁衛還宮。時大觀三年八月十七日事也。

姥私語師師向：「趙人禮意不薄，汝何落落乃爾？」師師怒曰：「彼賈奴耳，我何爲者！」姥笑曰：「兒強項，（八）可令御史裏行。」

已而長安人言籍籍，皆知忽幸隨西氏。姥聞大恐，日夕惟涕泣，泣語師師曰：「洵是夷吾族矣。」師師曰：「無恐。上肯顧我，豈忍殺我。且時昔之夜，幸不見逼，上意必憐我，惟是我所竊自悼者，實命不猶，流落下賤，使不潔之名，上累至尊，此則死有餘辜耳。若夫天威震怒，橫被誅戮，事起伏遊，上所深諱，必不至此，可無慮也。」

時宮中已盛傳其事，鄭后聞而諫曰：「妓流下賤，不宜上接聖躬，且暮夜微行，亦恐事生，臣測願陛下自愛！」帝領之。閱歲者再，不復出。然通問賞賜，未嘗絕也。

宣和二年，帝復幸隨西氏，見懸所賜畫於醉杏樓，觀玩久之。忽回顧見師師，戲語曰：「畫中人，乃呼之竟出耶？」即日賜師師群宴，金鈿，映月珠環，舞鸞青鏡，金虬香鼎。次日，又賜師師踏風履，李廷珪墨，玉管宣毫筆，刻縹綾紋紙，又賜李姥錢百千緡。

迪私言於上曰：「帝幸隨西，必易服夜行，故不能常繼。今良謀離宮東偏，有官地袤延二三里，直接鎮安坊。若於此處爲潛道，帝駕往還殊便。帝曰：「汝圖之。」於是迪等疏言：「離宮宿衛人，向多露處。臣等願捐貲若干，於官地營室數百楹，廣築圍牆，以便宿衛。」帝可其奏。於是羽林、巡軍等，布列至鎮安坊止，而行人爲之屏迹矣。

四年三月，帝始從潛道幸隨西，賜寶麟雙陸（九）等具，又賜片玉棋盤，碧白二色玉棋子，畫院宮扇，九折五花之箴，麟文薜葉之席，湘竹綺麗，五綵珊瑚鈎。是日帝與師師雙陸不勝，圍棋又不勝，賜白金二千兩。嗣後師師生辰，又賜珠鈿金條脫各二事，玳瑁一鏡，蠶錦數端，費毛綉翠羽緞百匹，白金千兩。後又以滅遠慶賀，大賚州郡，加恩官府。乃賜師師紫綉相幕，五綵流蘇，冰蠶神錦被，御麝錦褥，鍍金

千兩；良醴則有桂露流霞香蜜等名。又賜李姥大府錢萬緡。計前後賜金銀錢絹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萬。

帝嘗於宮中集宮眷等讌坐。韋妃私問曰：「何物李家兒，陛下悅之如此？」帝曰：「無他，但令爾等百人，改醜裝，服玄素，令此娃雜處其中，邈然自別。其一種幽姿逸韻，要在色容之外耳。」

無何，帝禪位，自號爲道君教主，退處太乙宮，佚遊之興，於是衰矣。

師師語姥曰：「吾母子嬉嬉不知禍之將及。」姥曰：「然則奈何？」師師曰：「汝第勿與知，唯我所欲。」

是時金人方啓邊，河北告急。師師乃集前後所賜金錢，呈陸開封尹，願入官助河北餉。復賂迪等，代請於上皇，願棄家爲女，冠上皇許之，賜北郭慈雲觀居之。

未幾，金人破汴，主帥閻嬭索師師云：「金主知其名，必欲生得。乃窰累日不得，擬邦昌等爲蹤迹之，以獻金營。師師罵曰：「吾以賤妓蒙皇帝幸，一死無他志。若輩高爵厚祿，朝廷何負於汝，乃事事爲斬滅宗社計。今又北面事魏虜，冀得一當爲皇身之地。吾豈作若輩蓋雁贅耶？」乃脫金簪，自刺其喉，不死，折而吞之，乃死。

道君帝在五國城，知師師死狀，猶不自禁其涕泣之汎潤也。

論曰：李師師以娼妓下流，猥蒙異數，所謂處非其據矣，然觀其晚節，烈烈有俠士風，不可謂非庸中佼佼（○）者也。道君奢侈無度，卒召北轅之禍，宜哉。

【題解】

本篇出味真秘室叢書。讀香齋求記云：「吳郡段勳，勳弟慈，慈有李師師小傳，故嘗曾言金勝之而不獲者，聞邑中庶氏有此書，念銀錢一帛，文殊雅潔，不類小說家言。師師不第色藝冠當時，觀其後倜傥平生一節，饒有烈丈夫概，亦不啻陷身艱險，不得與陳思斷臂之德，爭踵形也。」本篇爲南宋人作，作者姓氏無可稽考。宋徽宗與李師師故事，爲當時民間所盛傳，本譜中亦曾叙及師師事。

【補演】

宋徽宗具有極高之藝術天才，詩文書畫以及長短句，無一不絕造精微，惟習於政治，昧於知人，知蔡京蔡攸等奸邪之小人，均擢登高位，委持國鈞，其結果自不可問。且性好奢侈，窮極土木，復嗜治遊，累作微行。本篇所記，殆非極其虛造者。閱讀時應着意於此國家政體治亂之相覆，而求其解答，則此文作意所在，自可思過其中矣。

陳鵬舉撰耳集云：「道君（按即徽宗）幸李師師家，偶聞郭彥先在焉，知道君手迹墮於床下。道君自抽新篋一頭云：「江」行初進來。」遂與師師語，郭彥聽聞之，露指成少年遊云：「剪刀知水，吳國降學，鐵手被新篋。」復云：「城上已三更，馬」

當遣，不知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師師因戲曲調。道君問誰作？李師師奏云：「周邦彥調。」道君大怒，至朝宣諭蔡京云：「周邦彥有惡視，周邦彥者，問誰不登，如何京尹不察發來？」蔡京問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問，將得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旨諭之。京尹云：「周邦彥誰領增派？」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緊急展跪，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李師師，問其家，知意問監役。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為喜，既看不過，良久至更初，李始歸，怒眉淚眼，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爾佳那裏去？」李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問否？」李奏有：「周、王、周，今柳、陸、武者是也。」道君云：「唱一個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敬、曲、為、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為大晟樂正，後其至大晟樂辨府待制。……當時李師師家有二郭彥，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為道君知客，士美因而為宰相，吓、君、臣、過、合、於、相、位、下、時、之、家，因之安危治亂，可想而知矣。亡錢此，藉蔡、京、宗、治、避之為事實，或亦詞、壇、官、有、足、味、之、掌、故、也。

【注釋】

(一) 國、辭、吳、免、所、護、之、衣、殺。
 (二) 蔡、京、章、惇、汪、植。蔡、京、仙、遊、人、字、元、長、歷、慶、進、士、紹、聖、初、樞、戶、部、尚、書、助、章、惇、定、風、役。
注、敬、宗、時、因、萬、其、以、逢、累、遷、左、僕、中、委、侍、恩、章、惇、補、城、人、字、子、厚、性、豪、獨、善、屬、書。王、安、石、悅、其、才、用、為、樞、樞、三、司、條、例、官。
哲、宗、初、知、樞、密、院、事。劉、摯、獻、獻、文、章、聖、之、器、知、汝、州、高、太、后、崩、起、為、左、僕、射、引、其、黨、蔡、下、蔡、京、等、莫、復、醜、體、之、政、力、辨、元、祐、萬。
人、王、植、字、時、明、多、智、善、後、蔡、京、復、相、與、有、力、京、德、之、除、左、諫、諫、大夫、伏、宗、即、位、致、死。
 (三) 蔡、京、朱、勳。蔡、京、開、封、人、字、庭。

精，性巧，給事宮掖，善得人主微旨。徽宗時，以供奉官主金局，察京進用，實引之。旌以平方顯功，蓋大節，轉廣德郡王。金兵南侵，其以河北宣撫奔入都，蓋頗宜英州，未至，留數其十大罪，送之朱勳，隋安人。留事慶原，掘至助，徽宗意花石，勳計置博集，甫珍異以進，號為花石綱，至為擾民。蔡聲流取，流蓬州，郡者二十年。（四）宮 古五刑之一，男子去勢也。（五）關西 李氏族為關西，故以關西稱李氏。（六）標指 卽謀族，關族之謂也。古人亦稱指以鼻爲之，色或黃，或青白，故卽以之稱也。（七）陸几 蜀几也。（八）總項 卽直不屈之意。後漢書：「廣宜爲洛陽令，殺湖陽公主蒼頭，先貳使小黃門持笏，使謝主，宜用手搯地，不肯俯，帝敕曰：『總項令出。』」（九）通關 卽關，行關進酒之法。樂府，古博具之一稱，今不傳。（一〇）夜夜 美好貌。後漢書：「廂所謂鐵中錦，廂中夜夜矣。」

綠珠傳

樂史

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一）人也。州則南昌郡，古越地，秦象郡，漢合浦縣地。唐武德（二）初，削平蕭統（三）於此置南州，尋改爲白州，取白江爲名。州境有博白山，博白江，盤龍洞，房山，雙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綠珠生雙角山下，美而黠。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爲珠娘，生男爲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

晉石崇爲交趾采訪使，以真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澗（四）澗中有金水，自太白源來。崇卽川阜園館（五）綠珠能吹笛，又善舞。明君（明君，昭君也）避晉文帝諱，改昭爲明）——明君者，漢妃也。漢元帝時，匈奴單于入朝，昭王嬪配之，卽昭君也。及將去，入辭，光彩射人，天子悔焉，重難改更，漢人憐其遠嫁，爲作此歌。——崇以此曲教之，而自製新歌曰：「我本良家子，將適單于庭。辭別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流淚別，轎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涕泣當珠纒。行行日已遠，遙造匈奴城。延佇於穹廡（六）加我閨（於運切）氏（音支）（七）名殊類（八）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陵辱，對之漸且驚。殺身良不易，黔黔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

立以屏營。(九)昔爲匣中玉，今爲囊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崇又製懷惱曲以贈綠珠。

崇之美豔者千餘人，擇數十人，妝飾一等，使忽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爲倒龍佩，紫金爲鳳凰釵，結袖纒襪而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似聲，視釵色，佩聲，輕者居前，釵色，隨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

趙王倫(一〇)亂常，賊類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出侍婢數百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而披羅縠。曰：「任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矣。然受命指索綠珠，不知孰是。」崇勃然曰：「吾所愛，不可得也。」秀因是譖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崇因止之，於是墜樓而死。崇棄東布。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樓在步庚里，近伏泉。伏泉在正城之東。

綠珠有弟子宋緯，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中。

今白州有一派水，自雙角山出，合容州江，呼爲綠珠江。亦猶歸州(一一)有昭君灘，昭君村(一二)昭君堤。吳有西施谷，脂粉塘，蓋取美人出處爲名。

又有綠珠井，在雙角山下。耆老傳云：「汲此井飲者，醜女必多美麗。里間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

時，因以巨石鎮之。爾後雖有產女端妍者，而七竅四肢多不完具。異哉！山水之使然。昭君村生女皆尖破其面，故白居易詩曰：「不取往者戒，恐貽來者冤。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瘰癧。」又以不完具而惜焉。

牛僧孺 周秦行記（三）云：「夜宿薄太后廟，見戚夫人、王嬙、太真、潘淑妃，各賦詩言志。別有善笛女子，短髮窄衫，具帶，貌甚美，與潘氏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謂曰：「識此否？石崇綠珠也。潘妃養作妹。」太后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拜謝，作曰：「此日人非昔日，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銅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日誰人與伴？」綠珠曰：「石崇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然事雖醜，聊以解頤。

噫！石崇之敗，雖自綠珠始，亦其來有漸矣。崇嘗刺荊州，劫奪遠使，沈殺客商，（四）以致巨富。又遣王愷、鳩鳥，（一五）共爲毒藥之事。有此陰謀，加以每邀客宴集，令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者，使黃門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訪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沈醉。至大將軍，故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君子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崇心不義，舉動殺人，烏得無報也。非綠珠無以速石崇之誅，非石崇無以顯綠珠之名。

綠珠之墜樓，侍兒之有貞節者也。比之於古，則有六出。六出者，王進賢侍兒也。進賢，晉愍太子妃洛陽亂，石勒（一六）掠進賢渡孟津，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胡羌小子，敢干我乎！」言畢投河。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

又有竊娘者，武周時喬知之（一七）寵婢也。盛有姿色，特善歌舞。知之教讀書，善屬文，深所受幸。時武承嗣（一八）驕貴，內宴酒酣，追知之將金玉賭竊娘。知之不勝，便使人就家強載以歸。知之怨悔，作綠珠篇以銘其怨。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無復比，此時可愛得人情。若家閨閣未曾難，客持歌舞使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駭殺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面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知之私屬承嗣家閨奴傳詩於竊娘。竊娘得詩悲泣，投井而死。承嗣令汲出，於衣中得詩，鞭殺閨奴。諷史羅織知之，以至殺焉。

悲夫，二子以愛姬示人，報喪身之禍。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其此之謂乎。

其後詩人頌歌舞妓者，皆以綠珠爲名。庾肩吾（一九）曰：「闈堂上客至，綺席清絃撫。自作明君辭，遐教綠珠舞。」李元操云：「綠樹搖歌扇，金谷舞筵開。羅袖拂歸客，留歡醉玉杯。」江總云：「綠珠

含淚舞，孫秀強相邀。綠珠之沒已數百年矣，詩人尚詠之不已，其故何哉？蓋一婢子，不知書，而能感主恩，憤不顧身，其志烈，懷誠足，使後人仰慕歌詠也。至有享厚祿，登高位，亡仁義之性，懷反覆之情，暮四朝三，惟利是務，節操反不若一婦人，豈不憤哉！今爲此傳，非徒述美，竇禍源，且欲懲戒，辜恩負義之類也。

季倫死後十日，趙王倫敗。左衛將軍趙泉斬孫秀於中書，軍士趙駿剖秀心食之，倫囚金墮，賜金屑酒。倫慚，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也。』飲金屑而卒，皆夷家族。南陽生曰：此乃假天之報怨，不然，何烏夷之立見乎！

【題解】

本篇見魏興秘室。記一姓妾因感主恩，而爲不顧身，質糧自殺事。此傳冒趙所在，篇末「非徒述美，竇禍源，且欲懲戒，辜恩負義之類」此語，已可隱指無遺。晉書謂「首率釋史成文，悉以夷地志語，篇末差撼，亦如唐人，而增其嚴冷，則宋人之稗言如是也。」

【作者傳略】

樂史字子正，臨川宜黃人。生於後唐明宗長興元年（公元九三〇），卒於宋咸平景德四年（一〇〇七）。自南唐入宋爲著

桓威郡王，奉改封於趙，初何關中，利貧矣，中，氏至反叛，徵選京師，與盛人孫秀清董書太子，培留殷買后爲庶人，幽聖帝於金墉，卽卽帝位。齊王閔等起兵討倫，秀，盛帝復位，孫倫死。

(一) 歸州

卽今湖北荊歸縣。

(二) 昭君村

在今湖北

興山縣。杜詩：「翠山萬仞赴荆門，生長昭君村有村。」

(三) 泗漆行部

梁泗漆行部，太子濟部及顯氏文房，魏皆題中

附諱，實則爲李顯啓客，欲復振以魏顯啓帝，魏見宋顯道買氏魏，及陳振孫顯顯顯顯。

(四) 沈毅客崗

晉書

本傳：「在泗州劫運使商客，致宮不實。」

(一五) 王愷爲鳥

晉書本傳：「盛在南中，魏爲鳥，魏以與後將軍王愷，魏劍爲

鳥不得過江，爲司隸校尉傅陔所糾，魏原之，魏爲於都街。

(一六) 石勒

本傳稱，初從劉，晉太興中，魏前道魏王，魏殺劉

曜稱帝，國後前，魏有鄧，并，幽，司，隴，廣，陰，秦十州之地，在五胡十六國中爲最強，在位六年。(三三八——三三三)。

(一七) 高知之 唐高知人，有俊才，武后時，魏除右補闕，潘左司郎中。(一八) 武承嗣 武后時，官至左相。中宗崩，武承嗣

自謂欲國及己，武氏嘗有天下，即臨后革命，去先後，立宗廟，使人上帝請立己爲皇太子，不得志，侯快死。(一九) 唐尉遲

新野人，晉開文帝時，爲度支尚書。吳景帝會魏，勝得尉查，將殺之，以能得尉免，開道弄江陵，唐江州刺史，封武康縣公卒。

譚意歌傳

秦 醇

譚意歌小字英奴，隨親生於英州。(一)喪親，流落長沙，今潭州也。年八歲，母又死，寄養小工張文家。文造竹器自給。

一日，官妓丁婉卿過之，私念苟得之，必豐吾屋。乃召文飲，不言而去。異日復以財帛贖文，道頗稠盛。文告婉卿曰：「文處市賤工，深荷厚意。家貧，無以爲報。不識子欲何圖也？子必有告，幸請言之。願盡愚圖報，少答厚意。」婉卿曰：「吾久不言，深恐激君子之怒。今君懇言，吾方敢發。竊知意哥非君之子。吾愛其容色，子能以此售我，不惟今日重爾子，異日亦獲厚利，無使其居子家，徒受寒飢。子意若何？」文曰：「文揣知君意久矣，方欲先白。如是，敢不從命。」是時意方十歲，知文與婉卿之意，怒詰文曰：「我非君之子，安忍棄於娼家乎？子能嫁我，雖貧賤家，所願也。」文竟以意歸婉卿。

過門，意哥大號泣曰：「我孤苦一身，流落萬里，勢力微弱，年齒幼小，無人憐救，不得從良人。」聞者莫不嗟憐。婉卿日以百計誘之，以珠翠飾其首，輕綉披其體，甘鮮足其口，既久益勤，若慈母之待嬰兒。辰夕浸沒，則心自愛奪，情由利遷。意哥忘其初志，未及笄，爲擇佳配。肌清骨秀，髮紺眸長，黃手(二)

織機，宮廳，綉，(三)獨步於一時。車馬，駢溢，門館如市。加之性明敏，慧解音律，尤工詩。年少年少，金買笑，春風催恐，居後，郡官宴聚，控騎迎之。

時運使周公權府會客，意先至府，醫博士及有故至府，升廳拜公。及美髯可愛，公因笑曰：「有句，子能對乎？」及曰：「願聞之。」公曰：「醫士拜時鬚拂地。」及未暇對答，意從旁曰：「願代博士對。」公曰：「可。」意曰：「郡侯宴處暮侵天。」公大喜。

意疾既愈，庭見府官，多自稱詩酒于刺。蔣田見其言，頗笑之。因令其對句，指其面曰：「冬瓜霜後須添粉。」意乃執其公裳袂，對曰：「木葉秋來也著緋。」公且慚且喜，衆口噙然稱賞。

魏陳議之鎮長沙，遊岳麓(四)時，意隨軒。公知意能詩，呼意曰：「子可對我句否？」公曰：「朱衣吏，引登青障。」意對曰：「紅袖人，扶下白雲。」公喜，因爲之立名文婉，字才絕。意再拜曰：「某微品也。而公爲之名字，榮耀萬金之賜。」

劉相之鎮長沙，云一日登碧湘門納涼，幕官從焉。公呼意對。意曰：「某賤品也，安敢敵公之才。公有命，不敢拒。」爾時，迤邐望江外湘浦間，竹屋茅舍，有漁者携雙魚入修巷。公相曰：「雙魚入深巷。」意對曰：「尺素寄誰家。」公喜，贊美久之。

他日，又從公野遊，岳麓，膝抱黃岡，望山亭吟詩，坐客畢和。意爲詩以獻曰：「真仙去後已千載，此
梯危亭四壁懸。靈跡幾迷三島路，凭高空想五雲車。清猿啼月千巖曉，古木吟風一徑斜。鶴駕何時還
故里，江城處少舊人家。」公見詩愈驚歎，坐客傳觀，莫不心服。公曰：「此詩之妖也。」公問所從來，意
可，以實對。公愴然憫之，意乃告曰：「意入籍隸，使迎候之列有年矣，不敢告勞。今幸遇公，倘得脫籍爲
良人箕帚之役，雖死必謝。」公許其脫。異日，詣投牒，公諾其請。

意乃求良匹，久而未遇。會汝州民張正字爲潭茶官，意一見謂人曰：「吾得婿矣。」人詢之意曰：
「彼風調才學，皆中吾意。」張聞之，亦有意。一日，限約意會於江亭。于時亭高風佳，江空月明，陡欲垂
絲，清風射牖，疎簾透月，銀鴨噴香，玉枕相迎，綉衾低覆，密語調笑，春心飛絮，如仙葩之並蒂，若雙魚之
同泉，相得之歡，雖死未已。翌日，意盡挈其裝囊歸張。有惜者贈之以詩曰：「才識相逢方得意，風流相
遇事尤佳。牡丹移入仙都去，從此湘東無好花。」

後二年，張調官，復來見意，乃流行，餞之郊外。張登途，意把臂囑曰：「子本名家，我乃娼類，以賤偶
貴，誠非佳婚。況室無主祭之婦，堂有垂白之親，今之分袂，決無後期。」張曰：「盟誓之言，皎如日月，苟
或背此，神明非欺。」意曰：「我腹有君之息數月矣。此君之體也，君宜念之。」相與極極，乃捨去。

意閉戶不出，雖比屋莫見意面。既久，意爲書與張云：

「陰老春回，坐移歲月。羽伏鱗潛，音問兩絕。首春氣候寒熱，切宜保重。適旅都筮，所見甚多。但幽遠之人，搖心左右，企望回輻，度日如歲。因成小詩，茲寄所思。在外千萬珍重。」

其詩曰：「瀟湘江上探春回，消盡寒冰落盡梅。願得兒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歸來。」

隱歲，張尙未回，亦不聞張娶妻。意復有書曰：

「相別入此新歲，湘東地煖，得春尤多。溪梅墮玉，橙杏吐紅，舊燕初歸。煖益已晴，對物如舊，感事自傷。或勉爲笑語，不覺淚零。數月來頗不喜食，似病非病，不能自愈。孺子無恙（意子年二歲），無煩流念。向管面告，固非自欺。君不能遠親之言，又不能廢己之好，仰結高掇，其無口焉。或俯就微下，曲爲始終，百歲之恩，沒齒何報。雖亡若存，糜頂至足，猶不足答君意。反覆其心，雖禿十兔毫，罄三江楮，亦不能口茲稠疊，上挽君聽。執筆不覺墮淚，几視中鬱鬱之意，不能自己。千萬對時善育，無或以此爲至念也。短唱二闕，固非君子齒牙間可吟，盡欲摭情耳。」

曲名極相思令一首：

「湘東最是得春先，和氣煖如綿。清明過了，殘花巷陌，猶見鞦韆。對景感時情緒亂。這密意，翠

羽空傳。風前月下，花時永盡，灑淚何言。」

又作長相思令一首：

「荇蕪初歸，梨花滿院，迤邐天氣融和。新晴巷陌，是處輕車騎馬，視飲笙歌。舊賞人非，對佳時，一向樂少愁多。遠意沉沉，幽閑獨自翠蛾。正消黯無言，自殘凭高遠意，空寄煙波。從來美事，因甚天教兩處多磨。開懷強笑，向新來寬却衣羅。似恁地人懷憔悴，甘心總爲伊呵。」

張得意書辭，情慘久不快，亦私以意書示其所親，有情者莫不嗟歎。張內逼慈親之教，外爲物議之非，更荏月，親已約孫貴殿丞女爲姻，定問已行，媒妁素定，促其吉期，不日佳赴。張回腸危結，成淚自零。好天美景，對樂成悲，凭高悵望，默然自己，終不敢爲記報。意踰歲，意方知爲書云：

意之鄙陋，自知甚明。事由君子，安敢深扣。一入閨幃，克勤婦道，晨昏恭順，豈敢告勞。自執箕帚，三改歲口，苟有未至，固當垂誨。避此見棄，致我失閱。求之人情，似傷薄惡；按之天理，亦所不容。業已許君，不可貽咎。有義則企，常風服於前書，無故見離，深自傷於微弱。盟願可欺，則不復道。稚子今已三歲，方能移步。期於成人，此猶可待。妾囊中尙有數百緡，當售附郭之田畝，日與老農耕耨，別穰，以滷復甍，豈非灌園教其子。知詩書之訓，禮義之重，願其有成，終身休庇。妾之此身，如此而已。其他清

風館宇。明月亭軒，賞心樂事，不致如心久矣。今有此言，君固未信，俟在他日，乃知所憾。燕爾方初，君子之多喜，拔葵在地，徒向日之有心。自茲棄廢，莫形。凭高思入白雲，魂遊天末。幽懷蘊積，不能窮極。得官何地，因風寄聲。固無他意，貴知動止。飲泣爲書，意緒無極，千萬自愛。

張得意書，日夕歎恨。後三年，張之妻孫氏謝世，湖外莫適膏耗。會有客自長沙替歸，遇於南省書理間。張詢客意，既行沒。客撫掌大罵曰：「張生乃木人石心也，使有情者見之，罪不容誅。」張曰：「何以言之？」客曰：「意自張之去，則掩戶不出，雖比屋莫見其面。聞張已別娶，意之心愈堅，方買郭外田百畝，以自給。治家清肅，異議纖毫不可入。親教其子，吾謂古之孝。住滿女，不能遣。遇此，吾或見張，當唾其面而非之。」張慚忤久之，召客飲於肆，云：「吾乃張生，子責我皆是。但子不知吾家有親，勢不得已。」客曰：「吾不知子乃張生也。」久乃散。

張生乃如長沙。數日，既至，則微服遊於肆，詢意之所爲。言意之美者不容刺口，默詢其鄰，莫有見者。門戶滿流，庭宇清肅。張固已惘然。意見張，急閉戶不出。張曰：「吾無故涉重河，跨大嶺，行數千里之地，心固在子。子何見拒之深也，豈昔相待之薄歟？」意云：「子已有室，我方端潔以全其素志。君宜去，無洩我。」張云：「吾妻已亡矣。囊者之事，君勿復爲念，以理推之可也。吾不得子，誓死於此矣。」意云：

【綉演】

本條於曲折之故事，中以聯詩詞與函札等加以鋪敘而組成之，殊覺費經營。其中查得經丁曉之計，論入趙家一段，雖會事實至爲真切，意旨發露後所致強生函札，文彩亦可觀，似不能以贅劣而抹殺一切也。至其結構，皆以爲「拾繭取」爲傳，小玉傳等爲前半，而以關圓若之「實則關圓一節」亦兼取李娃傳末段之意，陌陵之跡，固甚明顯也。

【注釋】

(一) 英州 唐置羅州。當在今雲南楚雄府境。(二) 翼手 詩：頭人「手如柔荑」翼音，牙之始生曰翼，音柔而白也。(三) 宮裏指冊 宮，當係指細腰。用亞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事。指冊，應作指路，指，音也。(四) 勝 山名，臨湘 江與長沙相對。

傳奇小說集卷五

金鳳釵記

翟佑

大德（二）中，揚州富人吳防禦，居春風樓側，與宦族崔君爲隣，交契甚厚，崔有子曰興哥，防禦女曰興娘，俱在襁褓。崔君因求女爲興哥婦，防禦許之，以金鳳釵一隻爲約。

既而崔君遊宦遠方，凡一十五載，並無一字相聞。女處閨闈，年十九矣。其母謂防禦曰：「崔家郎君，一去十五載，不通音耗，與娘長成矣，不可執守前言，令其挫失時節也。」防禦曰：「吾已許我故人矣，況成約已定，吾豈食言者也。」女亦望生不至，因而成疾，沉綿枕席，半歲而終。父母哭之慟，臨窆母持金鳳釵撫尸而泣曰：「此汝夫家物也，今汝已矣，吾留此安用。」遂解於壘面殯焉。

殯之兩月，而崔生至。防禦延接之，訪問其故，則曰：「父爲宣德府理官而卒，母亦遊數年矣。今已服除，故不遠千里而至此。」防禦下淚曰：「與娘薄命，爲念君故得疾，於兩月前飲恨而終，今已殯之

矣。引生入室，至其靈几前，焚楮錢以告之。舉家號慟。

防禦謂生曰：「郎君父母既歿，道途又遠。今既來此，可便於吾家宿食。故人之子，即吾子也。勿以與娘歿故，自同外人。」卽令搬行李，於門側小齋安泊。將及半月，時值清明。防禦以女新歿之故，舉家上塚。與娘有妹曰慶娘，年十七矣。是日亦同往。惟留生在家看守。至暮而歸，天已曠黑。生於門左迎接。有輜二乘前轎已入，後轎至。生前似有物墜地，鏗然作聲。生俟其過，急往拾之，乃金鳳釵一隻也。欲納還於內，則中門已闔，不可得而入矣。遂逗小齋，明燭獨坐。自念婚事不成，隻身孤苦，寄跡人門，亦非久計。長歎數聲，方欲就枕。忽聞剝啄扣門聲，問之不答。斯須復扣。如是者三度。起視之，一美姝立於門外。見戶開，避舉裙而入。生大驚，女低容斂氣，向生細語曰：「郎不識妾耶？妾卽與娘之妹慶娘也。向者投斂轎下，卽拾得否？」卽挽生髮，生以其父待之厚，辭曰：「不敢。」拒之甚確。至於再三，女忽顛覆。怒曰：「吾父以子姪之禮待汝，置汝門下，汝乃於深夜誘我至此，將欲何爲？我將訴之於父，訟汝於官，必不捨汝矣。」生懼，不得已而從焉。至曉，乃去。自是暮隱而入，朝隱而出，往來於門側小齋，凡及一月有半。

一夕，謂生曰：「妾處深閨，君居外館。今日之事，幸而無人知覺。誠恐好事多磨，佳期易阻。一旦聲

跡。竊。親。庭。罪。貴。閉。籠。而。鎖。鷄。鷄。打。鳴。而。驚。鴛。鴦。在。妾。固。所。甘。心。於。君。誠。恐。累。德。莫。若。先。事。而。發。懷。璧。而。逃。或。賤。跡。深。村。或。衰。迹。異。郡。庶。得。優。遊。偕。老。不。致。睽。離。也。生。頗。然。其。計。曰。一。卿。言。亦。自。有。理。吾。方。思。之。因。自。念。一。零。丁。孤。苦。索。之。親。知。雖。欲。逃。亡。竟。將。焉。往。昏。聞。父。言。有。舊。僕。金。榮。者。信。義。人。也。居。江。呂。陵。以。耕。種。爲。業。今。往。從。之。庶。不。我。拒。至。明。夜。五。鼓。與。女。輕。裝。而。出。買。船。過。瓜。州。奔。丹。陽。訪。於。村。保。果。有。金。榮。者。家。甚。殷。富。現。爲。本。村。保。正。生。大。喜。直。造。其。門。至。則。初。不。相。識。也。生。言。其。父。姓。名。爵。里。及。己。乳。名。方。始。記。認。則。設。位。而。哭。其。主。捧。生。而。拜。於。座。曰。此。吾。家。郎。君。也。生。具。告。以。故。乃。虛。正。堂。面。處。之。事。之。如。事。舊。主。衣。食。之。需。供。給。甚。至。

生處家將及一年，女告生曰：「始也懼父母之責，故與君爲卓氏之逃，(一)蓋出於不獲已也。今則舊穀既沒，新穀既登，(四)歲月如流，已及暮矣。且愛子之心，人皆有之。今而自歸，喜而再見，必不我罪。況父母生之恩莫大焉，豈有終絕之理。盍往見之乎。」生從其言，與之渡江入城，將及其家，謂生曰：「妾逃竄一年，今違與君同往，或恐逢彼之怒，君宜先往覘之，妾願舟於此以俟。」臨行，復呼生回，以金鳳斂授之，曰：「如或疑拒，當出此以示之可也。」

生至門，防禦聞之，欣然出見，反致謝曰：「日昨，願待不周，致君不安，其所以有他適，老夫之罪也。」

幸勿望。生拜伏於地，不敢仰視，但稱死罪，口不絕聲。防禦曰：「有何罪過，遽出此言，願賜開陳，釋我疑慮。」生乃作而言曰：「曩者房幃事密，兒女情多，負不義之名，犯私通之罪，不告而娶，竊負而逃，竄伏村墟，遷延歲月，音容久阻，杳問莫傳，情雖篤於夫妻，思敢忘於父母。今則謹攜令愛，同此歸寧。」(五)防禦察其深情，恕其重罪，始得終能偕老。(六)永隨于飛。(七)大人有潛愛之恩，小子有宜家之樂，是所望也。惟冀憫焉。」防禦聞之，驚曰：「吾女臥病在牀，今及一歲，醫藥不進，轉側需人，豈有是事耶？」生謂其恐爲門戶之辱，故飾辭而拒之，乃曰：「目今慶娘在於舟中，可令人舁取之來。」防禦雖不信，然且令家僮往視之，至則無所見。方詰怒，崔生實其妖妄，生於袖出金鳳釵而進，防禦見，始大驚曰：「此吾亡女與娘殉葬之物也，胡爲而至此哉？」疑惑之際，慶娘忽於床上蘇然而起，直至堂前，拜其父曰：「與娘不幸，早辭嚴侍，遠棄荒郊。然與崔家郎君，緣分未斷。今之來此，意亦無他。以愛妹慶娘，續其婚耳。如所請肯從，則病患當即痊愈，不用妄言，命盡此矣。」舉家驚駭，視其身，則慶娘而言詞，舉止則與娘也。父詰之曰：「汝既死矣，安得復於人世，爲此亂惑也？」對曰：「妾之死也，冥司以妾無罪，不復拘禁，得隸后土夫人帳下，掌侍醮奏。妾以世祿未盡，故特給假一年，來與崔郎了此一段因緣爾。」父聞其語切，乃許之。卽斂容拜謝，又與崔生執手，歎歎爲別。且曰：「父母許我矣，汝好作福，客慎毋以。」

新人而忘故人也。」言訖，慟哭而仆於地。視之死矣。急以湯藥灌之，移時乃甦。疾病已去，行動如常。問以前事，並不知之，殆如夢覺。遂謂吉續崔生之婦。

生成與娘之情，以釵質於市，得鈔二十錠，盡買香燭，齋詣園花觀，命道士建醮三晝夜以報之。復見夢於生曰：「蒙君薦拔，尙有餘情。雖隔幽明，實深感佩。小妹柔和，宜善視之。」生驚悼而覺，從此遂絕。嗚呼異哉！

【題解】

本篇藍田之剪燈新話第一卷，爲敘寫男女戀情之作。情愛有深，人鬼幽明，皆不足以限制之。雖事蹟詭異，不近情理，亦在所不顧也。以金瓶敘作全篇穿插之線索，亦見蓮柳題材頗具匠心之一斑。

【作者傳略】

藍佑字宗吉，自號存齋，錢唐人。生於元順帝至正元年（一三四一），卒於明宣宗宣德二年（一四二七），年八十七歲。少時以和凌雲翰墨爭春詞得名。又嘗作賦桂枝詞，吳揚經故。洪武中以春曆宜陽四節，風安教學。本樂間官王府長史，以詩編管保安。洪熙元年（一四二九）故還，復原職。佑學博才聰，著有存齋詩集，樂府遺言，春秋實錄，詞史等見餘清詞。詞話：蘇軾新話，蘇軾餘話等書。蘇軾新話全四卷，每卷爲小說四篇，尙有附錄一篇，成於明洪武十一年。

【袖演】

魯迅小說史序謂：「剪燈新話文理意規，雖擬唐人，而文筆殊完，不相謬。然以粉飾因情，拾遺黷語，故特爲時流所許，仿效者紛起，至於禁止，蓋風始衰。」可見韻俗之傳奇小說，在明代亦殊有風靡文壇之實力焉。惟其模擬唐人，雖頗有工力，但亦間有單字句斷裂之處，實爲一類。本篇有敢語，竟全採會真記及黛玉傳中隱取者，斯亦未能顛覆唐人小說之一證據。本篇亦殊區妄不詳，然文實華瞻可觀。與越魂、羅生、遺道一類，似暗襲元曲、俗女、類魂之內容，而稍加變通者。

【注釋】

(一) 大德 元成宗年號 (一二九七——一三〇七)。(二) 類辭 瓶方官，「瓶瑟，色香貌。」文選宋玉賦：「瓶瑟瑟以自持兮，」瓶爾，瑟貌。(三) 卓氏之造 指卓文君私奔而與相如事。(四) 新設舊設 二句 見論語，謂已周而一爲也。(五) 歸寧 詩：「歸寧父母。」女子既嫁，歸問父母之安否，曰歸寧。(六) 併老 詩：「執子之手，與之併老。」言夫婦之情，期相併以至於老也。(七) 子飛 詩：「鳳凰于飛，」喻夫婦之相合也。

趙鸞字文縵，東平趙舉女也。幼時，家人以香屑雜飲食中，嗅之，長而體香，故又名香兒。有才貌，喜文詞，習精於剪製刺繡之事。父欲以嫁近隣之才子柳頎，而鸞亦深願事焉。許而未聘。會頎家坐事，日就零替。鸞母悔之，以適縵氏。縵雖富室，而子弟村樸，目不知書。鸞既嫁，而鬱鬱不得志。凡佳辰令節，異草奇葩，輒對之掩袵悲吟，閉目愁坐。晝之接於目，事之成於心，一寓於詩，積而成帙，名曰破琴。既三月而縵死，鸞回父母家。

次年冬，頎亦喪耦，乃遣人復申前約，而求娶之，舉夫婦弗許。頎必欲成其姻。蓋固鸞之賢而悅鸞之貌也。乃廉得穿珠匠婦王媪者，出入趙氏甚熟，且言聽計從，重賄媪求勸親焉。衆使私問於媪，以觀其意。媪許諾，往趙氏說之曰：「老身久復一事，屢欲奉告於君，以多故未暇。今適其時，不容更緩。未審君夫婦尊意若何？」舉曰：「何事？」媪曰：「貧女媪居，服將闕（一）矣。薄聞柳氏復舉前盟，公堅執不從，不知成算何向？且始先開口，出自名門。因其家爲事貧窘，遂負初意。兩下各自締姻，固已絕望矣。誰想令愛喪夫，頎亦喪婦，殆出前定，似非偶然。況頎學問文才，視昔經生百倍，不可同年。而鸞

心事，諒必無嫌。更其家溫裕，大勝壘時。如穎少年，豈終困者。有培若此，何忍棄乎！梁聞語，慨然而從。媪復密勸於煜曰：「穎之慕爾，若大旱之望雲霓。今尊君既許，好事即諧。然既遇知音，爾不可無一語以答其深意。第恐他日相從，悔之遲矣。」煜甚然之，而難於啓口，乃作書附媪曰：「妾本良家，幼承慈訓。調鉛傅粉，深處中間。執事治絲，謹循內則。」二「惟知緝針而補綴，未解舉案而齊眉。」三「天與榮華，親憐巧慧。冰爲神而玉爲骨，蜡如傾而手如芙蓉。正及芳年，邊選佳培，詎期薄命，竟配下流。遂以辜其出衆之才，屈其傾城（四）之貌。斂茲怨悔，寓厥詩詞。對月白之宵，遇風清之旦，強與歡，強與笑，覺伴山雞，觸於目，觸於心，鶴隨野鶩，孰料庸才短折，辱質孤嫠，土木形骸，惡況暨空於眼底。風花情性，幽襟尙鬱於尊前。徒懷蔡文姬（五）之悲，永抱淑貞（六）之恨。已甘棄置，過辱聘求。蓋以申前時之好言，作後日之佳話。誠願託身貴族，委質明公。挽桓君之鹿車（七），吹秦娥之風管（八）。願舉志以偕老，冀投身以相從。未侍光儀，先中恩悃，惟高明其諒之。」

媪復贊曰：「可諧矣，請以百金爲賞。」穎曰：「若余事濟，百金豈敢吝惜。」乃出囊簡付穎。讀而雀躍曰：「真所謂窈窕淑女，吾其不可以琴瑟友之乎！」卽卜日納聘而積其絃焉。

御輪之夕，煜乃私語於妾曰：「妾雖媼婦，然尙處子，君不可不知。」穎愕然曰：「何謂也？」煜曰：

「昔繆生有疾，不能近婦人。雖與爲夫婦，將四月而無人道，卒以衰身。然此事獨吾母知之，他人不知也。」頤未信，懋請驗之，而果不謬。既歸之後，孝敬奉於舅姑，雍和友於婦媿，遇婢僕以恩惠爲先，相夫子以勤儉爲本。鄉鄰之貧乏者，則隨力相周；親戚之往還者，則以禮相待。由是內外交譽，稱道其賢。暇則與頤玩釋詩，吟詠情性，若吳絳仙（九）之容華，曹文姬（三）之藻思，不屑論也。頤中表兄弟有自都下回者，錄得賈學士兩房詩六題，曰雲、檀、柳、酥、乳、纖、指、香、鉤，凡六首。頤借歸與懋觀之，將效其體製，而懋思未就。懋輒先賦曰：

擬擬香雲溼未乾，鴉翎蟬翼膩光寒。側邊斜插黃金鳳，妝罷夫君帶笑看。雲

鬱鬱柳葉愁邊盛，潑潑菱花（一）照鏡繁。燈籠不煩螺子黛，春山畫出自精神。柳

衍杯微動櫻桃顫，咳唾輕飄茉莉香。曾見白家雙索（二）笑，瓠犀顆顆緩榴房。檀

粉香汗溼瑤琴軟，春逗酥融白鳳膏。潑罷檀郎（三）捫弄處，露華涼沁紫蒲萄。酥

纖纖軟玉削春葱，長在香羅翠袖中。昨日琵琶絃索上，分明滿甲染猩紅。乳

春雲薄薄輕籠宿，曉月娟娟巧障籠。簾蝶裙長何處見，秋千架上下來時。纖

寫以呈頤。頤視其敏妙，爲之開筆。

明年，致正戊戌，(一四)田豐破東平，頤與暨相失，莫知所在。已而毛貴復陷東昌，留僞將俞左承者鎮守。俞頗知道理，凡所掠男女，出榜名人，認認給還。頤聞之，意覺或者在彼。銜冒白刃中而未得。正憂窮問，有指女寇院(一五)語之曰：「曷不於此訪求乎？」頤如言去，果見婦女十餘人，繫然暨繫。頤問暨姓名存歿，一婦答云：「數月前曉去，不在此。蓋暨婦人也，可惜可惜！」又問：「娘子何以悉之？」曰：「妾亦良家，與趙氏處者五閱月。其他人家宅眷，皆汗辱於寇，輒得放還。獨吾與趙氏及在此數人，誓死不辱，故被囚禁，何時復得見天日也。」言訖，淚下如雨。頤亦灑泣，低聲語婦云：「趙氏，余妻也。不知今在何處？」婦曰：「聞有周萬戶者領去，莫測所之。但隨行時，知君必來相覓，留書託我，俾以授君。」即於衣領中取付頤，使急持去。蓋恐暨者知覺，必遺棄焉。頤開而讀之，果妻手筆也。書云：

妾暨爰從出適，忽值兇徒，顛沛流離，艱難痛苦，殘骸餘喘，與死爲鄰。備歷危疑，幸存貞節。皇天后土，實所鑒臨。將殞滅微軀，則自輕溘瀆；將混同末俗，則發慢綱常。是以毀壞形容，儉存視息。雖落花無主，驚鷺隨風；而音犬喪家，終然戀主。惶惶四顧，憔悴半生。肢體苟完，心膽俱喪。每遇窮簷夜雨，古道秋風，但有凝望眼穿，憶歸腸斷。燈燈半滅，淚盡眼枯；戰戰爭喧，魂飛魄散。已分簪塗野草，血染沙泥。寧侷肉於烏菟，肯委身於狗彘！效投崖之烈女，慕斷臂之貞妻。詎意復被播遷，忽聞消耗，知君無恙。

隨妻有期。敢違捐生，遂更忍死。妾即今見有濟南周其姓，萬戶其官，緣係漢人，若差良善。君得書之日，速備金帛卒贖，不宜遷延稽緩。恐一時調撥，則轉移他處矣。百年仇讎，一旦分弔，覆水再收，舉拳盼質。所宜深慮，早致良圖，毋俾妾爲陽臺不歸之雲（一六）也。伏楮悽斷，不知所云。」

頤得書，則又出關（二七）跋涉，遂於彼中。萬戶擁重兵，赫然聲勢，未敢輕進。投其鄰而安焉。越數日，緝知燬之在也，而無由以通消息。乃日伺於門，見一巫媪往來頻數，意必府中之親信人也。候媪出，潛隨至家，奉銀一錠爲壽，而以情告焉。媪曰：「將軍夫人新忌，所虜婦女，皆處於別室。除洗滌衣裳，炊造飲食之外，不容輒出。近亦有給還其親屬者。今妻若有，吾當爲玉成。」次日，媪詣第潛問，果得燬而私報焉。燬密出一絨付媪，媪持出以授頤，題曰「悲笳四拍」（一八）讀之流涕。乃就懇媪請於夫人贖燬。夫人曰：「吾無所用，況其夫在，何忍留之。常即遣還。」頤乃奉珍珠耳環，黃金金排釵各一事於夫人。夫人即呼燬使頤領去。於是夫婦相攜，拜謝而出。其曲亦錄於此：

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元運衰。夫與妻兮忽此離，父與母兮生死安可知。狼烟四起兮沸鼓，鏖鋒鏑成林兮盛旌旗。人民塗炭兮城郭填，禮義滅亡兮法度墜。身流落兮天一涯，腸欲絕兮心孔悲。山可平兮河可塞，妾怨苦兮無窮期。

右一拍

蜂蟻屯聚兮討虎嘯，心毒狠兮體腥臊。烟塵瀕洞兮人竄逃，寒沙暴骨兮沒蓬蒿。亡家遇亂兮傷吾曹，義軍命輕兮如鴻毛。誓捐此生兮期不汗，仰天俯地兮獨煩勞。

右二拍

爽賢俊兮逐兇愚，東西轉徙兮卒無寧居。貪淫是樂兮殺戮是娛，所在剽掠兮所過爲墟。發塚墓兮焚毀室廬，閭門孱弱兮被虜驅。舍生取義兮捐微軀，誰云女媧兮丈夫弗如！

右三拍

行處坐處兮思念我鄉曲，地角天涯兮不見我骨肉。姑亡身歿兮家傾覆，逃竄苟活兮被驅逐。仇讎離背兮何時復，幸茲陋鄉兮免污辱。誰爲義士兮揮金玉，歌行路兮妾身贖！

右四拍

顧憊既復合，乃相與謀曰：「世方離亂，人不聊生。吾夫婦雖重得團圓，而前途向去，端未可保。莫若遠適於深林大壑中，少避氛埃，以需時泰。」乃隱於徂徠山麓，夫耕於前，妻耘於後，同甘共苦，相敬如賓。寬缺（一九）梁鴻 龐公（二〇）王籍（二一）亦未可以優劣論也。鄉閭遠近，頗化其風。一日，顧出

城負米，遇賊獲之，曰：「聞公名久矣，當送田將軍，任以官職，不患不富貴也。」顧瞳目大罵曰：「研頭賊，吾豈從汝反哉！」賊怒，殺之道上。鄰舍奔告，覺走哭，負其尸而歸，親舐其血而手殮之，積薪焚。頤既燼，覺亦投火中死焉。見者驚駭，爲之棟然，曰：「古稱烈婦，何以加之！」火滅，隣里拾其遺骸葬之，伐石表其塚曰：「雙節之墓。」

君子曰：「節義人之大閑也。士君子講之熟矣。一旦臨利害，遇患難，鮮能允蹈之者。覺幽乃能亂離中全節不污，卒之夫死於忠，妻死於義，惟其讀書達禮，而賦質之良，天理民彝，有不可泯。世之抱節，吾過別船。」者，聞覺之風，其真可愧哉！」

【題解】

本寫出李顯可憐話卷二餘話共五卷，凡二十二篇。內容多怪異，惟主旨所在，則爲勸懲，教訓色彩頗爲濃厚。故本寫故事之主人公義挺壯壯烈合之曲折，而結局則在崇獎節義，末段論斷，足爲明證。

【作者傳略】

李顯字昌期，懷慶人。生於開元九年（一三七六），卒於景命三年（一四五三），年七十七歲。顯於咸通崇二年第進士，遠處吉士，預修大典，辭奇誕，人多訾。顯歷四湖兩左布政使，並有善政。致仕二十餘年，屢跡不入公府。

伏願不充，故慮備足，散風雨，願所著詩，編爲龍變七卷（四庫總目），清野華，音節自然，亦工詞曲，有嬌麗詩餘二卷，嬌麗小令一卷（曲錄），盛行於世，哥兒話，在仿題、仿題、新話而作者。

【袖演】

本傳結構，頗著意於題材支配之平衡，自無牽強不自然之處，是見作者極其經營之苦心。如姻字未諧時，前有穿珠、匠坊之醜觀，及道羅被毆時，後有風過之解圍，一也。寫首發致願之香，係表論去結合前情愛之深學，寫中發致願之香，爲暗示已離散後意志之貞潔，二也。則牛之團扇、鴉，爲生活樂事時道情之作，末段之鴉、四拍，爲境遇憂勞時言志之詞，三也。蓋故事以悲劇結末，雖爲欲達其致願之目的，然不落常套，亦自可取。嬌麗、中發、小發、第二集序言中謂「李袖的團扇，一結局能超越於常套的團扇之定則，尙可說之不誣生願。」到、羅、鴉，而須描寫成、聘、貞未能得力，較之唐人小說，確有上下床之別矣。

【注釋】

(一) 腹圍 裝腰圍通也。(二) 西圍 讀記舊名，中述婦女應避之詞法者。(三) 舉案齊眉 後漢書：「梁鴻與妻居顯、山、空，妻爲具食，不敢於前仰視，案齊眉。」官夫婦之有禮也。案爲古校字。(四) 傾城 漢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遠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後「傾、城」遂以指美人之容貌。(五) 裝映 漢爲漢、宋文學家梁、鳳之女，字文姬，授其文學音韻，亂亂爲匈奴所虜，後曹操以金贖而歸。(六) 淑貞 朱淑貞，宋、海寧人，生卒年不詳，南

宋初尙在世。善讀書，爲市井姑，抑鬱不得志，所作詩頗多幽憤之言。著有斷腸集二卷，斷腸詞一卷。(七) 顧君鹿車，少君爲趙宣之妻。嫁時資財甚盛，宣不悅，少君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粗衣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隱里，並見後漢書 趙宣傳。鹿車，小之車也。(八) 秦姬風管，見晉書 傅蘭傳注中。(九) 吳韓仙，隋煬帝殿脚女，嫁王 萬奴，更有韻於 煬帝，號爲秦姬夫人。帝嘗題以合歡水，韓仙以紅綾蓋舞。帝曰：「韓仙才調，女相如也。」(一〇) 曹文姬，唐長安妓，姿麗絕倫，尤工翰墨，號曰曹仙。(一一) 羞花，指楊也，西施 西施外傳：「越 好上七尺菱花鏡一鑑。」(一二) 東家，唐妓名，善歌。白居易詩：「東家 韓 口。」(一三) 檀郎，譚安，小字 檀奴，後人因目曰檀郎，爲女子稱其所歡之詞。(一四) 至正 庚戌，元順帝 至正十八年。(一五) 女冠院，女冠，女道士也。女冠院，即爲尼庵。(一六) 陽春，宋 王 高 唐 賦：「昔者先王 登 遊 高唐……夢 見 一 婦 人……因 幸 之。去 而 辭 曰：妾 在 巫 山 之 陽，高 丘 之 阻，且 爲 朝 雲，暮 爲 行 雨，朝 朝 暮 暮，陽 雲 之 下。」(一七) 閨閣，狀 道 路 艱 難 行 貌。(一八) 漢 四 抽，秦 映 爲 何 故 身 去 後，相 傳 作 胡 第 十 八 抽，閨 之 境 適 略 似 秦 映，作 悲 猶 四 抽，殆 亦 有 比 擬 之 意。(一九) 露 映，晉 鄒 氏 得 於 露，其 妻 德 之 相 敬 如 賓。曰季 使 適 露 見 之，與 之 歸，言 之 文 公，用 爲 下 軍 大 夫，與 之 媿 爲 采 色，因 以 爲 氏，釋 露 映。(二〇) 德 公，即 關 德 公，後 漢 冀 州 人，居 陝 山 南，未 嘗 入 城 市，劉 長 在 關 州，廷 聘 不 屈，乃 就 餼 之。德 公 耕 隴 上，妻 耘 於 前，相 敬 如 賓。(二一) 王 勳，後 漢 王 勳 少 立 請 節，王 莽 篡 位，妻 冠 帶，結 交 宦 貴，中 微 爲 身 容，稱 名 不 得 脫，後 以 病 歸，連 登 不 起，其 妻 亦 美 志 行，與 共 隱 避，朝 及其 妻 後 演 志 中 均 有 傳。(二二) 程 君 別 抱，指 婦 人 再 嫁 之 意。治用白居易 琵琶 行 中：「移 船 相 近 道 相 見，添 酒 回 聲 重 聞 聲，呼 呼 喚 喚 始 出 來，猶 抱 琵琶 半 遮 面」等句。

意也。

傳奇小說集 卷五

中山狼傳

馬中錫

趙簡子(一)大獵於中山(二)虞人(三)道前，鷹犬羆後，捷禽鸞獸，應弦而倒者，不可勝數。有狼當道，人立而啼。簡子垂手登車，拔烏號(四)之弓，挾盧慎(五)之矢，一發飲羽，狼聲失而遁。簡子怒，驅車逐之，驚塵蔽天，足音鳴雷，十步之外，不辨人馬。

時墨者(六)東郭先生，將北適中山以干仕。策蹇驅，囊圖書，夙行失道，望塵驚悸。狼奄至，引首顧曰：「先生豈有志於濟物哉？」毛質放龜(七)而得渡，隨侯救蛇(八)而獲珠，龜蛇固勿靈於狼也。今日之事，何不使我得早處囊中，以苟延殘喘乎？異時倘得脫穎而出(九)，先生之恩，生死而肉骨也。敢不努力，以效龜蛇之誠。」先生曰：「嘻，私汝狼，以犯世卿，忤權貴，禍且不測，敢望報乎？然墨之道，兼愛爲本，吾終常有以活汝，脫有禍，固所不辭也。」乃出圖書，空囊裝，徐徐焉狼實其中。前虞跋胡，後恐窺尾，(一〇)三納之而未克，徘徊容與，追者益近。狼請曰：「事急矣，先生果將掛漚救焚，溺而鳴燄，避盜邪？惟先生速圖！」乃踞蹄四足，引繩而束縛之，下首至尾，曲脊掩胡，蜎縮蟻屈，蛇盤龜息，以聽命先生。先生如其指，內狼於囊口，肩舉礎上，引避道左，以待趙人之過。已而簡子至，求狼弗得。盛怒，拔劍斬轡。

婦示先生，罵曰：「敢諱狼方向者，有如此賴！」先生伏質就地，匍匐以進，踞而言曰：「鄙人，不慧，將有志於世，奔走趨方，自迷正途，又安能發狼蹤，以指示夫子之鷹犬也。然嘗聞之，大道以多歧亡羊，（一）夫羊一童子可制之，如是其馴也，尚以多歧而亡，狼非羊比，而中山之歧，可以亡羊者，何限，乃益厲循大道以求之，不幾於守株緣木」（二）乎？況田獵，虞人之所事也，君請問諸皮冠行道之人，何罪哉！且鄙人雖愚，獨不知夫狼，平性貪而狠，黨豺爲虐，君能除之，固當窺左足而效微勞，又肯諱之而不言哉？」簡子默然，回車就道，先生亦驅驢疊程而進。

良久，羽旄之影漸沒，車馬之音不聞，狼度簡子之去遠，而作聲囊中曰：「先生可留意矣，出我囊解我縛，拔矢，我將逝矣。」先生舉手出囊，狼咆哮謂先生曰：「適爲虞人逐，其來甚速，幸先生生我，我餒甚，餒不得食，亦終必亡而已，與其飢死道路，爲羣獸食，毋寧斃於虞人，以俎豆於貴家，先生既願者，糜頂放踵」（三）思一利天下，又何吝一軀，嗟我，而全微命乎？」遂鼓吻齧爪，以向先生。先生倉卒以手搏之，且搏且却，引齧處後，便旋而走。狼終不得有加於先生。先生亦極力拒，彼此俱倦，隔驢喘息。先生曰：「狼負我，狼負我！」曰：「吾非固欲負汝，天生汝輩，固需吾輩食也。」相持既久，日暮游移。先生竊念：「天色向晚，狼復羣至，吾死矣夫！」因給狼曰：「民俗事疑，必詢三老」（四）第行矣，求！

老而問之。苟謂我可食，即食，不可則已。一狼大喜，即與偕行。臨時，道無人行，狼餓甚，望老木僅立路側，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草木無知，叩焉何益。」狼曰：「第問之，彼常有言矣。」先生不得已，揖老木，具述始末，問曰：「若然，狼當食邪？」木中轟轟有聲，謂先生曰：「我杳也。往年老圃種我時，費一核耳，踰年華，再臨年實，三年拱把，十年合抱，至於今，二十年矣。老圃食我，老圃之妻食我，外至賓客，下至於僕，皆食我。又復鬻實於市，以規利。我其有功於老圃甚巨。今老矣，不得放華就實，買老圃怒伐我，條拔我，枝葉且將，魯我工師之肆取，而焉噉，朽之材，桑榆之景，求免於斧鉞之誅，而不可得。汝何德於狼，乃覲免乎？是固當食汝。」言下，狼復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狼爽盟矣。矢詢三老，今值一杳，何遑見過耶？」復與偕行。

狼愈急，望見老樗，晷日敗垣中，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愚者草木無知，謬言害事。今牛禽獸耳，更何問爲？」狼曰：「第問之，不問將啣汝。」先生不得已，揖老樗，再述始末以問。牛絃眉瞪目，舐鼻張口，向先生曰：「老杳之言不謬矣。老樗爾粟，少年時精力頗健，老農買一刀以易我，使我貳羣牛。事南畝，既壯，羣牛日以老，嫗凡事我，都任之。彼將馳驅我，伏田車，擇便途以急奔，趨彼將躬耕，我脫輻，衝走郊，用以開棗，刑老農親我，猶左右手。衣食仰我，而給，婚媾仰我，而畢，賦稅仰我，而輸，倉庾仰

我面實我亦自諒，可得韃席之敵，如馬狗也。往年家儲無儋石，今麥收多十斛矣。往年窮居無願藉，今掉臂行村社矣。往年塵厄器，涸唇吻，盛酒瓦盆，益半生未接，今醴黍，據尊，驕妻妾矣。往年衣短褐，侶木石，手不知拊，心不知學，今侍兔園，戴笠子，腰圍帶，衣寬博矣。一絲一粟，皆我力也。顧欺我老弱，逐我郊野，酸風射眸。(一五)寒日弔影，瘦骨如山，老淚如雨，涎垂而不可收，足攀而不可舉。皮毛具亡，疥癩未瘥，老農之妻，妬且悍，朝夕進說曰：「牛之一身，無廢物也。肉可脯，皮可鞣，骨角且切，礎爲器。」指大兒曰：「汝受業之庖，丁之門有年矣，胡不礪刀，以待。」跡是觀之，是將不利於我，我不知死所矣！夫我有功，彼無情，乃若是行將鬻，鬻汝何德於狼，鬻幸免乎？」言下，狼又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毋欲遠。」

遙望老子杖藜而來，鬚眉皓然，衣冠閒雅，蓋有道者也。先生且喜且愕，舍狼而前，拜跪啼泣，致辭曰：「乞丈人一言而生。」丈人問故，先生曰：「是狼爲人所窘，求救於我，我實生之。今反欲噬我，力求不免，我又當死之，欲少延於片時，誓定是於三老相逢。老吞強我，聞之，草木無知，幾殺我。次逢老蚌，強我，聞之，禽獸無知，又幾殺我。今逢丈人，豈天之未喪斯文。(一六)也。敢乞一言而生。」因頓首杖下，俯伏聽命。丈人聞之，歎歎再三，以杖叩狼曰：「汝誤矣。夫人有恩而背之，不祥莫大焉。僭謂受人恩而

不忍背者，其爲子必孝。又謂虎狼之父子。今汝背恩如是，則併父子亦無矣。」乃厲聲曰：「狼速去，不然將杖殺汝。」狼曰：「丈人知其二，請觀之。」顧丈人垂聽，初先生救我時，束縛我足，閉我囊中，匿以詩書，我鞠躬不敢息，又憂詞以說簡子，其意蓋將死我於囊，而獨竊其利也。是安可不唾？」丈人頗先生曰：「果如是，弊亦有罪。」一七「焉。」先生不平，具狀其囊狼憐惜之意，狼亦巧辯不已。求勝。丈人曰：「是皆不足。以執信也。試再囊之，吾觀其狀，果困苦否？」狼欣然從之。信足。先生復縛置囊中，肩舉囊上，而狼未知之也。丈人附耳謂先生曰：「有七首否？」先生曰：「有。」於是出七，丈人目先生，使引七刺狼。狼先生曰：「不害狼乎？」丈人笑曰：「禽獸負恩如是，而猶不忍殺，子固仁者，然恐亦甚矣。從井以救人，解衣以活友，於彼計則得其如就死地，何先生其類乎？仁陷於愚，固君子之所不與也。」言已大笑，先生亦笑，遂舉手助先生操刃，共殛狼，棄道上而去。

【題解】

中山狼傳見於古今叢書及宋人小說百種者，題宋謝良雅本寫劇作馬中鴿指，惟與舊本相較，文字頗有異同，較爲怪誕。保氏氏改舊本爲之，題擬雜記，馬中鴿的中山狼傳，是一篇很有趣的寓言，敘寫的手段也不壞，在此時是不易得的佳作也。

(見中國短篇小說第二集序目)

【作者傳略】

馬中鵠字天籟，別號延田，故城人。生年不詳，約卒於明武宗正德七年（一五一二左右）。成化十一年（一四七五）遊土投利都給事中，高貴紀第題臨檄，再疏斥之，再投杖。公主仗勢內用，勸避之賢。武宗時，以作遊龍圖、劉瓚詩，起指大同，監提右都御史，奉命討劉，中鵠不習兵法，因請指撫，官者勸其從，遂發遠荒試中。中鵠所作詩文，有東田浸橋六卷、四原集目，別集十五卷。

【縮演】

本寫爲官於意味之遊言小說，與一般之傳奇小說稍異其趣，其傳說，爲流行於印度朝鮮等各民族間之「忘恩獸」型故事之一。部撰譯在海傑集中山頭故事之變異一文，曾作詳細之敘述，可以參考。明人搜曲傳改作戲曲者，有王九思之中山須臾本，及康海四郎李郎歸於彼落賊不爲特教而作之東郭先生誤教中山須臾劇。中鵠爲王康海師，淵源有自也。

本寫描寫技術，殊爲優異。文筆熟練，敘事真切。其中老蒼老卒之答語，頗具蒼老味，實則異常詼諧。狀態老東郭先生婦人之仁，亦殊饒風趣。

【注釋】

(一)直隸字，在洪容翁傳載。
(二)中山，春秋鮮虞國地，假國時爲中山國，後爲魏所滅，即今直隸定縣。
(三)成人，古

樂山澤之官。(四)鳥獸。淮浦源：「并鳥獸之号。」注：鳥獸，猶和也。其材堅勁，鳥喙其上，及其將飛，必繞下，動能復聚。

鳥因之，鳥不敢飛，號呼其上。伐其枝以爲号，故名。(五)爾雅。古國名，爾雅氏貫格矣。左昭九年傳：「爾雅氏，晉北土也。約當今東三省地。」(六)墨者。魯李墨之學之蓋徒。(七)毛寶放鳥。晉書本傳：「寶奉武帝，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鳥，

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鄰賊之敗，養鶴人被掠，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鳥，長五六尺，遂至東岸，遂得免。」(八)爾雅獲珠。淮浦子：「爾雅之珠。」注：爾雅，漢中國經姓諸侯也。爾雅見大統傳，以與傳而塗之，後

給於夜中，街大珠以報之。(九)脫項而出。毛遂自薦於平原君，曾往楚，謂「臣乃今日請救於中耳。使遂遂得與中，乃脫項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事見史記平原君列傳。

魏則其胡，退則其尾，遂退有難，然不失其語。(一一)多歧亡羊。列子：「楊子之隣人亡羊，底畢其意，又謂楊子之豎

道之。楊子曰：「噫！亡一半，何追者衆也。」鄰人曰：「多歧路。」既退，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

又有歧，吾不知所之，是以返也。」(一二)守株緣木。守株，即留非子中之守株緣木，緣木，即孟子中之緣木求魚，言不

可必得也。(一三)摩頂放踵。孟子：「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注：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一四)三老。古天子

養老，設三老五更，以父兄之禮養之。(一五)嚴風射時。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東風嚴風射眸子。」謂眸子中充滿悲

酸也。(一六)斯文。論語：「天之將喪斯文也。」注：道之跡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後遂稱儒者爲斯文。(一七)

際亦有距。際，夏時附之君。孟子：「蓬萊學對於際，蓋際之迹，思天下世界爲魚已，於是殺辨。」孟子曰：「是亦際有距

孫
二

傳
奇
小
說
集
卷
五

一
七
六

傳奇小說集卷六

雪遊

鈕琇

海寧查孝廉，(一)字伊璜，才華豐隳，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興佳客，相與玩賞。見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揭腹，而無飢寒之色，人皆稱爲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爇炭發醅，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卮酬，竭此醅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無醉容，而孝廉頰臥胡床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逡巡出，仍宿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歡，觀其衣極襁褓，何以禦此嚴寒，與以我絮袍與之。」丐被符而去，亦不求見致謝。

明年，孝廉寄居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携屨，薄遊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覓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爲？已質錢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誌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一）心儀曲逆，（二）家居粵海，名曰六奇。（三）祇以早失父，性好博奕，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五）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污。不謂獲遇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盈樽累月，贈以衣履之資，遣歸粵東。

六奇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耽遊雜雉。（六）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勢，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舳舻相銜，旌旗鉦鼓，喧耀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郡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負資然來，還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微可定。（一）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擁衆據土，弄兵潢池。（七）方今九五（八）當陽，天旋南下，正蒸庶後蘇（九）之會，豪傑效用之秋，苟假奇以遊徂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衆，近者

迎降，違者。應，不逾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中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

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汚賤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衝門，（○）贈金齋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己，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卽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帑幣，邀致孝廉來粵，供張舟輿，俱極臚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背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貽，懷綺囊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八騶前馳，千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旣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臨，廢丐之身，未足酬德。」居一載，軍事旁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貨，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

先是若中有富人莊廷斌（二）者，購得宋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專於是書者，論置極典，吳力爲奏，得免。孝廉聞後，益放情詩酒，盡出其囊中裝，益美婢十二，（三）教之歌舞。每於良宵間，垂簾張

燈珠聲花貌，隨微塵外，觀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爲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在氏女樂，遂爲浙中名部。

昔孝廉之在羣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峯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緜雲。閱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就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既沒，青娘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峯巋然尙存。

【題解】

本篇選自繡像之孤孽。爲記述伊璠貧賤與六奇於微時，後六奇醜聞伊璠之始末。當時此事，殆已爲一般人所習聞。然觀伊璠所著之欽定學圃遺編中，有一世相傳余初有一飯之德，甚如（按爲六奇字）方布衣，野走糧之而思厚報，其實無此事也」之語，力作否認，或當日以其既貧而故爲之諱，亦未可知。然知視爲小說家言，則固無疑其爲虛構也。

【作者傳略】

繡像半下總，江蘇吳江人。生卒年均不詳，約順聖祖康熙二十年前後（一六八一左右）在世。康熙十一年拔貢生，歷知河南、陝西、陜西、白水等縣，旋擢沈邱、南陽等縣事，頗多治績。後爲廣東高明縣令，卒於官。按繡像始於順聖，高明人認之於名宦祠。繡像雜工詩文，前書之間，不廢筆墨。學高詞時，詔明末清初雜事，繡所到之地，錄其見聞，成孤孽八卷，又增編四卷。

幽靈慄動，頗有唐人小賦之遺。又著有野堂集十三卷，文集十卷，詩餘二卷，及白水縣志十四卷。

【補演】

本篇文章之雋美，固爲有目所共觀。然此中故事，較之實際，頗頗有出入。如謂六奇作郵卒，乞丐，深固淪落至此，似身世至爲艱困。不知在伊瀼就修堂與學出處，馮部中，稱其能詩，其長子啓晉，且登賢書。又腹股桂之與雲詩集內，有題吳將軍二律，中有「裘樂傳家一至」句，注爲「將軍出身諸生，長耶孝廉。」則六奇曾入庠，子又孝廉，乃竟沉埋於郵卒，乞丐中，豈不致若斯也。又如清兵南下時，本篇所記「奇復曾爲平民，獻策得書，因以拱掖直上，位致通顯。不知六奇已早仕於朝，續降賊兵，後被編入貳軍營中，則此段記載，亦未見真確也。惟此事，當時海內修爲佳話，滿松歸柳志與中之大方將軍，所記與本篇頗有異詞。然蘇與曾受空之德重則一，殆爲修聞異辭所致。而心餘之想中人修者，則殘全據本篇事實而作矣。

【注釋】

(一) 虞孝廉 名隱，浙江 海鹽人。明崇禎癸酉舉人。善畫詩文俱工，又長於作曲，著述頗多。(二) 延陵 春秋時吳公子季札居於延陵，今江蘇 武進縣治。再延陵 季子，遂爲吳兵之都望。(三) 曲盡 漢高帝時陳平封曲逆侯。(四) 六奇 陳平曾爲高帝六出奇計，奇計頗多，世莫能圖。見史記 陳丞相世家。(五) 叩門乞食 陶潛有乞食詩，中有叩門 邀 晉 辭」句。(六) 羅維 山陰縣考：「古者烏 晉兵作羅，以五木爲子，有鼻 羅 維 羅 爲 動 貢之采，博 頭 有 類 鼻 形者爲最勝，處 次之，維 順 又 次之，鼻 最 下。」殆爲後世博 戲 羅 子 之 類 也。(七) 預池 漢書：「故使陸 下 赤 子 盡 罪 陸 下 之 兵 於 預 池 中耳。」此言

海濱軍營爲寇，無異幼兒私竊兵器，成亦池蟹之側，無足重輕也。(八)九五 湯乾卦之九五爻，卦辭爲「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是又有人君之象，故常以之指天子之位。(九)復蘇 濟仲德之語：「復子后，后來其蘇。」復，待也，謂待我君來，我等即可更生矣。(一〇)新門 游：「新門之下，可以棲遲。」樞木爲門，官淺陋也。今通常用指家門。(一一)莊廷鏡 按歷作莊廷鏡。通鑑年十九中拔萃，庭日百，因思史遷有左邱失明，厥有闕游之說，遂欲著書成一家言，因歸得明故相國李父蔚公(國風)史密未刻列傳，遂本乃招資，蔚公爲增撰終節，名曰明齋傳略。其中不無有指授語稱語。事盡成，而廷鏡死。其父允城爲親其書，列吳監名士十八人爲參校。莊氏怨家譏之官，大猷以與其詳，蓋歷年唐湖州莊氏史蹟及傷風冠記。其

「開干」之句。」

(一二)美璋十二 吳容昇按據語：「國風衛云，豈家且角，皆以爲名。故毛門河有一旣有柔荑類類影，影人不欲近

陳娘

鈕琇

陳娘者，姓易氏，居松陵之舜水，祖某，以閨閨(一)世宦，累貲億萬，其父某，盡散其貲，畜古名畫，環室爲香木城，城有十架，架盛百卷爲率，各以鑲金牌記之，其錦箱玉軸者爲最品。

陳方四五歲，性聰良，善記誦，父嘗戲舉古人姓名，叩以所作某畫，陳卽指第幾卷中，靡不悉符，父以是愛之，令其掌鑲金牌，而司畫城，呼曰畫奴，長及齒齠，作花鳥小圖，工刀札，善吟咏，姿體絕麗，未嘗假粉脂，而浮香發，隨盈盈欲仙，昇眸流離(二)遠黛(三)明娟，復孿然善陳，故其母氏更(一)畫奴(二)名爲陳娘。

明甲申(四)歲，海內鼎沸，兵燹所被，諸郡縣皆陸沉，秋八月，陳與父母夜假罷，畫檀間列繡燈，圍以紫絲步帳，月光掩映，靡不燦爛，陳方研墨濡穎，手摹吳道子畫觀音像，將養於隣，側醉香處，危其庵之，冠未舉筆，忽聞號呶成雷，燎火四張，外宅大呼曰：「兵至矣！兵至矣！」陳倉卒入內閣，取畫城之錦箱，玉軸者，持以出，從父母走僻巷中，潛達金牛村，居金牛村三載，買絲以緝衣，備繡以佐饌，備旅食之困，時歸水廬室，悉爲灰燼，風稍定，陳父將理故業，而無資可繕，陳茫然曰：「吾家世業，隆大，不幸陷

於離亂，焚蕩飄寄，非長策也。聞女之姑在午溪東新巷，姑以艾蠶守貞，女可就訪合居，共爲晨昏，女裝中有古書十餘卷，售之，當得千金，父以其值稍賸，而新之，女時可從父母，從容完聚耳。」父然之，爲買小舫，從一女奴，曰問香，風詩淚別，詩曰：

「漂泊何由返故園，桃花春雨照離魂，憑將別後雙紅記，袖取東風舊淚痕。」

遂至東新巷，次於姑家。

姑字倩娘，夫家姓言氏，於新巷亦豪族，倩夫以疴疔之病，走死亂軍，無子，倩故甚愛陳娘，視陳娘若子也。

倩有妻之自出，潘生，緒其親，與倩乃異姓之叔嫂，生故世曾，其父母以行穢見黜於族，倩之側舍以居，生能詩文，然無士君子行，窺倩寡處，聞聲，日以事請見，倩日吟口，欬肩搨足，以意挑倩娘，倩娘意惑焉，久而相悅。

陳之臥室，去倩之臥室可百武，在東廂小紅樓，鎖扉閉，陳且晚不下樓，倩之事，問香知之，以告陳，陳嘿不應。

倩之家有一園，名隔夢，景頗幽勝，時春春初旬，倩娘許踏女從，邀陳娘往游，陳辭以午緝方倦，倩

頻促之，乃啓隔紗門，轉曲池上，小山左側，憩半峯亭，綠柳數樹，紅欄三折，茶以竹髓，棊以石磴，復轉而左，隔太湖石累丈，海棠盛開，爛如繡屏，綠海棠行數十武，一徑皆櫻桃花，一徑皆薔薇花，情曰：「櫻桃未子而花容少媚，不若薔薇紅香可愛也。」（七）挈陳左腕，低扇微笑，乃至薔薇架下，瞥然一聲，片花亂舞，落紅滿鬢，間垂垂拂衫袖，有細彩流蘇，貫相思子，綴以同心鳳凰結，離花而墜，中陳左肩，陳驚愕，隔花望見一生，烏巾倩容，凝睇於陳，問香遠呼之，曰：「潘秀才從誰來耶？」情曰：「潘郎從櫻桃徑來耶？」素不識陳娘，何敢唐突西子。一生視而笑，情亦視生而笑，遂散去。陳知情之實已也，頰顏不擇者累日，蓋情娘素悅於生，恥陳之獨爲君子也，故潛生於園，以俟陳之至，將市穠於陳，情知事不可諧，於是始不懼於陳，而爲生計益深。

一日陳娘曉妝方竟，綺慮無事，偶疊紅牋作細字，集唐句成一絕云：

早是傷春夢雨天，（八）窸窣燕語報新年，（九）東風不道珠簾捲，（十）引出幽香落外邊。

蓋隱刺情事也，書畢以玉笏獅鎮紙，忽聞櫻絳有點履聲，乃情娘至。陳拾鞋連屐趨迎，情紅牋詩猶在鎮紙下，陳急取置鏡臺鎮紙內，而尾紙半露，情出讀之，納於香衫左袖，退下樓級，陳止之，不能，掩袍而已。

借出中堂，適遇生於梧桐軒下，借出綈於袖，望生而投，曰：「櫻桃徑上，有援琴之挑，梧桐軒中，乃無擲車之果。」耶？生舒展展視，乃絕句云云。後有「畫奴戲草」四楷書，借曰：「畫奴是陳良小字，紅綈是潘郎良媒也，」生攜綈而去。

後翌日，新霽始涼，金風初扇，沼荷露香，庭草淒綠，陳孤坐凝眸，惘惘有思歸之意，見聞香滿斑竹，鎖絲篔簹，置畫金小方篔，進曰：「倩娘以爲娘午茶，少瀉詩脾，」開畫視之，乃石榴子二盒，金柑四蒂，果盡覆畫，畫衣下文錦尺幅，緙帶雙結，密絨重重，發被而視，則薄絳羅（九）也，得五十六字云：

珠樓十二夜初長，秋恨應知怯晚妝，巫水有望通楚佩，賈翁無夢問韓香，（二）錦絃蕩瑟調鸚鵡，蘭酒新釀憶鸚鵡，（十一）落月斜廊無限意，可能流影到西廂。

篇末著云「米在田而可實，水非米而何炊。」陳以指畫者久之，作潘雌狀，澹焉起，立碎紙而擲於地，頭髻拂衣，遂往見倩，時倩方坐繡榻，裁風花細德，忽見陳，至意必有合，移席併坐，爲陳整髻，上燈釵，陳暈臉潮紅，聲容噎氣，良久，乃言曰：「姪以穉年，背慈就外，孤跡單心，託命於姑，以姑之惠，被以綺繡，餌以珍錯，良厚矣，乃不調之德，而假道於不令之生，傳以褻詞，姑縱不愛姪，猶不自愛乎，姪者以楮墨閒情，染成小句，姑掠而取之，致以穢意見誘，修寫有節，高柏有心，豈相浼也，雨下之金，尙不能亂桑。」

中之婦，(一)而謂紅閣流葉，(二)乃自媒於東翁宋玉，(三)哉，姪非敢斷絕雅恩，然久安於此，實敗令名，請從此辭。一歎歎再拜而起，情以好言固留，不許，時舜水已成小鏡，陳之父母，將欲迎陳，陳適歸，驚喜，道故，陳所不悅於倩娘者，匿不告也。

先是生之父母，爲生婚於王氏，自謂志於倩，遂背婚於王，王亦以生狂蕩無檢，字女他姓，至是，生欲因倩娘求合於陳，而不偃其願，故揭紅牋之詩，以誣陳，使聞於陳之父母，因而求娶，閱歲餘，倩以他事至陳父母家，起居外，並爲陳議，口籌心語，未白其人，而數目陳父，陳父無忤色，因極口讚生之才，而諱其貧，又附陳母耳密語，陳父母嘿然，相顧微嘆，遂首肯之，倩歸，卽爲生致六禮，陳父母擇吉，將贅生於家，而絕不以聞於陳，至宴爾之夕，銀缸斜照，鷓鴣帳高張，夜闌徹，流盼見此良人，則卽隔紗窗櫻桃花下生也，陳大號慟，絕後而避，聞香馳走，驚呼陳父母至，陳悲極不能言，良久唯曰：「倩娘誤我！」父母再四救解，然伉儷之際，非其本情，雖勉爲笑語，而眉嫵間鎖，愁駐恨，如不勝致。居又二年，生亦構數椽別墅，挈陳以歸，生之父母，窮悍極虐，素知陳之不禮生也，爲盛怒以待陳，陳拜告方畢，舍啼入室，意不聊生，歲辛丑，生以不給家食爲硯研之謀，復墮窻館之鄰女，見歸於主，陳愈不禮生，生大搥陳，叱督之聲達於庭戶，陳支函語生，曰：「薄命之薄，卿冤可知，狂童之狂，負心若此，何巽何眉，無恥無禮，我

死爲鬼，爾生尙能爲人乎？」語未竟，纔楚亂下，散髮蒙面，流血被肩，維時明月入戶，青燈閃閃，陳蒙目
嗚咽而歎曰：「命盡此矣！」令問香於故篋中，取悉覽一卷，詩詞若干首，及綾屨小寫百葉，皆幼時所
畫花鳥粉本，悉焚之火，乃裂帛盈尺，和淚爲書，授之問香，曰：「遲明汝爲吾送易氏爹娘。」書略云：

「女不幸少逢離亂，骨肉飄依，兩地異處，況復長年羸病，自知弱董易孺，薄雲難壽，然從垂髫以
來，溺情書藝，散志籤圖，將謂結耦名族，執爨良家，俾慈韓二人，得慰心於白髮，竊所願也。不意媒
灼之欺，近在至戚，迫我素名，械彼妻計，（一五）致匹合於瑣類，終身之仰，失在一朝，怨魄不舒，愁
魂欲斷，豈知有生之樂哉。女自春首分袂而後，鬱爲沉疾，答累日一粥，而見粒則嘔，薄飲不及盡
勺，悲苦之狀，不可殫陳。當夫隔門暮掩，薄寒中人，簷雨浙瀝，燈花頻落，砧聲遠颺，誰斷續，女於
斯時，凄其淚零，倚枕竟夕，不知憂之何從也。及夫畫曉，麗花笑暖，翠鳥爭啼，凭欄數週，因思
稔年西園隨伴，踏青始歸，泛錦瑟於芳樓，馳紅衫於細馬，匏絳綉，諧笑爲謳，方之今時，遂若隔
世，同是一身，何苦樂頓異，命之不猶，夫復何言。今秋負心人以窺踪失意，遷怒於女，管楚千釵，垂
垂待斃，無復生理。爰令丫鬚問香，告情父母，卽夜是命盡之日，父母一來垂視，永以遐隔，綠香帳
裏，豈有冷翠零荷，紅葉腮前，莫問韶顏穉齒，將見柳眼露凝，埋春化淚，遠心風折，劈恨成絲，明月

女子之道際，其致此悲劇之自由，實可發人深省焉。

【袖演】

這誘此作，故實之曲折悽哀，文章之雍容華瞻，唐人小說之風範，題辭是寫於前矣。探姬一生，殆爲典型的官於貞靜婉淑之女子，際此社交不公開與婚姻不自由之時代中，臣奴屈從，竟不易度終肉之命運，洵足使人一觀同情之淚焉。

【注釋】

- (一) 閨閣 唐功狀榜門，在門左曰閨，在門右曰閣。(二) 流離 當係狀靈驗伶仃之意。(三) 遺棄 讀宮人以背棄重陷，這無謂靈眉知這山也。(四) 甲申 爲阿深祿十七年(一六四四)是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陷北京，崇禎帝自縊煤山，明亡。(五) 安撫守貞 少艾宜居，守貞不嫁也。(六) 表之自出 表靈所生，豈爲錫厲。(七) 櫻桃未子二句，寓官少女不若少婦之多猶可愛。(八) 擲車之果 潘房嘆嗚嗚，每行道中，女子以果擲之，常盈車。(九) 糖醋 湯小紙也，見漢書外戚傳。(一〇) 檀香 用韓壽偷香事。(一一) 幽怨 同房相如與卓文君歸成都，貧甚，以鸚鵡美酒，與文君日日醉。(一二) 桑中婦 魯人於胡，娶妻三月而遊宦，三年還家，其妻採桑於郊，胡至郊不識爲其妻，遺金裝之，欲拒，後還家，乃悉所執者，即其妻也，事見西京雜記，樂府詩中有秋胡行，即敘此事。(一三) 紅閣流粟 即指于祐於御溝上得紅粟，顧詩，後得聖宮女聘夫人事。(一四) 東牆宋玉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中，有東家之女，登牆聞臣三年句，見文選。(一五) 續彼蕤計 猶淫值，「蕤今變令，成是貝錦，彼借人者，亦已太甚。」變罪，文章相錯，喻殘人合力組成其罪。(一六) 畜我 不卒 猶變計，「揣我畜我……我感不卒」等句，意爲不能終養父母也。

小青傳

佚名

小青者，虎林某生（一）姬也。家廣陵，與生同姓，故諱之，僅以小青字云。

姬夙根穎異，十歲，遇一老尼授心經，（二）一再過了了，覆之不失一字。尼曰：「是兒蚤慧，福薄，願乞作弟子，即不溺，願毋令識字，可三十年活爾。」家人以爲妄，嗤之。

母本女塾師，隨就學，所遊多名閨，遂得精涉諸技，妙解聲律。江東固佳麗地，或諧聞彥雲集，茗賦手語，衆偶紛然，姬隨變，酬答，悉出意表。人人惟恐失姬，雖素嫻儀，則而期異，躡約自好，其天性也。

年十六歸生，袁公子也，性嗜啜，憨跳不韻，（三）婦更奇妬，姬曲意下之，終不解。一日，隨遊天竺，（四）婦問曰：「吾聞東方佛無量，而世多專禮大士（五）者何？」姬曰：「以其慈悲耳。」婦知誤已，笑曰：「吾爲慈悲汝。」乃徙之孤山別業。誠曰：「非吾命而婦至，不得入；非吾命而郎手札至，亦不得入。」姬自念，彼置我閒地，必密伺短長，借莫須有（六）事魚肉我，以故深自斂戢。

婦或出遊，呼與同舟，遇雨堤之馳騎，挾彈遊冶少年，諸女伴指點譟躍，條東條西，姬澹然，凝坐而已。

婦之戚屬某夫人（七）者，才而賢，常就姬學弈，絕愛憐之。因數取巨觴，婦已醉，徐語姬曰：「船有樓，汝伴我一登。」比登樓，遙眺久之，撫姬背曰：「好光景，可惜毋自苦，章臺柳（八）亦倚紅樓盼韓郎走馬，而子作蒲團空觀耶？」姬曰：「賈平章（九）劍鋒可畏也。」夫人笑曰：「子誤矣！平章劍鈍，女平章乃利害耳！」頃之，從容語曰：「子既稱儀，則又多技能，而風流綽約復爾，豈當隨羅刹國中（一〇）吾雖非女俠，力能脫子火坑，頃言章臺柳，子非會心人耶？天下豈少韓君乎？且彼縱善遇子，子終向黨將軍帳下作羔酒侍兒（一一）乎？」姬曰：「夫人休矣，妾幼夢手折一花，隨風片片着水，命止此矣。夙業未了，又生他念，彼冥曹烟符，非吾如意珠，再辱奚爲？徒供衆口畫描耳！」夫人歎曰：「子言亦是，吾不子強，雖然，子亦宜自愛，彼或好言飲食，汝乃更可慮，卽且夕所須，第告我無害。」因相顧泣下，密衣，徐拭淚，還座，尋別去。夫人每向宗戚語及之，無不咨嗟嘆息云。

姬自後幽憤悽惻，俱託之詩或小詞，而夫人後亦旋宦遠方，姬益寥閨，遂成疾，婦命醫來，仍遣婢捧藥至，姬伴成謝，婢出，擲藥床頭，歎曰：「吾卽不願生，亦當以淨體皈依，作劉安雞犬（一二）豈以一杯鴆斷送耶？」然病益不支，水粒俱絕，日飲梨汁，益許益明，敷治服，擁撲欬坐，或呼琵琶婦唱詞，以道，雖數輩數醒，終不蓬首偃臥也。

忽一日，語老嫗曰：「可傳語冤業郎，覓一良畫師來。」師至，命寫照，寫畢，脫鏡熟視曰：「得吾形似矣，未盡吾神也。姑置之。」又易一圖曰：「神是矣，而風態未流動也。若見我而目端手莊，太若持故也。姑置之。」命捉筆於旁，而自與嫗指點語笑，或扇茶籠，簡圖書，或代調丹青諸色，縱其想會。久之，復命寫圖，圖成，極妖嬈之致，笑曰：「可矣。」師去，即取圖供榻前，爇名香，醃梨酒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豈有汝緣分耶？」搵几而泣，淚雨淋漓，下，一榻而絕。時萬曆壬子歲也。年方十八耳。哀哉！

人美於玉，命薄於雲，瓊蕊優曇，人間一現，欲求如杜麗娘，牡丹亭畔重生，(二三)安可得哉？

日向暮，生始跟蹤來，披帷見容光藻逸，衣袂鮮好，如生前無病時，忽長號頓足，啞血升許。徐歸得一卷，遺像一幅，又一絨寄某夫人，啓視之，敝致侷痛，後書一絕句，生痛呼曰：「吾負汝！吾負汝！」婦聞悲甚，趨案閱，乃匿第三圖，僞以第一圖進，立焚之。又索詩，詩至，亦焚之。廣陵散(二四)從茲絕矣。悲夫！楚焰成烈，何不以紀惜(二五)誰之則罪不在婦，又在生耳。及再簡草稿，棄散失盡，而姬臨卒時，取花鈿數事，贈嫗之小女，嫗以二紙，正其詩稿，得九絕句，一古詩，一詞，併所寄某夫人者，共十二篇。古詩云：

「雲意閒雲雲不流，舊雲正壓新雲頭。朱顛(二六)顛筆落窗外，松嵐秀處常我樓。垂簾只愁好景

小，捲簾又怕風線繞。塵捲塵垂底事難，不惜不緒誰能曉？爐煙漸瘦剪聲小，又是孤鴻啜悄悄。

絕句云：

「稽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願爲一滴楊枝水，洒作人間並蒂蓮。

春衫血淚點輕紗，吹入林逋（一七）處士家。嶺上梅花三百樹，一時應變杜鵑花。

新妝竟與畫圖爭，知在昭陽第幾名？瘦影自臨秋水照，柳須憐我我憐卿。

西陵芳草騎驄驂，內使傳來曉踏春。盃酒自澆蘇小墓，（一八）可知妾是意中人。

冷雨幽窗不可聽，挑燈閒看牡丹亭。人間亦有癡于我，豈獨傷心是小清？

何處雙禽集畫闌，朱朱翠翠似青鸞。如今幾個憐文彩，也向秋風鬪羽翰。

眠脈溶溶盪盪波，芙蓉睡醒欲如何？妾映鏡中花映水，不知秋思落誰多？

盈盈金谷女班頭，一曲騷歌衆伎收。直得樓前身一死，李倫（一九）原是屏風流。

鄉心不畏兩崖高，昨夜慈親入夢遙。見說浙江潮有信，浙潮爭似廣陵潮。」

其天仙子詞云：

文姬遠嫁昭君塞，（二〇）小青又積風流債。也虧一陣黑罡風，火輪下，抽身快，單單別別清涼界。

與某夫人書云：

原不是鴛鴦一派，休算做相思一概。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着衫又搭裙雙帶。

「元元叩首，瀝血致啓夫人台座下。關頭祖報，（二）道隔人天，官舍良辰，當非寂寞。隨情成住，暗歸慈雲。分煥噓寒，如依膝下。糜身百體，未足云酬。娣姊媿媿無恙，猶憶兩樓元夜，看燈諧語。媿指畫屏一憑欄，女曰：「是妖。媿兒倚風獨盼，恍惚有思，當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執拂役，醫偷近郎，將無似娣。」于時，角彩尋秋，綵繡微照。寧復知風流雲散，遂有今日乎？往者仙槎北渡，斷梗南樓，猶語嗟聲，日焉三至。漸乃微詞含吐，亦如尊旨云云。竊探鄙衷，未見其可。夫屠肆苦心，餓狸悲良，此直供其換馬，不卽辱以當壚。去則弱絮風中，住則幽蘭霜裏。困因絮果，現業離深。若使祝髮空門，洗妝流虛，而臨思綺語，觸緒紛來。正恐違性離胎，荷絲難殺，又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孤燈聽雨，雨殘笛歇，謾謾松聲，羅衣壓几，鏡無乾影。晨淚鏡潮，夕淚鏡沙。今茲難符，殆復難支。痰灼肺然，見粒而嘔。錯情易意，悅憎不馴。老母娣弟，天涯間絕。嗟乎！未知生藥，焉知死悲！惶促救淹，無乃非違。妾少受天穎，機警靈速，豈茲寄彼，理詎能變。然而神爽有期，故未應寂寂也。至其淪忽，亦非自今。結禱以來，有宵靡旦，夜臺滋味，諒不殊斯。何必紫玉成烟，白花飛蝶，乃謂

之。死哉。或軒車南返，駐節維揚，老母惠存，如姜之受阿秦（三三）可念，幸終垂憫。時昔珍賻，悉令見殉。寶細緇衣，福星所賜，可以超輪消劫耳。小六娘竟先期相俟，不憂無伴。附呈一絕，亦是鳥語鶯哀。其詩集小像，託陳趨好藏，竟便馳寄。身不自保，何有於琴、齊、冷、翠乎！他時放船堤下，探梅山中，聞我西閣門，坐我綠陰床，勞生平於響像，見空韓之寂，是耶非耶？其人斯在，嗟乎！夫人！冥異路，永從此辭。玉腕朱顏，行就塵土，與思及此，慟也何如！元元叩首叩首。」

後附絕句云：

『百結迴腸寫淚痕，重來惟有舊朱門。夕陽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

生之戚某，集而刻之，名曰焚餘。

【題解】

本篇見陔餘叢考之溪初新志中，故事情詞，殊悲獨動人。惟小僧有無其人，尙有致疑。閱詩集小傳中女郎羽、漆陶條後有云：「又有所謂小僧者，本無其人，邑子譚生遺傳及詩，與朋儕爲戲曰：『小僧者，韻情字正，心勞負小字也。』或可姓金，合之成鍾情字也。」然考慈德寺，小僧實確有其人，且傳中所記亦爲事實。至今小僧已爲一不朽之不幸婦人家。此傳不知誰何所作，陳文述西園讀集中，輯有常然支知時之小僧傳，取與本傳相駁，畧有出入，疑即支傳經後人竄改而成者。

【補演】

小青才貌娟娟，面身世接深如此，有情人始無不爲之說一類同情之深者。吳固之學，蘇溪傳，即以此事。

關於小青之一切，近人雷光旦研究所得最爲精密。譚氏對於小青事實，既作詳確之考證，復以科學之理解與方法，分析小青之精神狀態，謂小青有自我趨之傾向。蓋小青受此嚴重壓迫，發生此戀戀心理，實爲理勢所當然也。譚氏著有馮小青一奇，即爲精集研究馮小青之作而成者。

【注釋】

(一) 菜生 綠窗問草樓密語所述，菜生爲馮具之子雲。
(二) 心竅 佛藏名，宋史藝文志：「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一卷，世俗稱稱心經。」
(三) 嘈啞 聲韻不韻，增廣說音，增廣韻之狀，不韻者，無韻味也。
(四) 天竺 寺名，在杭州西湖，有上中下三等。(五) 火土 觀世音也。(六) 莫須有 宋蔡攸居廣雅而殺之，梅摯忠語曰：「飛罪不分明。」梅曰：「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想天下。」(七) 某夫人 藍閣草樓密語：「所謂某夫人，錢鏐進士楊廷悅之妻也。」(八) 章叢柳 異韻：「楊柳將枝柳氏，柳下，三歲不凋，寄以詩曰：「章叢柳，章叢柳，昔日青青今在否？」按章叢，漢長安中街名。天寶末，羅覆二京，柳爲羅所沙叱利所得，侯侯許俊春之，復歸於魏。唐許免佐有柳氏傳見前。
(九) 買平草 指買似道，宋理宗時，累宜左丞相，蔡樞密使，庶宗立，似道奏專政，同平章軍國事，封魏國公。此處以買平草心竅，似其專橫淫威也。(十) 羅剎國 羅剎，爲印度古民族之稱。文獻通考謂：羅剎其人極醜。(十一) 藍將軍 魏下句，

嫻嫻傳

黃永

嫻嫻者，字小嫻，周姓，戴溪黃夫人侍兒也。母夢吞素珠一粒，覺而娠，羣輩卜之，宜男。及嫻嫻生，咸賀之，曰：「是雖女也，當有福。」

數歲，戲於庭，適夫人勅銀工製釵，曰：「如一封書式。」嫻嫻應聲曰：「一封書到便與師。」夫人爲之發粲。自是極愛憐之，親爲剪髮裹足，令從女塾學，得近筆墨，稍長，課之績，金針鴛譜，一見精極，慕性婉媚，善伺夫人意，先事即得，夫人每曰：「此吾如意珠（一）也。」

幼有潔癖，蠶香澆衣，惟恐弗及，凡其服食器用，卒不令諸同伴近之。晝則旁習女紅，夜則隨夫人合掌海南大士。旣退，但閉閣寢坐，終不聞一語，其靜心類如此。

丁亥，嫻嫻年十五，夫人將爲之字，而孝廉黃永雲孫者，時以下第歸里。雲孫故倦游，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問奇（二）履滿，譬箋調墨，日不暇給。思得麗姝爲記室，厥配湘夫人，才而賢，相與謀之曰：「是欲副余，天下豈有雙素弱（三）其人者乎？即有之，當以禮聘。」而雲孫負相如之渴，所好又特異。每曰：「豐肌肥婢，儲奴配耳。」昭陽第一（四）安在？吾寧築避風臺（五）俟之，以故薄遊於廣陵。結蘇之間，

幾於紅粉成陣而卒無所遇。

一日，爲黃夫人六秩初度，雲孫以族之猶子，從而捧觴焉。嬭嬭侍夫人出，常妝便服，遲遲來前，冀雲盾等柔若無骨，而姿態閒逸，娟娟楚楚，如不勝衣，立而望之，殆神仙中人也。雲孫瞥見，心蕩，私自念曰：「其道在邇，求之則遠，彼美人者，真國色無雙矣。」時親族畢集，萃進而壽，嬭嬭筵待既久，雲孫得數數目之，嬭嬭而頰發赤，爲一流盼而已。禮畢，遽隨夫人入，雲孫悵然別去，賦浣溪紗一闕。

於是呼媒者告之，故使通殷勤，而夫人重惜之，不欲以備小星之選，固拒不許。雲孫書空無聊，計無所出，乃夫人之長君來王，次君雪茵，固善雲孫，力爲之請。夫人曰：「吾以掌上撫之，極不忍使爲人作妾，必欲爲雲孫請者，有嬭嬭在。」命家姬以其私詢之。嬭嬭不言，姬曰：「是前稱壽者，尙尙少年，吾聞其才名冠江南。捧硯司花，撥勝鬘，將軍烹酒，其私心慕子，惟恐不得當也。唯夫人命，可乎？」嬭嬭首肯。

先是里中貧子弟爲夫人內嫻者，咸願以金屋貯嬭嬭，嬭嬭聞之輒大悲，至是聞姬言，爲一破顏。以是知其心許雲孫矣。既報可，雲孫大喜過望，湘夫人出私資聘之。是時適當順治戊子十月，諸應春官試者，悉北上，雲孫將詣吉娶之，偕往，以父命不果，且促之極，不得已治裝將去，而聞嬭嬭忽遭疾，雲

孫爲留竟月，延醫治之，意殊快快不欲行，使者傳夫人語曰：「兒疾在我，雲孫豈以一女子病而輟試事。」越夕，僂夫趣行，其友許聖本等饒之郊外，雲孫賦減字木蘭花一闕志別。曰：「東君有意，知許梅。花也。未，小瀟春先，怎禁西風一夜霜！凄然相對，花底溫存花欲淚。殘月如弓，幾剪燈花。又曉鐘。」

遂去，而翩翩病益劇，醫來，猶強起梳沐，然已骨立不支，似猶舉首盼泥金也。既又聞雲孫被放，愁容憔悴，捧心而泣。夫人再三慰喻曰：「若何所言，但告我。」翩翩曰：「妾命薄，辱夫人膝下十六年於茲，無祿早世，不得長侍阿母，夫復何言。」夫人問之，曰：「豈有思於雲孫耶？」翩翩長吁，曰：「願左右曰：『扶我扶我，起而頓首。』」曰：「郎君天下才，暗我厚，今試北，非職之罪，乃以妾故也。且妾夜者夢持檄召我，冉冉登雲而去，意者在瑤池紫府（七）之間，爲我謝郎君生死異路，從此辭矣。」撫枕淚落如雨，自後不復進藥，數日竟死。死之日，雲孫抵家，湘夫人淚光盈盈，猶在目也。雲孫曰：「將無妾而榮耶，來時未晚耶？」湘夫人曰：「不然，坐定吾語若。」歎曰：「呼！翩翩死矣！」雲孫既內傷，翩翩居平忽忽不樂，幽思隱懣，時結於懷。嘗以一杯臨風告於靈曰：「吾將入海，乞不死藥，返魂香，以起之，則三山有人風引舟不能到，欲得少君方士之術，上天入地求之，遍而七夕夜半，未及比肩，無誓可值，佳人難再得，當復奈何？」然其後翩翩亦散入夢，是耶非耶，不可辯焉。于麟李夫人歌云：「紛披被其

徘徊，包紅顏其弗明。兩語俱神似。或云，嫿從夫人虔修佛法，先以淨體化去，不效，梁玉清累太白（八）理或有之，大要使白骨可起，則月下風前，呼之或出，牡丹亭一書，不得盡謂湯若士寓言也。嫿既死，同里墨莊書史爲之傳。

論曰：余聞嫿遺事甚詳，其與姪紫玉之流歟？或曰：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此負情儂之言，不足爲聖孫道也。聖孫登堂乍逝，未得再顧，而鍾情特甚，豈治色是溺，蓋亦歎爲才難者乎！史稱阮嗣宗醉眠鄰女塋側，及其既死，又往哭之，可謂好色不淫，雲孫近之矣。

【題解】

本寫見張山來漢初新法卷十四。黃永假墨莊書史之別名，敘寫其自身與未嫁妾之情愛始末。「好色不淫」之語，當爲彼對全篇內容所持之旨趣。然稍委一事，實爲宗法社會下不良之陋俗，而輕薄才子且又常藉此畸形之辯護，以自固風雅。黃永雖尙余必至此，其事究之不可爲訓，殆無疑義也。取其文章簡淨，情緒懇摯，結構尙不落常套，故爲選註。

【作者傳略】

黃永字鵬孫，江蘇武進人。生平年均不詳，約清聖祖（康熙）五年前後（公一六六六）在世。工詩文，與董以寧、顧從禮、陳繼塔、時稱「曉陵四子」。順治十二年，舉進士第，官涇州副員外郎。

【注釋】

(一)如意珠 〔釋名〕「如人於自衣幣如意珠，不自覺知，辟諸他方，乞食隨逐，忽有智者指示其珠，祈願從心，致大饒富，方悟神珠，非從外得。」如意珠，神珠也。(二)問奇 〔漢〕雄多識古文奇字，時有好事者，設酒往問之。(三)和靈 〔宋〕蘇軾之妾。姓王氏，靈辨人。蘇軾官杭州時所納，初不識字，既筆試，遂學書，粗有楷法。(四)昭陽第一 〔昭陽〕漢殿名。李白詩：「宮中臨第一，殿殿在昭陽。」杜庠詩：「昭陽殿裏第一人。」則借趙飛燕以擬楊玉環也。(五)遊風臺 〔趙〕飛燕身輕不勝風。漢成帝爲第七寶遊風臺。(六)小星 〔詩〕「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注：「衆星妾齒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後人因稱妾爲小星。(七)瑤池素府 〔神仙所居之地。〕(八)梁玉清 〔梁〕玉清，累太白。東方朔內傳：「秦升六國，太白星竊熾女，侍兒梁玉清，送入瑤池，少仙游，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拍梁玉清，隨于北斗下春。」(引見太平廣記五十九卷中)蘇文忠詩：「太白猶送水仙洞。」即用是意。詳見陳伯敬先生蘇詩注補。

傳奇小說集卷七

嬰甯

蒲松齡

王子服，莒之羅店人，早孤，絕慧，十四入泮，母最愛之，尋常不令遊郊野。聘爾氏，未嫁而夭，故求鳳。

(一) 未就也。

會上元，有舅氏子 吳生，邀同遊，方至村外，舅家有僕來，招吳去。生見遊女如雲，乘輿獨遊，有女郎，擲梅花一枝，容華絕代，笑容可掬。生注目不移，竟忘顛。女過，去數武，顧婢曰：「個兒。」郎目灼灼似賊。」遺花地上，笑語自去。

生拾花悵然，神魂喪失，快快遂返。至家，覆花枕底，垂頭而睡，不語亦不食。母憂之，醢 (二) 益劇，肌革銳減，醫師診視，投劑發表，忽忽若遂。母撫問所由，默然不答。適吳生來，囑密詰之。吳至榻前，生見之淚下。吳就榻慰解，漸致研詰。生具吐其實，且求謀畫。吳笑曰：「君意亦復癡，此願有何難遂，當代訪。」

嬰

甯

1105

之。徒步於野，必非世家，如其未字，事固諧矣。不然，拚以重賂，計必允遂。但得痊瘳，成事在我。一生聞之，不覺解頤。吳出告母，物色女子居里，而探訪既窮，並無踪跡。母大衰，無所爲計。然自吳去後，顏頤開，食亦略進。數日，吳復來，生問所謀，吳給之曰：「已得之矣。我以爲誰，何人，乃我姑氏女，即君姊妹，今尙待聘，雖內戚有昏姻之嫌，實告之，無不諾者。」生喜溢眉宇，問居何里？吳詭曰：「西南山中，去此可三十餘里。」生又付囑再四，吳銳身自任而去。

生由此飲食漸加，日就平復。探視枕底花，雖枯未會彫落，凝思把玩，如見其人。怪吳不至，折柬招之。吳支託，不肯赴召。生悲怒，悒悒不歡。母慮其復病，急爲議姻，略與商推，輒搖首不願，惟日盼吳，吳迄無耗，益怨恨之。轉思三十里非遙，何必仰息他人。檢梅袖中，負氣自往，而家人不知也。伶仃獨步，無可問程，但望南山行去，約三十餘里。亂山合沓，空翠爽肌，寂無人行，止有鳥道。遙望谷底，叢花亂樹中，隱隱有小村落。下山入村，見舍宇無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門前皆絲柳，繡內桃杏猶繁，間以修竹，野鳥格磔。其中，意是園亭，不敢遽入，回顧對戶，有巨石滑潔，因據坐憩。

俄聞牆內有女子，長呼小榮，其聲嬌細。方佇聽間，一女郎由東而西，執杏花一朵，俛首自簪，舉頭見生，遂不復簪，含笑拈花而入，審視之，即上元途中所遇也。心驟喜，但念無以階進，欲呼姨氏，而顧從

無避往，擅有訛誤。門內無人可問，坐臥徘徊，自朝至於日昃，盈盈望斷，並忘飢渴。時見女子露半面來，似訝其不去者。

忽一老嫗扶杖出，頭生曰：「何處郎君，聞自辰刻便來以至於今，意將何爲得勿亂耶？」生急起揖之，答云：「將以盼親。」嫗躡躑不聞，又大言之。乃問貴戚何姓？生不能答。嫗笑曰：「奇哉！姓名尙且不知，何親可探。我視郎君亦書癡耳，不如從我來，啖以粗糲，家有短榻可臥，待明朝歸，詢知姓氏，再來探訪，不晚也。」生方腹餒思啗，又從此漸近。廬入大喜，從嫗入，見門內白石砌路，來道紅花，片片墮階上。曲折而西，又啓一闔，豆棚花架滿庭中，肅客入舍，粉壁光明如鏡，窗外海棠枝柴探入室內，茵藉几榻，罔不潔淨，甫坐，即有人自窗外隱約相窺。嫗喚小鬟可遠作黍，外有婢子感聲而應。坐次，具展宗閱。嫗曰：「郎君外祖，莫姓吳否？」曰：「然。」嫗驚曰：「是吾甥也。尊堂我妹子，年來以家窶貧，又無三尺男，遂至昏閭梗塞，甥長成如許，尙不相識。」生曰：「此來卽爲姨也，避勿，遂忘姓氏。」嫗曰：「老身素姓，並無誕育，弱息僅存，亦爲庶產。渠母改醮，遣我鞠養，頗亦不鈍，但少教訓，嫗不知愁。少頃，使來拜識。」

未幾，婢子具飯，蠶尾盈握，(四)嫗勸餐已，嫗來斂具。嫗曰：「喚留姑來！」婢應去良久，聞戶外聲

有笑聲。媼曰：「嬰甯，汝姨兄在此。」戶外噓噓笑不已。婢推之以入，猶掩其口，笑不可遏。媼瞋目曰：「有客在，咭咭叱叱，是何景象！」女忍笑而立。生揖之，媼曰：「此王郎，汝姨子，一家尚不相識，可笑人也。」生問妹子年幾何矣？媼未能解，生又言之，女復笑不可仰視。媼謂生曰：「我言少教誨，此可見也。長已十六，呆癡裁如嬰兒。」生曰：「小於甥一歲。」曰：「阿甥已十七矣，得非庚午屬馬者耶？」生首應之。又問甥婦阿誰？答云無之。曰：「如甥才貌，何十七歲猶未聘耶？嬰甯亦無姑家，極相匹敵，惜有內親之嫌。」生無語，目注嬰甯，不暇他瞬。婢向女小語云：「目灼灼，賊陰未改。」女又大笑，顧婢曰：「視碧桃開未？」遽起，以袖掩口，細碎。退步而出，至門外，笑聲始縱。媼亦起，喚婢撲殺，爲生安置，曰：「阿甥來不易，宜留三五日，迺送汝歸。如嫌幽悶，舍後有小園，可供消遣，有書可讀。」

次日至舍後，果有園半畝，細草鋪毡，楊花糝逕。有草舍三椽，花木四合其所。穿花小步，聞樹頭蘇蘇有聲，仰視，則嬰甯在上，親生狂笑。墮。生曰：「勿爾，墮矣！」女且下且笑，不能自止，方將及地，失手而墮，笑乃止。生扶之，陰捉其腕，女笑又作，倚樹不能行，良久乃罷。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遺，故存之。」問存之何意？曰：「以示相愛不忘也。自上元相遇，疑思成疾，自分化爲異物，不圖得見顏色，幸垂憐憫！」女曰：「此大細事，至戚何所靳惜，待兄行。」

時園中花當曉。老奴來折一巨。細負送之。生曰：「妹子癡耶？」女曰：「何便是癡？」生曰：「我非愛花，愛憐花人耳。」女曰：「腹孛（五）之親，愛何待言？」生曰：「我所謂愛，非瓜葛（六）之愛，乃夫妻之愛。」女曰：「有以異乎？」曰：「夜共枕席耳。」女僂思良久曰：「我不慣與生人睡。」語未已，婢潛至生檯，恐遁去。少時會母所。母問何往？女答以園中共話。媼曰：「飯熟已久，有何長言，啜嚙（七）乃爾。」女曰：「大哥欲我共寢。」言未已，生大窘，急目瞪之。女微笑而止，幸媼不聞，猶絮絮究詰。生急以他詞掩之，因小語責女。女曰：「適此語不應說耶？」生曰：「此背人語。」女曰：「背他人豈得背老母，且寢處亦常事，何諱之？」生恨其癡，無術可以悟之。食方竟，家中捉雙衛（八）來尋生。

先是母待生久不歸，始疑村中搜覓幾徧，竟無蹤兆，因往尋覓，嗅憶穢言，因教於西南山行覓。凡歷數村。始至於此，生出門，適相值，便入告，且請偕女同歸。媼喜曰：「我有志，匪伊朝夕，但賤軀不能遠涉，得甥攜妹子去，識認阿姨，大好。」呼嬰留，留笑至。媼曰：「有何喜笑，輒不悅，若不安，當爲全人。」因怒之以目。乃曰：「大哥欲同汝去，可便裝束。」又餽家人酒食，始送之出，曰：「姨家田產充裕，能從冗人，到彼且勿歸，小學詩禮，亦好事翁姑。即煩阿姨，爲汝擇一良匹。」二人遂發，至山坳，回頭，猶依稀見媼倚門北望也。

抵家，母睹姝麗，驚問爲誰？生以姨女對。母曰：「前吳郎與兒言者，詐也。我未有姊，何以得甥？」問女，女曰：「我非母出，父爲秦氏，沒時，兒在襁中，不能記憶。」母曰：「我一姊，適秦氏良樞，然烈謝已久，那得復存？」因細詰面廬，一符合。又疑曰：「是矣，然亡已多年，何得復存？」疑慮間，吳生至。女避入室。吳詢得故，惘然久之，忽曰：「此女名嬰留耶？」生然之，吳極稱怪事。問所自知？吳曰：秦家姑去後，姑丈鏢居，異於狐，病瘠死。狐生女名嬰留，綢臥床上，家人皆見之。姑丈歿，狐猶時來。後求天師（九）符粘壁間，狐遂携女去，將勿此耶？」彼此疑參，但聞室中吃吃皆嬰留笑聲。母曰：「此女亦太憨生。」

（十）吳請面之，母入室，女猶澹笑不頰，母促令出，始極力忍笑，又而壁移時，纔一展拜，翩然遽入，放聲大笑。滿室婦女，爲之粲然！吳請往視其異，就便執柯，尋至村所，廬舍全無，山花零落而已。吳憶姑葬處，彷彿不遠，然墳塋湮沒，莫可辨識。詫歎而返，母疑其爲鬼，入告吳言。女略無駭意。又弔其無家，亦殊無悲意，孜孜笑笑而已。衆莫之測。母令與少女同寢，止，味爽即來省問。操女紅，精巧絕倫。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嫣然，狂而不損其媚，人皆樂之。鄰女少婦，爭承迎之。

母擇吉將爲合卺，而終恐爲鬼物，竊於日中窺之，形影殊無少異。至日，使華妝行新婚禮，女笑極，不能俯仰，遂罷。生以其憨癡，恐漏洩房中隱事，而女殊密秘，不肯道一語。每值母憂怒，女至，一笑即解。

奴婢小過，恐遭鞭撻，輒求詣母共語，罪婢投見，復得免。而愛花成癖，物色循戚黨，竊與金釵，聽佳種，數月，階砌澆潤，無非花者。庭後有木香一架，故鄰西家。女每攀登其上，摘供特玩，母時遇見，輒訶之，女卒不改。

一日，西鄰子見之，凝注傾倒，女不避而笑。西鄰謂女意已屬，心益蕩。女指牀底笑而下，西鄰子謂示約處，大悅！及昏而往，女果在焉。就而淫之，則陰如錐刺，痛徹於心，大號而踏。細視非女，則一枯木臥牀邊，所接乃水淋漓也。鄰父聞聲，急奔研問，呻而不言。妻來，始以實告。爇火燬毀，見中有巨蠟，如小蠶然。翁碎木捉殺之，負子至家，半夜尋卒。鄰人誣生，訐發嬰窟妖異。邑宰素仰生才，矜知其篤行士，謂鄰翁認誣，將杖責之，生爲乞免，遂釋而歸。母謂女曰：「憨狂爾爾，早知過喜而伏憂也。邑令神明，幸不牽累。設鵲突（一一）官宰，必逮婦女，質公堂，我兒何顏見戚里。」女正色，矢不復笑。母曰：「人固不笑，但須有時。」而女由是竟不復笑，雖故逗亦終不笑，然竟日未嘗有戚容。

一夕，對生零涕，異之，女哽咽曰：「曩以相從日淺，言之恐致駭怪。今日察姑及郎，皆過愛無有異心，直告或無妨乎？妾本孤產，母臨去，以妾託鬼母，相依十餘年，始有今日。妾又無兄弟，所恃者惟君。老母岑寂山阿，無人憐而合厝之，九泉輒爲悼恨。君尙不惜煩費，使地下人消此怨悵，庶養女者，不忍溺

棄。生詰之，然虛墳塚迷於荒草。女但言無慮。刻日，夫妻輿榘而往，女於荒烟錯楚中，指視墓處，果得嫗尸，膚革猶存。女撫哭哀痛，昇歸，尋秦氏墓合葬焉。是夜，生夢嫗來稱謝，寤而述之。女曰：「妾夜見之，曷勿驚郎君耳。」生恨不遺留。女曰：「彼鬼也，生人多，陽氣勝，何能久居。」生問小榮曰：「是亦狐，曷豔，狐母留以視妾，每攝果餌相哺，故德之，常不去心，昨問母，云已嫁之。」

由是歲值寒食，夫妻登秦墓，拜掃無缺。女逾年，生一子，在懷抱中，不畏生人，見人輒笑，亦大有母風云。

異史氏曰：觀其孜孜憨笑，似全無心肝者，而翳下惡作劇，其豔執甚焉。至棲戀鬼母，反笑爲哭，我嬰甯殆隱於笑者矣。竊聞山中有草，名笑矣乎，（二二）嗅之，則笑不可止。房中植此一種，則合歡忘憂，（二三）並無顏色矣。若解語花，（二四）正嫌其作態耳。

【題解】

本篇見臨松縣府志異俗二。晉趙中國小說史增：「聊齋志異不外記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摭寫委曲，敘次井然，用傳奇法，而以志怪變幻之狀，如在目前；又或易詞改註，別叙時人異行，出於幻境，頓入人間，俱臻頂調，亦多風流，故讀者耳目爲之一新……可末志怪寂寥，大抵爾時，又多流俗，既因不情，聊齋志異獨於詳盡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

親，忘爲異類，嬰雷一作，當作如是觀。

【作者傳略】

蒲松齡字履仙，一字劍臣，號柳泉居士，又號西園生，山東淄川人，生於明崇禎三年（一六三〇），卒於清聖祖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年八十六歲。祖嘗於陝、中，考而不達，以諸生授於察，康熙五十年始成歲貢生。著作頗多，有文集四卷，詩集六卷，詞集一卷，聊齋白話韻文，陳世倌、綠、以及省身語錄、慎刑錄、養字文、日用俗字、良藥經等。聊齋志異十六卷，相傳蒲氏實二十餘卷，屠虎之乃作。三海遺集評此書云：「用筆擅簡，寓意處全無賸裕，齊脫胎於諸子，非僅抗乎古史、莊門也。」桐蔭清話亦云：「國朝小說家，誠狐、鬼之書，以淄川蒲留仙世、聊齋志異爲第一。」即經學家俞樾亦在燈前、樞中亦謂：「聊齋復古，不失爲古。」蘇、蘇、蘇之說，聊齋志異之價值，可見矣。

【縮演】

胡適在志、齋小說中謂：「聊齋的小說，平心而論，實在高出唐人的小說，蒲世雖喜說鬼、狐，但他寫鬼、狐却都是人情世故，於理想主義之中，却帶幾分寫實的性質。」嚴、振、聲、中國、規、寫、小、說、第、三、集、上、第、一、章、序、言、謂：「聊齋志異尙有幾篇著意經營之作，如嬰雷、如馬介甫、如竹青，都可算爲清代無量數的短篇雜記中的傑作。他們不僅是一篇結構完美的故事，而且也都寫得十分真切動人，雖極情而不能至於異說，而主人公之性格却很活潑，世間人情，亦寫得曲折有致。如嬰雷之類，實可上比肩於唐人之名作小玉傳之類，雖然他們的情調之間是很不相同的，像嬰雷那樣的極其巧笑的喜劇的作品，在中國」

風霜故亦中道是不容易見到的東西。」胡應所造，句是藉以理解風霜一類小說之一助。全篇以「花」與「笑」爲線索，反覆曲折，百無不應，實極穿插組織之能事。以這花地上，引起王生之雅情而笑始，至花白家，整齋起于之釋縛而笑終，結構亦至爲密緻。篇中敘寫生與女小園問答語，故作幽默，而談諧氣味至爲濃厚，文心佳妙殊甚。

【注釋】

- (一) 求鳳 司馬相如琴歌：「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兮求其凰。」謂求耦也。(二) 鳳雛 凡僧道發誓時稱曰臨拜，臨以除疫癘之祭日稱。(三) 格磔 本草：「鷓鴣生江南，鳴曰鈞格磔。」(四) 雞尾魚擺 詩內附：「雞尾不盈擺，弗食。」(五) 腹季 漢中山靖王對亞臣：「非有腹季之親。」注：腹，腹也，季，白也，皮至薄，官無奇親也。(六) 瓜葛 洪武：「吳陸幼便相令，丞相愛惡花葛，每共園弄，丞相欲舉行，吳陸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距得臂相與，似有瓜葛。」注：陸，陸曰瓜葛，疏親也。(七) 閨聲 音刀聲，多音也。(八) 指 潛異錄：「鼠一名指。」(九) 天師 元史釋老傳：「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其後四代孫曰陵孫，居峨山，相傳至三十六代孫名宗廣，當至元十四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之，至則待以客禮，命志登、江南道教，仍賜銀印。(一〇) 太慈生 全唐詩話：隋帝幸荷花女陵，實見多慈，帝命張世備明之曰：「舉登珠實半未成，慈肩釋材太慈生。」(一一) 蘭突 糊塗不曉事之意，見呂藍野詩集。(一二) 笑矣乎 潛異錄：「商翠有一種食之得乾笑疾，土人戲呼爲笑矣乎。」(一三) 介歌忘憂 六博：「合兵實似地，故合憂開，故名合博，俗稱博爲合歌。」詩：「秀也，章章，官，德之背。」傳：「宜草全歡食之，令人忘死者。」(一四) 解荷花 天寶遺事：「太游施干乘白

邊道陵，其後四代孫曰登來，居信之龍岫山，相傳至三十六代孫名際威，登至元十四年，世阻巴平江南，遣使召之，至則待以客禮，命主領江西道教，仍賜銀印。

(一〇) 太慈生

全唐詩話：隋帝勞司花女袁寶兒名慈生，帝命虞世南嘲之曰：「學畫難

黃牛未成，登眉，翠袖，太慈生。」

(一一) 鵲突

續塗不曉事之意，見品藻詩話。

(一二) 笑矣乎

清異錄：「蕭草有一

種食之得乾笑疾，土人戲呼爲笑矣乎。」

(一三) 合歡忘憂

六書故：「合歡，葉似槐，夜合登開，故名合歡，俗謂槐爲合歡。」

辨新風：「芳得，葦草，官樹之實。」釋：「葦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

(一四) 解語花

天寶遺事：「太液池，千葉白

蓮開，帝與楊妃共賞，指池左右曰：「爭似此解語花。」

羅利海市

蒲松齡

馬駭字龍媒，買人子，美丰姿，少僮僂，喜歌舞，輒從梨園子弟以鑼帕纏頭，美如好女，因復有俊人之號。十四歲入郡庠，卽知名。父衰老，罷買而居，謂生曰：「數卷書，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吾兒可仍舊父買。」馬由是稍稍權子母，從人浮海，爲風引去。

數晝夜，至一都會，其人皆奇醜，見馬至，以爲妖，羣譁而走。馬初見其狀，大懼，迨知國人之駭已也，遂反以此欺國人。遇飲食者，則奔而往，人驚遁，則啜其餘。久之，入山村，其間形貌亦有似人者，然藍縷如丐。馬息樹下，村人不敢前，但遙望之。久之，得馬非噬人者，始稍稍近就之。馬笑與語，其言雖異，亦半可解。馬遂自陳所自。村人喜，徧告鄰里，客非能搏噬者。然奇醜者望卽去，終不敢前。其來者，口鼻位置，尙能與中國同，其羅襪酒奉馬。馬問其相駭之故，答曰：「嘗聞祖父言：『西去二萬六千里，有中國，其人民形象，率詭異。』但耳食之，今始信。」問其何貧，曰：「我國所重，不在文章，而在形貌。其美之極者，爲上卿，次任民社，下焉者，亦適貴人寵，故得鼎烹以養妻子。若吾輩初生時，父母皆以爲不祥，往往棄置之，其不忍遂棄者，皆爲宗嗣耳。」問：「此名何國？」曰：「大羅利國。」（一）都城在東，去三十里。」

馬請導往一觀。

於是雞鳴而興，引與俱去。天明，始達郡。郡以墨石爲綺，色如墨。樓閣近百尺，然少瓦，甍以紅石，捨其殘塊磨甲上，無以異丹砂。時值朝退，朝中有冠蓋者出，村人指曰：「此相國也。」視之，雙耳皆背生，鼻三孔，睫毛覆目如簾。又數騎出，曰：「此大夫也。」以次各指其官職，率獠獠，怪異，然位漸卑，醜亦漸殺。

無何，馬歸，街衢人望見之，譟奔跌蹶，如逢怪物。村人百口解說，市人始敢遙立。既歸，國中無大小，咸知村有異人。於是縉紳大夫，爭欲以廣見聞，遂令村人要馬。然每至一家，闔人輒闔戶，丈夫、女子，竊竊自門隙中窺語。終一日，無敢延見者。村人曰：「此間一執戟，曾爲先王出使異國，所閱人多，或不以子爲懼。」造郎門，郎果喜，揖爲上賓。視其貌如八九十歲人，目睛突出，鬚卷如蠅，曰：「僕少年奉王命，出使最多，獨未嘗至中華。今一百二十餘歲，又得睹上國人物，此不可不上聞於天子。然伏臥林下，十餘年不踐朝階，早且爲君勉一行。」乃具飲饌，修主客禮。酒數行，出女樂十餘人，更番歌舞。貌類如夜叉，皆以白錦纏頭，拖朱衣。及地，扮唱。不知何詞，腔拍依詭。主人顧而樂之，問：「中國亦有此樂乎？」曰：「有。」主人請盡其聲，遂擊桌爲度一曲。主人喜曰：「異哉！聲如鳳鳴龍嘯，得未曾聞。」

翼日，趙朝薦誘國王，王忻然下詔。有二三大臣，言其怪狀，恐驚聖體，王乃止。即出告馬，深爲扼腕。居久之，與主人飲而醉，把劍起舞，以煤塗面作張飛。主人以爲美，曰：「諸客以張飛見宰相，宰相必樂用之，厚祿不難致。」馬曰：「嘻！遊戲猶可，何能以面目圖榮顯？」主人固強之，馬乃諾。主人設筵，邀當路者飲，令馬綰面以待。未幾客止，呼馬出見客，客訝曰：「異哉！何前噤而今妍也？」遂與共飲甚歡。馬婆娑歌弋陽曲，二三一座傾倒。明日，交章薦馬，王喜，召以旌節。既見，問中國治安之道。馬委曲上陳，大蒙嘉歎。賜宴離宮。酒醺，王曰：「聞卿善雅樂，可使寡人得而聞之乎？」馬即起舞，亦效白錦纏頭，作靡靡之音。王大悅。即日拜下大夫，時與私宴，恩誼殊異。久而官僚百執事，頗異其面目之假，所至輒見人耳語，不甚與款洽。馬至是孤立，惘然不自安，遂上疏乞休致，不許。又告休沐，乃給三月假。

於是乘傳載金寶，復歸山村，村人踴行以迎。馬以金寶分給舊所與交好者，權聲雷動。村人曰：「吾儕小人，受大夫賜，明日赴海市，當求珍玩，用報大夫。」問：「海市何地？」曰：「海中市，四海鯨人。」
(二) 集貨珠寶。四方十二國，均來貿易。中多神人游戲，雲霞障天，波濤間作。貴人自重，不敢犯險阻，皆以金帛付我輩代購珍異。今其期不遠矣。問所自，曰：「每見海上朱鳥來往，七日即市。」馬問行期，欲同游。村人勸使自重。馬曰：「我願滄海客，何畏風濤？」

未幾，果有踵門寄費者，遂與裝費入船。船容數十人，平底高欄，十人搖橈，激水如箭。凡三日，遙見水雲晃漾之中，樓閣層疊，寶選之舟，紛集如蟻。少時抵城下，視騎碑，皆長與人等。敵樓高接雲漢，維舟而入，見市上所陳奇珍異寶，光明射眼，多人世所無。一少年乘駿馬來，市人盡奔避，云：「是東陽三世子。」世子過，目生曰：「此非異域人。」卽有前馬者，來詰鄉籍。生揖道左，具展邦族。世子喜曰：「旣蒙辱臨，緣分不淺。」於是授生騎，諧與連轡，乃出西城，方至島岸，所騎嘶躍入水。生大駭失聲，則見海水半分，屹如壁立。俄睹宮殿，瑤瑁爲梁，魴鱗作瓦，四壁晶明，鏗影炫目。下馬掛入，仰見龍君在上。世子奏：「臣游市廛，得中華賢士，引見大王。」生前拜舞。龍君乃言：「先生文學士，必能銜官屈宋。」欲煩椽筆，(五)賦海市，幸無吝珠玉。」生稽首受命。授以水精之硯，龍盤之毫，紙光如雪，墨氣如關。生立成千餘言，獻殿上。龍君樂節曰：「先生雄才，有光水國多矣。」遂集龍族，讌集采霞宮。酒炙數行，龍君執爵而向客曰：「寡人所憐女，未有良匹。願累先生，先生憶有意乎？」生離席槐荷，唯唯而已。龍君顧左右語。無何，宮人數輩，扶女郎出，瓊瑤盈動，鼓吹暴作，拜竟，闕之，實仙人也。女拜已而去。少時酒罷，雙雙挑畫燭，導生入副宮。女澄妝坐伺，珊瑚之牀，飾以八寶，帳外流蘇，綴明珠如斗大，衾褥皆香軟。天方曙，則雙女妖豔，奔入滿側。生起，趨去朝謝，拜爲駙馬都尉。以其賦馳傳諸海，諸海龍君皆專員來賀，爭折

簡招駝馬飲。生衣綺裳，駕青虬，呵殿而出。武士數十騎，皆懸弧，荷白楛，異羅填撫，馬上彈箏，車中奏玉。三日間，徧歷諸海，由是龍媒之名，驟於四海。

宮中有玉樹一株，固可合抱，瑩澈如白琉璃，中有心，淡黃色，稍細於臂，葉類碧玉，厚一錢許，細碎有濃陰，常與女嘯詠其下。花開滿樹，狀類簪荷，每一瓣落，鏘然作響，拾視之，如赤瓊瓊纒，光明可愛。時有異鳥來鳴，毛金碧色，尾長於身，聲等哀玉，側人肺腑。生每聞輒念鄉土，因謂女曰：「亡出三年，思慈闈阻，每一念及，涕膺汗背。卿能從我歸乎？」女曰：「仙塵路隔，不能相依。妾亦不忍以魚水之愛，奪膝下之歡。容徐圖之。」生聞之，泣不自禁。女亦歎曰：「此勢之不能兩全者也。」

明日，生自外歸。龍君曰：「聞都尉有故土之思，詰旦趨裝，可乎？」生謝曰：「逆旅孤臣，過蒙優寵，銜報之誠，結於肺腑。容暫歸省，當圖復聚耳。」入暮，女置酒話別。生訂後會，女曰：「情緣盡矣！」生大悲。女曰：「歸養雙親，見君之孝。人生聚散，百年猶旦暮耳。何用作兒女哀泣？此後妾爲君貞，君爲妾義。兩地同心，卽仇儷也。何必旦夕相守，乃謂之偕老乎？若論此盟，婚姻不吉。儘虛中饋乏人，納婢可耳。更有一事相囑，自奉衾衣，似有佳朕，煩君命名！」生曰：「其女也耶，可名龍宮，男耶，可名福海。」女乞一物爲信，生在羅刹國所得赤玉蓮花一對，出以授女。女曰：「三年後，四月八日，君當泛舟南島，還君禮。」

鬪。女以魚革爲囊，實以珠寶，授生曰：「珍藏之，數世喫著不盡也。天徵明，王設祖帳，饋遺甚豐。生拜別出宮，女乘白羊車，送至海堧。生上岸下馬，女致聲珍重，回車便去。少頃便還，海水復合，不可得見，生乃歸。

自浮海去，咸謂其已死，及至家，家人無不詫異。幸翁媪無恙，獨妻已他適，乃悟龍女守義之言，蓋已先知也。父欲爲生再婚，生不可，納婢焉。謹志三年之期，泛舟島中，見兩兒坐浮水面，拍流嬉笑，不動亦不沈。近引之，兒啞然捉生臂，躍入懷中。其一大啼，似曠生之不援己者，亦引上之。細審之，一男一女，貌皆嫵秀，額上花冠綴玉，則亦遠在焉。背有錦囊，拆視得書云：

「翁姑計各無恙，忽忽三年，紅塵永隔，盈盈一水，青鳥難通。結想爲夢，引領成勞，茫茫藍蔚，有恨何如也！願念奔月姮娥，且虛桂府投梭織女，猶恨銀河，我何人斯，而能永好與思及此，輒復破涕爲笑。別後兩月，竟得學生。今已啣歌懷抱，頗解笑言。覓菓抓梨，不母可活，敬以還君。所遺赤玉蓮花，飾冠作信，膝頭抱兒時，猶妾在左右也。聞君克踐舊盟，意願斯慰。妾此生不二之死靡他。奩中珍物，不蓄幽篔，鏡裏新妝，久辭粉黛。君似征人，妾作遊婦，卽登而不徧，又何得謂非琴瑟哉？獨計翁姑亦既抱孫，曾未一覲新婦，揆之情理，亦屬缺然。歲後阿姑寤夢，當往陋穴，一盡婦職，

過此以往，則龍宮無恙，不少把握之期，福海長生，或有往還之路。伏惟珍重，不盡欲言。」

生反覆省書罷涕，再兒抱頸曰：「歸休乎！」益慟撫之，曰：「兒知家有何許？」兒泣涕，嚔嚔言歸。生望海中茫茫，極天無際，霧鬢人渺，烟波路窮。抱兒返棹，悵然遂歸。

生知母壽不永，周身物悉爲預具，暮上植松柏百餘。逾歲，蟪果亡。靈燈至殯宮，有女子袈裟臨穴。衆方驚顧，忽而風激雷轟，繼以急雨，轉瞬間已失所在。松柏新植多枯，至是皆活。

福海稍長，輒思其母，忽自投入海，數日始還。聞宮以女子不得往，時掩戶泣。一日，晝暝，聞女忽入，止之曰：「兒自成家，哭泣爲何？」乃賜八尺珊瑚一樹，龍腦香一帖，明珠百顆，八寶嵌金合一雙，爲作嫁資。生聞之，突入，執手啜泣。俄頃疾雷破屋，女已無矣。

異史氏曰：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痴（二）之癖，舉世一轍。小慚小好，大慚大好。（二三）若公然帶鬚眉以游都市，其不駭而走者，蓋幾希矣。彼陵陽癡子（二四）將抱還城玉，向何處哭也？嗚呼！顯榮富貴，當於塵樓海市中求之耳。

【題解】

本篇見聊齋志異卷六。篇中瀛洲海市，均爲幻語之境。臨氏一生經歷，特借此以洩宣其牢騷抑鬱之私耳。晝後之論斷，可觀。

原矣。增一次文字，而使蒲氏遺說與陸之相證，則甚易也。

【注釋】

- (一) 大羅刹國 文獻通考：羅刹國其人倭陋，朱髮黑面，獸牙獸爪，與林邑人作市以夜，晝則掩其面。隋大業三年，遣使常駿，使亦土國至羅刹。 (二) 弋陽曲 雜劇曲調也。徐文長南詞敘錄謂：今唱家稱弋陽腔者，則出江西。兩京間南詞廣川之。
- (三) 駭人 述異記：南海中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稼穡，其曬乾，泣則出珠。 (四) 衙官 風采：杜預之刻讓官侍才，雖欲謂晉之文章，合得風采作衙官。見檄世說。 (五) 樓華 廣雅：王均夢人以大華如樓與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俄而哀君說，晉陶研華。 (六) 盈盈一水 古詩十九首中有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七) 青鳥 漢武內傳：上于承華殿前，見一青鳥，從西方來，問東方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頃之，王母是至。後人遂用作來信解。 (八) 藍蔚 陸游老學庵筆記：「藍蔚」二字，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詩：「上有藍蔚天。」蓋未有書。韓子愈云：「水色天光共藍蔚。」是謂水天之色皆如藍，恐又因杜者而失之者。按藍蔚又作蔚藍，此處當係指水色也。 (九) 弄月 桓麟：「弄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其要酒食之以弄月，是為蟪蛄。」 (十) 投檢 續女：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女也。於西王母，天帝憫其獨處，許嫁牽牛，遂廢檢。天帝怒，責歸河東，使一年一度與牽牛相會。 (十一) 蕩子 古詩十九首：音為留家女，今作蕩子娘。 (十二) 嗜齋 列女傳：嗜食葷茹，以為味似鱉魚，見南史本傳。 (十三) 小憎 小好大憎，大好大憎，與海俗同。文：「時時靡不作俗。」下筆令人惱，及示人，則人以爲好。小憎者亦愛爲之小好，大憎者，則必以爲大好矣。」謂得

亂食之類。(一四)險陽據子
見，乃封拒勞、險陽侯，和辭不就。

楚王和獻璞玉於楚王，誤認爲石，致兩則其足，和抱璞哭於藍山下，王使巫人理其璞而買。

八

促織

蒲松齡

宣德(一)間，宮中尚促織之戲，歲征民間。此物故非西產。有華陰令，欲媚上官，以一頭進，試使閩而才，因資常供。令以責之里正。市中遊俠兒，得佳者籠養之，昂其值，屠爲奇貨。里胥猾黠，假此科斂丁口，每責一頭，輒傾數家之產。

邑有成名者，操童子業，久不售。爲人迂訥，遂爲猾胥報充里正役，百計營謀，不得脫。不終歲，薄產累盡。令征促織，成不敢累戶口，而又無所賠償，憂悶欲死。妻曰：「死何裨益，不如自行投覓，冀有萬一之得。」成然之，早出暮歸，提竹筒絲籠，於敗堵蓬草處，探石發穴，靡計不施，迄無濟。即捕得三兩頭，又劣弱，不中於款。幸嚴限迫比，旬餘，杖至百，兩股間，膿血沓離，並蟲亦不能行捉矣。轉側牀頭，惟思自盡。時村中來一駱背巫，能以神卜。成妻具資詣問，見紅女白婆，填塞門戶；入其舍，則密室垂簾，簾外設香几，間者爇香於鼎，再拜，巫從旁舉空代祝，好叻翕踴，不知何詞，各各竦立以聽。少間，簾內擲一紙出，卽道人草中事，無毫髮爽。成妻納錢案上，焚拜如前人，食頃，靡動，片紙掃落，視之，赤字而畫，中繪殿閣類，闔若，後小山下怪石臥，針針遺棘，青鸞頭(二)伏焉，旁一蟻，若將踰籬。展玩不可曉，然暗促織，隱

中胸後，掘藏之，歸以示成。成反復，日念得無教我蠱蟲所耶。細瞻景狀，與村東大佛閣道似。乃奮起扶杖，執圖詣寺後，有古陵冢起，循陵面走，見碑石鱗鱗，儼然如畫，遂於蒿萊中側身徐行，似尋針芥，而心目耳力俱窮，絕無蹤響，冥搜未已，一瘤頭蓋，猝然躍去。成益愕，急逐趁之。蝶入草間，蹣跚被求，見有蟲伏棘棧，邊撲之，入石穴中，搗以尖草，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狀係俊健，逐而得之，審視，巨身修尾，青項金翅，大喜，歸，歸舉家慶賀，雖遠域，撲不啻也。上於盆而養之，銀白粟黃，(三)僧極護愛，留待限期，以塞官責。

成有子九歲，窺父不在，竊發盆，蓋開，蟲逸出，迅不可捉，及撲入手，已股落腹裂，斯須竟絕。可懼。啼告母，母聞之，面色灰死，大驚曰：「業殺死期至矣！」而翁歸，自負汝道，竄耳。一兒帶而去。未幾，而成歸，聞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兒，兒渺然不知所往。既而得其尸於井，因而化怒爲悲，搶呼欲絕。夫妻向隅，茅舍無烟，相對默然，不復聊賴。日將暮，取兒瘞，近撫之，氣息悽然，喜置棺上，半夜復甦。夫妻心稍慰，但兒神氣癡木，奄奄思睡。成頭蟋蟀籠處，則氣斷聲吞，亦不復以兒爲念。

自昏送歸，日不交睫。東曉既驚，促臥長愁。忽聞門外蟲鳴，驚起想視，蟲宛然尚在，喜而捕之，一鳴輒躍去，行且逐，覆之以掌，虛若無物。手裁舉，則又超忽而躍，急趨之，折過牆隅，迷其所往，徘徊四顧，見

蟲伏壁上，審諦之，短小，墨赤色，頗非前物。成以小，劣之，惟徬徨瞻顧，尋所逐者。壁上小蟲，忽躍落袖間，視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長脰，意似良。喜而收之，將獻公室，憚憚恐不當，思試之，聞以視之。

村中少年好事者，馴養一蟲，自名蟹殼青，日與子弟角，無不勝，欲屠之以爲利，而誇其直，亦無負者。逕造盧訪成，視成所蓄，掩口胡盧而笑，因出己蟲，納比籠中。成視之，翩然修偉，自矜慚怍，不敢與較。少年固強之，頗念蓄劣物，終無所用，不如拚博一笑，因含納鬪盆。小蟲伏不動，蓋若木雞。少年又大笑，試以猪鬃擦搔，蟲鬚仍不動。少年又笑，屢擦之，蟲暴怒，直奔相鬪，聲振簾作聲。俄見小蟲躍起，張尾伸鬚，直齧敵頸。少年大駭，急解，令休止。蟲翹然矜鳴，(四)似報主知。成大喜，方共矜玩。一窺警來，逕進以啄。成駭立愕呼，幸啄不中，蟲躍去尺有咫，健進，逐逼之，蟲已在爪下矣。成倉猝莫知所救，頓足失色，旋見雞伸頸擺撲，則蟲鬚冠上，力叮不釋。成益驚喜，掇置籠中。

翌日進宰，宰見其小，怒呵成。成述其異，宰不信，試與他蟲鬪，蟲盡靡。又試之雞，果如成言，乃賞成，獻諸撫軍。撫軍大悅，以金籠進上，細詰其能。既入宮中，舉天下所貢胡蝶、螳螂、油利達、青絲額一切異狀，備試之，無出其右者。每聞琴瑟之聲，則應節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悅，詔賜撫臣名馬衣緞，撫軍不_所自，無何，宰以卓異聞。宰悅，免成役，又囑學使俾入邑庠。

後歲餘，成子精神復舊，自言身化促繯，輕捷善鬪，今始甦耳。撫軍亦厚資成，不致歲，田百頃，樓閣萬椽，牛羊蹄躉各千計，一出門，裘馬過世家焉。

異史氏曰：戚氏子以蓬貧，以促繯富，裘馬揚揚。當其爲里正，受升貴時，豈意其至此哉？天將以酬長厚者，遂使撫臣令尹，並受促繯。恩蔭，聞之一人飛昇，仙及雞犬，信夫！

【題解】

本篇見聊齋志異卷七。此作題以促繯爲描寫之對象，然其要點，則在戚氏官吏逢迎之惡，以此等微蟲之供億，竟使民間騷然，傾產求生者，不知凡幾。上有所好，直接影響於民衆如此之深且鉅，可實爲鑒矣。

【袖演】

本文用意，實至深細。促繯微蟲，趨促細吏，乃至邑令以之媚撫軍，撫軍以之媚皇帝，流弊所及，遂爲庶民之政。篇中叙成名因所請罪薄，遂聞欲死之情狀，似脫胎於柳子厚捕蛇者，俄之作意而加以變化者。所謂「苛政猛於虎」，實而有徵矣。

撫臣令尹惡藉政治上優越之地位，擬成之事業甚多，而受資資與升遷，方係「受促繯恩蔭」，則劉顯意，殊爲辛辣。前寫閩促繯一段，約似描寫異常，王漁洋評爲狀小伯提異如此，是夢工詭之重飾。

【注釋】

促繯

- (一) 青麻頭 開寶元年。公元一四二六——一四三五。
(二) 青麻頭 買假造偽錢。青麻頭，上品也。
(三) 登白粟黃
(四) 登白粟黃，粟飯食糞也。
(四) 登白粟黃 登白粟黃，粟飯食糞也。
(四) 登白粟黃 登白粟黃，粟飯食糞也。

馬介甫

蒲松齡

陽萬石，大名諸生也。生平有季常之懼。(一)妻尹氏，奇悍，少逆之，輒以鞭撻從事。陽父年六十餘，而謀尹以尙奴隸數。楊與弟萬鍾，常竊何翁，不敢令婦知。茹然衣敗絮，恐貽訕笑，不令見客。萬百四十無子，納妾王氏，旦夕不敢通一語。

兄弟陰試郡中，見一少年，容服都雅，與語僂之。詢其姓字，自云介甫，姓馬。由此交日密，焚香爲昆季之盟。既別，約半歲，馬忽齎僮僕過楊，值楊翁在門外，睨陽捫竊，疑爲僮僕，通姓氏，促進主人，翁披絮去，或告馬，此卽其翁也。馬方驚訝。陽兄弟岸幘(二)出迎，看堂一揖，便請同父萬石，辭以何恙，捉坐笑語，不覺向夕。萬石展其具食，而終不見至。兄弟迭互出入，始有瘦奴持盞酒來，俄頃飲盡，坐伺良久。萬石頰起，僮呼，頰頰間熱汗蒸騰，俄瘦奴以饌具出，脫粟失飪，殊不甘旨。食已，萬石草草而去。萬鍾撲被來伴，客駭馬責之曰：「曩以伯仲高義，遂向盟好。今老父實不溫飽，行道者羞之。」萬鍾被然曰：「在心之情，卒難申致。家門不吉，寔遭悍嫂。尊長細弱，橫被摧殘，非誰血之好，此醜不敢揚也。」馬駭嘆，移時曰：「我初欲早且而行，今得此異聞，不可不目見之。請復問舍，就便自炊。」萬鍾從其說，卽除室爲

馬安頓。夜深，竊飽蔬稻，惟恐婦知。馬會其意，力御之。且請楊翁與同食。疑自詣城肆，市布帛爲易袍袴。父子兄弟皆感泣。萬鍾有子喜兒，方七歲，夜從翁眠。馬撫之曰：「此兒，爾壽。過於其父，但少年孤苦耳。」

婦聞老翁安飽，大怒，鞭罵，謂馬強預人家事。初惡聲尙在閨闥，漸近馬居，以示惡歌之意。（三）楊兄弟汗體徘徊，不能制止。而馬若弗聞者。

姜王體姪五月，婦始知之，襖衣慘號。已乃喚萬石跪受巾櫛，搥轡逐出。值馬在外，慚慙不前，又追逼之，始出。婦亦遂出，又手頓足，觀者填溢。馬指婦叱之曰：「去！去！婦即反奔，若被鬼逐，袴履俱脫，足縈繞於道上，徒跣而歸，面色灰死。少定，婢進襪履，著已，嗔啣大哭，家人無敢問者。馬曳萬石爲解巾，縈不覺身定，息如恐脫。著馬強脫之，而坐立不寧，猶懼以私股加罪。探婦哭已，乃敢入，趨趨而前，婦殊不發一語，退起，入房自縊。萬石意稍舒，與弟竊奇焉。家人皆以爲異，相聚偶語。婦微有聞，益羞怒，得捷奴婢，呼妾，妾劍劍不能起，婦以爲僞，就榻榜之，崩注墮胎。

萬石於無人處，對馬哀啼，馬慰解之，呼僮具牢饌，更籌再唱，不放萬石歸。婦在閨房，恨夫不歸，方大悲忿，聞撞扉聲，急呼婢，則室門已闔，有巨人入，影蔽一室，猙獰如鬼。俄又有數人入，各執利刀。婦駭極，欲號。巨人以刀刺頸曰：「號便殺卻。」婦急以金帛贖命。巨人曰：「我真曹使者，不要錢，但取婢

心。婦益懼，自投敗額。巨人乃以利刃畫婦心，而數之曰：「如某事，謂可殺否？」卽一畫。凡一切因悍之罪，皆數殆盡，乃畫盾革，不啻數十。末乃曰：「妾生子亦爾宗緒，何忍打墮。此事必不可宥。」乃令數人反按其手，剖視悍婦心腸。婦叩頭乞命，但言知悔。俄聞中門啓閉，曰：「楊萬石來矣。」既已悔過，姑留餘生。紛然盡散。無何，石入，見婦赤身纏縷，心頭刀痕，縱橫不可數。解而問之，得其故，大駭，竊疑焉。明日，向馬述之，馬亦駭。由是婦威漸斂，經數月，不敢出一惡語。馬大喜，告萬石曰：「實告君，幸勿宣洩，前以小術懼之，既得合好，請醫別也。」遂去。

婦每日暮，埴留萬石作侶，歡笑而承迎之。萬石生平不解此樂，矍然立，皆無所可。婦一夜憶巨人狀，瑟縮搖戰。萬石思媚婦意，徵詳其假。婦遂起，苦致窮詰。萬石自恐失言，而不可悔，遂實告之。婦勃怒，大罵。萬石懼，身跪牀下，婦不顧。哀懇至漏三下。婦曰：「欲得我恕，須以刀畫汝心頭如于數，此恨始消。」乃起捉廚刀，萬石大懼而奔。婦逐之，犬吠雞騰，家人盡起。萬鍾不知何故，但以身左右翼兒。婦方語，忽見翁來，睹袍服，倍益烈怒。卽腐翁身條條剝裂，批頰而摘翁鬚。萬鍾見之，怒以石環婦，中斷而賊而斃。萬鍾曰：「我死而父兄得生，何憾！」遂投井中，救之已死。移時婦蘇，聞萬鍾死，怒亦遂解。既殯，弟婦戀兒，矢不嫁。婦唾罵，不與食，醮去之。遺孤兒，朝夕受鞭楚。候家人食訖，始啗以冷塊。積半歲，

兒能話，僅存氣息。

一日，馬忽至。萬石罵家人勿以告婦。馬見翁懼，如故，大駭。又聞翁語，頓足悲哀。已而馬至，促來佐穩。則呼馬叔，馬不自識，審顧始辨。驚曰：「兒何懼，至此？」翁乃啜語具道情事。馬忿然謂萬石曰：「我雖貧，兒非人，果不認。爾人止此，殺之，將奈何？」萬石不言，惟伏首貼耳而泣。坐語數刻，婦已知之，不敢自出還家，俱呼萬石入，批使龜。馬怒之曰：「兒不能成，爾不能斷。出而毆父殺弟，安然忍受，何以爲人？」萬石欠荷，似有動容。馬又激之曰：「如若不去，理須成劫，便殺却，勿懼。倘有二三知交，都居要地，必合盡力，保無虞也。」萬石諾，負氣疾行，奔而入，撞與婦。吐問何爲。萬石追，遺失色，以手據地曰：「馬，殺余出婦。」婦益悲，斷尋刀杖。萬石懼而卻走。馬噫之曰：「兄真不可救也已。」遂開窗，出刀，走藥，合水，投萬石。飲曰：「此丈夫再造，所以不輕用者，以能病人。故耳。今不得已，暫試之。」飲下，少頃，萬石發忿，氣填胸，如烈焰中燒，刻不容忍。直抵門，叫喊雷動。婦未及語，萬石以足騰起，婦顛去數尺。有咫，即復握石成拳，搗擊。算婦體，毫無完膚，啣嚼猶罵。萬石於腰中出佩刀，婦罵曰：「出刀子，敢殺我耶？」萬石不語，割股上肉，大如掌，擲地上。方欲再割，婦哀鳴，乞恕。萬石不聽，又對之。家人見萬石兇狂，相擁死力掖出。馬迎去，提臂用相慰勞。萬石飲，怒未息，隱隱奔尋。馬

完婚，乃別欲去。祖孫泣留之。馬曰：「我非人，實狐仙耳。道侶相候已久。」遂去。孝廉言之，不覺憫楚。因念昔與熊伯母同受酷虐，倍益感傷。遂以與馬贖王氏歸。年餘，生一子，因以爲嫡。

尹從屠半載，狂悖猶昔。夫怒，以屠刀扎其股，穿以毛繩，懸梁上，荷肉龔出，號極聲嘶。鄰人始知，解縛拍綆，一抽則呼痛之聲，震動四鄰。以是見屠來，則骨毛皆豎。後歷創難愈，而斷芒遺肉內，終不良於行。猶夙夜服役，無敢少懈。屠既橫暴，每醉歸則撻尹不情。至此始悟昔之施於人者，亦猶是也。

一日，錫夫人及伯母燒香普陀寺，近村農婦並來參謁。尹在中樞立不前。王氏故問此伊誰？家人進白，張屠之妻。便詞使前，與太夫人稽首。王笑曰：「此婦從屠，當不乏肉食，何羸瘠乃爾！」尹抱恨，歸欲自縊，綆弱不得死。屠益惡之，殘餘屠死，遂遇萬石，遙望之，以膝行，淚下如磨。萬石礙僕，未通一言。歸告姪，欲謀。還，姪固不肯。婦爲里人所唾棄，久所無歸，依羣乞以食。萬石猶時就尹，往寺中。姪以爲玷，陰殺羣乞，誓辱之，乃絕。此事余不知其究竟，後數行，乃舉公愷（五）撰成之。

異史氏曰：天下之通病也，然不意天壤之間，乃有錫郎，寧非變異！

【題解】

本篇見聊齋志異卷十，爲體內者寫照，刻劃至爲深刻，然亦頗近情事，萬石不過爲出中之典型人物耳。

【軸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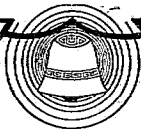
本文着意描寫之二主角，一爲楊萬石，固非儒樸，絕無丈夫氣，雖殺婦妹以申讎，以夏楚，均忍愛而不敢與較，若至虐待其父，陷死其弟，殘辱其友人，亦劫於嚴威，熟視若無睹。即慈恩擬作，尚須乞靈於厲介甫之鑿石，程明傑力滔滔，又奮噴噴若寒矣。一爲伊氏，兇悍陰狠，陰險如蛇，置楊妾之胎，見其如，討論中駭夫母嫁，見其不貞，傷兵，遺家破人亡之慘痛，爲彼一手所造成也。這萬介甫之行爲，實是語博得人之同情，即對漢陳之悍婦，亦不欲傷害其生命，僅期其悔過自新而已足。復於楊氏腹中，設計爲彼父子叔姪作阻礙，彼則不屈其功，輒然還引。孤仙之能察人情乃如此，洵能使「望者投意，以爲狐鬼亦佳」矣。

伊氏殺屠酷毒虐待一節，以其人之道，還給其人之身，固可快人心意，然但落入果報之俗套，夫足爲佳構，未段寫楊萬石於伊氏落城之餘，猶「露珠還，並時就伊」於楊之固非儒樸之性格，再事如舊，故置，固不妨辭贊也。

【注釋】

(一) 字常之隱 蘇東坡固居貧賤，與陳慥字季常者遊。隨妻伊氏最悍，每宴客有變，則伊氏則以杖取照，大呼呼客，罵爲散去。東坡因有「履邱居士（按履履，履邱字）亦可憐，談笑語有夜不眠，忽聞酒車轟子聲，拄杖移手心茫然」之語。字常之隱內也。(二) 屏嶺 世說：閻奕在恒溫，屏嶺嶺除，注：露麝曰屏。(三) 琴歌之意 論語：子欲富，黃金覆，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意爲用禮示法以時教之。(四) 斷履無技 柳宗元三戒：黔之驢，有好事者，船載以

入虎見之，因發大言也，其爲說，徵林間觀之，嘖嘖，虎大驚，遂遁，以爲且噬已也。然在來觀之，視無異也，若避無避，海廣衍，豈
即不歸也，歸之，虛曰喜，謂之曰，我止此耳，因踰頭穴，噴噴，遂其肉而去。（五）學公檢 名張持，蘭州人。唐德宗十七年，朕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第一版

傳奇小說選

全一册 定價國幣五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 行 所	印 刷 所	發 行 人	編 註 者	主 編 者
正 中 書 局	正 中 書 局	吳 秉 常	胡 倫 清	葉 楚 倫

(238)

